第三十一章

１８６６年一月一个寒冷的下午，思嘉.奥哈拉坐在房里给皮蒂姑妈写信，详细解释为什么她自己、媚兰或艾希礼都无法回到亚特兰大去同她一起祝这已是第十次写这样的信了，她很不耐烦，因为知道皮蒂姑妈一读完开头几句就会把信放下，然后再一次来信诉苦：“可是我真害怕独自一个人生活呀！"她的手已经冻僵了，便停下来使劲搓搓，同时将双脚深深踹入裹着脚的旧棉絮里，她的拖鞋后跟实际上早已磨掉，只好用碎毡皮包起来。毡皮尽管可以使脚不必直接踩地，但已起不了多少保暖作用。那天早晨，威尔把马牵到琼斯博罗钉蹄铁去了。思嘉暗想这世道怎么变得这么怪了，马还有鞋穿，而人却像院子里的狗还光着脚呢。她继续拿起笔写信，但这时听到威尔正从后门进来，便又把笔放下。她听见他那条木腿在房外面的穿堂里梆梆地响，后来没有声息了。等了一会儿，想必他会进来，但没有一点动静，于是她只好喊他。他进来了，两只耳朵冻得通红，淡红色的头发一片蓬乱，站在那里俯视着她，嘴角浮现着一丝幽幽的笑意。

“思嘉小姐，你究竟攒了多少钱呀？"他问。“难道你是贪图我的钱要是我结婚吗？威尔？"她有点粗鲁地反问他。“不，小姐，我只是想现在想知道。”她审讯似地注视着他。威尔显得不很认真，不过他从来就是这个样子。反正她觉得出了什么事。“我手头只有十个金元，"她说。"这是那个北方佬留下的最后一点钱了。”

“唔，小姐，这会不够的。”“不够干什么？”“不够交纳税金，"他答道，一面蹒跚地走到壁炉前面，弯下腰伸手烤火。“税金？"她简单地重复了一遍，"我的上帝，威尔！我们已经交过税了呀！”“是的，小姐。但他们说你交得不够。这是今天我在琼斯博罗那边听到的。"

“可是，威尔--，我弄不明白。你究竟是什么意思？"“思嘉小姐，我的确很怕再给你添烦恼，因为你已经够苦的了，可是我又不能不告诉你。他们说你还得付更大一笔的税金。他们把塔拉的税额增加得吓人地高--我敢说超过了县里任何一宗不动产。"“既然我们已经付过一次了，他们就不能再让我们交更多的税金。"“思嘉小姐，你从来不大到琼斯博罗去，我也高兴你这样。那是这些日子一位夫人不该去的地方。可是假如你去得多了，你就会知道，那里近来有不少的流氓，共和党和提包党人在当政。他们会叫你气炸的。而且，还常常发生黑鬼把白人从人行道上推下去的事，以及--"“可这同我们的税金有什么关系呢？"

“我正要说呢，思嘉小姐。由于某种原因，那些无赖已经对塔拉的税金表示很不满意，仿佛那是个年产上千包棉花的地方。当我听到这消息，便到那些酒吧间附近去打听，收集人们的闲言碎语。然后我才发现，有人希望在你付不出这些额外税金时，州府将公开拍卖，于是他们可以用低价买下塔拉。谁都明白你交不出这么高的税款。现在我还不知道究竟是谁想买这块地方。我调查不出来。不过我想，希尔顿这胆怯的家伙，那个娶了凯瑟琳小姐的人，他肯定会知道的，因为我正要向他探听，他便尴尬地笑了。"威尔在沙发上坐下，抚摩着他的半截腿。这条残腿每逢天气寒冷就要疼痛，而好半截木头又镶嵌得不很好，弄得他很不舒服。思嘉呆呆地望着他。他谈到塔拉这个要命的消息时，态度还是那么随便。由州府公开拍卖吗？那么大家往啊儿去呢？而且搭拉会属于另外一个人！不，这根本是不可思议的！

她早已专心致志于塔拉的生产，因此不大关心外界发生的事。既然有威尔和艾希礼去料理她在琼斯博罗和费耶特维尔可能要办的一切事务，她就没必要离开农常在战争爆发前她对于父亲有关战争的谈论听而不闻，她如今才对于威尔和艾希礼在晚餐后有关开始重建的闲谈也不怎么在意了。

当然喽，她听说那些倚仗共和党大谋私利的南方败类，以及那些提包党人。后者是南方一宣告投降就像蝗虫般拥来的北方佬，他们把自己的全部财产装在一个提包里带到这里。她还同那个所谓的"自由人局"打过几次很不愉快交道。她也听说过有些被解放的黑人已变得相当傲慢无礼了。可最后一点她却难以相信，因为她有生以来还从没见过一个傲慢的黑人呢。但是，有许多事情是威尔和艾希礼合谋向她隐瞒了。随着战争灾害而来的是重建故园时期的更大灾害，只不过他们两人早商量好了，在家里谈论当前形势时不提外面那些更可怕的具体情况。而当思嘉不加回避高兴听听时，也大多是一只耳朵进另一只耳朵出。她听艾希礼说过，南部正在被当作一个被征服的省份对待，而征服者所采取的主要政策便是给予报复。不过，这样一种报道对于思嘉来说丝毫没有意义，因政治是男人们的事。她听威尔说过，似乎北部就是不准备让南部重新建立起来。好吧，思嘉心想，男人们总爱为一些蠢事操心。而她，北方佬过去没有鞭打过她，这一次看来也不会。如今最要紧的是拚命工作，再用不着为北方佬政府忧虑。反正，战争已经过去了。

思嘉并不明白竞争的一切规律都已经改变，诚实的劳动不会再赚到公正的报酬了。佐治亚州如今几乎处于军法管制之下。北方佬士兵镇守着整个地区，"自由人局"完全控制这里的一切，而他们正在确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法规。这个由联邦政府组织起来的局，其职责是管理那些懒惰而激动的前黑奴，现在正吸引他们成千上万地从种植园转移到乡村和城城市中来。局里供养着他们，任其游手好闲，并且腐蚀毒化他们的思想，激发他们反对以前的主人。杰拉尔德家从前的监工乔纳斯.威尔克森负责设在塔拉的分局，他的助手是凯瑟琳.卡尔弗特的丈夫希尔顿。他们两人大肆散布谣言，说南方人和民主党人正等待时机要让黑人回到种植园重新沦为奴隶，而黑人为逃避这一厄运的唯一希望在于这个局以及共和党给他们提供的种种保护。威尔克森和希尔顿进一步告诉黑人们，他们在哪个方面都不比白人弱，并且很快就会允许白人与黑人通婚了，而他们以前的主人们财产也将很快被瓜分完，每个黑人都将分到四十英亩地和一头骡子归自己所有。他们以所谓白人逞凶犯罪的故事来煽动黑人，因此在一个一贯以主奴关系亲密闻名的地区，仇恨和猜疑又开始抬头了。

“自由人局"由士兵撑腰，同时军方发布了一些自由矛盾的管制被征服者行为的命令。人们动辄被捕，甚至对该局官员表示冷淡也会构成罪名。军方颁发的命令有关于学校的，关于卫生的，关于谁的衣服上所钉的钮扣是什么种类，关于日用品销售以及包括其他几乎一切事物的。威尔克森和希尔顿有权干涉思嘉所经营的任何买卖，并且有权对她所售出和交换的一切物品规定价格。幸好思嘉很少同这两个人发生什么联系，因为威尔早已说服她让他来管理买卖上的事，而她自己只管理农常威尔用他那种温和的办法克服了好几种这一类的困难。并对她什么也没有说。同时威尔能够同提包党和北方佬周旋下去--如果他必须这样做的话。不过现在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大到他自己无法处理了。这就是那笔额外规定的税金和丧失塔拉农场的危险，这些事不能不让思嘉知道--而且得马上知道。她瞪着两眼望着他。

“啊，该死的北方佬！"她叫道：“他们打击了我们，让我们已成了乞丐，难道这还不够吗，要放任流氓来凌辱我们吗？"战争已经结束，和平已宣布到来，可是北方佬仍然有权掠夺她，仍然可以叫她挨饿，仍然能把她赶出家门。而她竟然那么傻，曾经以为熬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只要她能够坚持到春天，就会万事大吉的。可威尔带来的这个令人可怕和绝望的消息却在整整一年累死累活和苦苦盼望之后降临，这已经是将她彻底压垮的最后一份负担了。“唔，威尔，我还满以为战争结束后我们的困难也就会完了呢！"“不会的，“威尔扬起他那张瘦削的乡巴佬面孔，镇定地注视着她。"我们的困难还刚刚开头呢。"“他们要我们付多少额外税金呢？"

“三百美元。"一瞬间她被吓得说不出话来了。三百美元呀！这听起来就像三百万美元一样。“怎么，"她慌乱地嚷嚷着，"怎么--怎么，那我们无论如何得筹集三百美元了。"”是的，又是月亮又是虹，或者两个都要，很不容易埃"“啊，不过威尔！他们是不能出卖塔拉的。你看--"

他那温和暗淡的眼睛流露出深深的仇恨和痛苦，这远远超过了她原先的估计。“唔，他们不能？我看，他们不但能而且会很乐意出卖的！思嘉小姐，国家已经完全沦为地狱了，如果你原谅我这样说的话，那些提包党和流氓都有投票权，而我们民主党人大多数没有。这个州的任何民主党人，只要他一八六五年在税收册上有两千美元以上的税额，就不能投票选举。这个规定把你父亲和塔尔顿先生以及麦克雷家和方丹家的少爷们都排除在外了。还有凡在战时担任过联盟军上校以上军官的人都不能投票。而且，思嘉小姐，我打赌这个州有比南部联盟任何一个别的州更多的上校。同时，凡是在联盟政府下面担任过公职的人也不能投票，这样一来，从公证人--到法官都被排除了，而林区是到处有这种人的。事实上，北方佬制造那个大赦誓言的办法就是让每个在战前稍有身分的人都一律不能投票。聪明能干的人不能，上流社会的人不能，有钱的人也不能。

“哼，我就能投票只要我履行他们那该死的宣誓。一八六五年我一个钱也没有，更不是上校或别的什么体面人物。可是我就不去宣誓。再怎么倒霉也不去！如果北方佬行为很正当，我也许早已经立誓忠于他们了。可如今已经不行。我可以被迫回到联邦，但决不会被改造成一个联邦分子。我宁愿永远丧失选举权，也决不去宣那个誓。然而像希尔顿那样的流氓，他却有选举权；像乔纳斯.威尔克森，像斯莱特里那样的下流白人，以及像麦金托什家那样的废物，他们却有选举权。且都在管事。而且，如果他们要欺负你，叫你付上十倍的额外税款，也是办得到的。就像一个黑人杀了白人而不会判刑。或者--"他没有说下去，觉得难以开口，因为他们两人都清楚记得，在洛夫乔伊附近那个农场里一个孤单的白人妇女曾遭遇到什么……"那些黑人能够做出任何不利于我们的事，而'自由人局'和士兵们都用枪杆子给他们撑腰，可我们不能参加选举，对此没有丝毫办法。"

“选举，”思嘉嚷道：“选举！投票选举对于眼前的事到底有什么相干呀，威尔？我们谈的是税金……威尔，谁都知道塔拉是一个多么好的农常如果逼不得已，我们可以用它抵押到一笔钱，够付税金就行了。"“思嘉小姐，你为人一点也不傻，可有时说起话来却有点傻乎乎的。请问，谁还有钱来押贷这个农场呢？除了那些想要从你手里弄到塔拉的提包党，还会有谁呀？你看，每个人都有了土地。每个人的土地都是贫瘠的。你的土地怎么能押出去。"“我还有从那个北方佬身上取下的钻石耳坠呢，我们可以把它卖掉。"“思嘉小姐，这附近谁还有钱买耳坠呢！人们连买腌肉的钱也没有，别说什么首饰了。如果你有了十个金元，那么我敢打赌，这已经超过大多数人的存款了。"这时他们又沉默下来，思嘉感到她的头好像在撞一堵坚固的石壁，过去一年已有那么多石壁来让她撞埃

"我们怎么办呢，思嘉小姐？”“我不知道，"他茫然地说，并且觉得没必要管它了。因为这实在是意外碰到的一堵石墙，而她突然感到特别乏，连骨头都酸疼了。她为什么要那样拼命工作，拼命挣扎，并把自己折磨完呢？每一番挣扎的结果都好像是失败在等待着嘲弄她。“我不知怎么办好，"她说。"但是千万别让爸知道了。那会使他烦恼的。”“我不会。““你告诉过别人吗？"

“没有，我一听说就来找你了。"是的，她想，无论是谁听到了什么坏消息都会立即来找她的，而她对此感到烦透了。“威尔克斯先生在哪里？说不定他能出些主意。"威尔用温和的眼光看着她，这使她感到，就像从艾希礼回家的头一天那样，他是什么都明白的。“他在下面果园里劈栅栏呢。我刚才拴马时听见他的斧子声。不过他赚到的钱决不会比我们所有的更多一些。"

“要是我想同他谈谈这件事，我可以谈，难道不行吗？"她突然高声说，同时踢开那块裹着双脚的旧棉絮，站了起来。威尔不表示反对，但继续在炉火前搓着双手。"最好披上你的围巾，思嘉小姐。外面怪冷的。"可是她没戴围巾便出去了，因为围巾在楼上，而她现在需要见艾希礼，把她遇到的麻烦摆在他面前。这可是非常紧急的事，不容再等了。

要是能发现他独自一人在那里，那该多幸运啊！自从他回来以后，她一直没有私下单独同他谈过半句话。他常同家人在一起，经常有媚兰在他身边，后者总不时地摸摸他的袖子，好像只有--这样才能确信他真的在那里。这副亲昵的样子曾惹起思嘉的满腔炉火，虽然有几个月她心想艾希礼兴许已经亡故，因此这种情感也逐渐平息。如今她决定独自去见他。这一次不会有什么人妨碍她同他单独谈话了。她从光秃秃的树枝下穿过果园，她的双脚全被潮湿的野草打湿了。她听见从沼泽地传来艾希礼劈栅栏时斧子震动的响音。要把北方佬恣意烧光的那些篱笆重新修复，是一桩很艰苦而费时的劳动。一切工作都是艰苦费时的，她很不耐烦地这样想，并为此感到既厌倦又恼火又烦闷透了。假如艾希礼就是她的丈夫而不是媚兰的，那么她去找他时，可以把自己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嚷着搡着，将身上的负担都推给他，叫他尽最大的努力加以解决，那该有多好埃她绕过一丛在寒风中摇摆着光秃秃的树枝的石榴树，便看见他倚着斧把，用手背擦拭着额头。他身上穿的是一条粗布裤子和一件杰拉尔德的衬衫，这件衬衫以前完好的时候只有开庭和参加野宴时才穿的，如今已经邹巴巴的，穿在新主人身上显然是太短了。他把上衣挂在树枝上，因为这种劳动是要流大汗的，她走过来时，他正站着休息。

眼见艾希礼身披褴褛，手持利斧，她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怜爱和怨天之情，激动得难以自禁了。她不忍心看见那温文尔雅、心地纯洁而善良的艾希礼竟是一副破衣烂衫，辛苦劳累的模样。他的手天生不是来劳动的，他的身体天生也只能穿戴绫罗。上帝是叫他坐在深院大宅之中，同宾客们高谈阔论，或者弹琴写诗，而这些音韵优雅的作品又毋需有什么涵义。她能容忍让自己的孩子用麻布袋作围裙，姑娘们穿着肮脏的旧布衣裳，让威尔比大田里苦力工作得更辛苦，可是决不忍心让艾希礼受这种委屈。他太文雅了，对于她来说是太宝贵了。决不能让他过这样的生活，她宁愿自己去劈木头，免得眼见他干这种活时自己心里难受。“人们说亚伯.林肯就是劈栅栏出身的呢，"当她走上前来时艾希礼这样说。“想想看，我可能爬到多么高的地位！"

她皱起眉头，他总是在困难面前谈一些很轻松的事。但在她看来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她几乎被他的话激怒了。她直截了当地把威尔带来的消息告诉他，话是那和简洁，一说出来觉得便如释重负了。当然，他会提供一些有益的意见的。可是他什么也没说，只不过发现她正在哆嗦时连忙把上衣取下来披在她的肩上。“怎么，"她终于说，"难道你不觉得我们必须从哪儿弄到那笔钱吗？"“当然，“他说，"可是哪儿有弄呢？"“我在问你呀，"她有点恼火的答道。那种卸了担子的感觉早已消失。即使他帮不上忙，可为什么连句宽慰的话也没有，哪怕说一声“唔，我很抱歉"也可以埃.

他微微一笑。“我回来好几个月了，只听说过一个人是真正有钱的。那就是瑞德.巴特勒，“他说。原来上星期皮蒂帕特姑妈已给媚兰寄来了信，说瑞德带了一辆马车和两匹骏马以及满袋满袋的美钞回到了亚特兰大。不过她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即他的这些东西都是来路不正的。皮蒂姑妈有这种看法，这在亚特兰大颇为流行，那就是瑞德曾经设法夹带联盟州金库里一笔数百万的神秘款子跑掉了。“让我们别谈他了。"思嘉打断他的话头。"只要世界上有下流坯，他就算是一个。可是，我们大家会怎么样呢？"艾希礼放下斧子，朝前望去，他的眼光仿佛伸向很远很远她无法跟上的地方。

“我担心的不仅是在塔拉的我们，而且是整个南部的每一个人，大家都会怎么样呢？”他这样说。她觉得想要突然大喊：“让南部的每个人见鬼去吧！问题是我们怎么办？"但是她忍着没有说，因为那种厌倦的感觉又回到她心头，而且比以前更强烈了。原来艾希礼竟一点忙也帮不上。“到头来究竟会怎么样，只要看看历史上每当一种文明遭到毁灭时所发生的情况就知道了。那些有头脑有勇气的人要以通过这种动，而那些没有头脑和勇气的就将被淘汰掉。我们能亲眼看到这样一次Ｇｏｔｔｅｒｄａｍｍｅｒｕｎｇ这尽管令人不怎么舒服，但毕竟还是很有趣的。"“看到一次什么？"

“一次诸神的末日。不幸的是我们南方人并不承认自己是神。"

“看在苍天面上，艾希礼.威尔克斯！请你不要站在这里给我胡扯淡了，这次是我们要被淘汰呢！"她这种夸张了的疲惫似乎稍渗入他的心灵，将他从遥远的遐想中唤了回来，因而他亲切地捧起她的双手，把她的手翻转过来，手心朝上，审视手上的老茧。“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的两只手，"他一面说，一面轻轻亲吻两只手心。“这双手很美，因为这双手很坚强，每个老茧都象一枚纪念章，思嘉，每个血泡都是对你勇敢无私的奖赏。这双手是为了我们大家，为了你父亲，那些女孩子，媚兰，那婴儿，那些黑人，以及我，而磨出老茧来的。亲爱的，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你是在想，'这里站着一个不切实际的傻瓜在空谈关于古代诸神的废话，而活着的人却面临危机，'难道不是这样？"

她点点头，但愿他继续握着她的双手永远不松开，可是他却把她的双手放开了。“你现在跑到我这里来，是希望我能帮助你。可是我没这能耐。"他用困苦的眼光望着那把斧子和那堆木头。“我的家和全部财产都早已经完了，我过去从来不清楚那些财产是归我所有的。我在这个世界上已毫无用处，因为我所属于的那个世界已经消失。我无法帮助你，思嘉，只能以尽可能老老实实的态度学着当个农夫。可这样做并不能帮你保全塔拉。你以为我们在这里依靠你的周济过活，还不明白这处境的悲惨吗--唔，是的，全靠你的周济，我永远也报答不了你为我和我们一家人所作的牺牲，出自你仁慈心肠的牺牲。我一天天愈来愈深切地感觉到这一点。我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自己多么无能，以致不配接受这加诸我们身上的所有恩惠。我这种可恨的逃避现实的习性，使得我愈来愈难以面对目前的现实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她点点头，她对于他说的意思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概念，可是她平心静气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这是他头一次向她倾诉自己心中的想法，尽管他外表上显得离她那么远。她非常激动，仿佛自己面临着一个新的发现似的。

“不愿意正视赤裸裸的现实，这是我的不幸。直到战争爆发为止，生活对于我一直就像幕布上的影子戏那样，谈不上什么真实。而且我宁愿这样。我不喜欢事物的轮廓太清晰了。我喜欢它们稍稍模糊些，有点朦朦胧胧。"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浅浅地一笑，同时因风寒衣薄而微微颤抖。“换句话说，思嘉，我是个懦夫。”他那些关于影子戏和模糊轮廓的话，对她没有任何意义，可是最后一句话却是她在语言上能够听懂的。她知道这不是真话。他身上没有懦弱的成分。他细长身躯上的每根线条都表明他家历代祖先的英俊勇敢，而且他在这次战争中的经历是思嘉所深知的。“怎么，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难道一个懦夫会在葛底斯堡爬上大炮去鼓舞士兵重新战斗吗？难道将军会亲自给媚兰写信谈一个懦夫的事迹吗？还有--"

“那不是勇敢，"他不屑一顾地说。"战争好比香槟酒。它会像影响英雄的头脑那样迅速影响懦夫。在战场上，你要不勇敢，就是被杀掉，所以傻瓜也会勇敢起来的。我现在讲的是另一码事。而且我的这种怯懦，比起初次听到炮声便冲上去那样的情况。还要糟糕得多。"他的话说得缓慢而又颇为吃力，仿佛说出来使他感到痛心，因此要站到一旁来伤心地看这些话似的。要是别人这样说，思嘉准会轻蔑地把这些武断之言当作假意谦虚或者希图得到赞扬而不予理睬。可是艾希礼好像真是这样想的，他的眼睛里还流露出对她躲躲闪闪的神色--这不是恐惧，不是抱歉，而是对于一种无法避免又势不可当的压力的紧张心情。寒风吹拂着她又湿又冷的双脚，她又瑟瑟颤抖起来，但这颤抖与其说由于冷风，不如说由于他的话在她心中激起了恐怖。“不过，艾希礼，你究竟害怕什么呢？”

“唔，是些不可思议的东西。一些用语言说出来会显得很可笑的东西。最主要的是害怕生活突然变得如此现实，从此得与它切身相处，太切身了，不得不与一些琐碎事打交道了。这并不是说我不愿意在这泥泞中劈木头，而是我难以接受这件事所说明的意义。我确实不能忍受让我过去所爱的生活中的美从此丧失。思嘉，在战前，生活是美好的。那时它富有魅力，像古希腊艺术那样是圆满的、完整的和匀称的。也许并非对每个人都是这样。这一点到如今我才懂得。可是对于我，生活在'十二橡树'村是真正美好的。我完全适合于那种生活。我就是它的一部分。可是现在它已经全完了，而我与这种新的生活格格不入，因此我感到害怕。现在我明白了，我以前看的是一出影子戏。我回避所有虚幻模糊的东西，那些过分现实而有生气的人和情景。我不喜欢它来干扰我。我也在回避你，思嘉。你太有活力了，太现实了，而我却怯懦得宁愿与影子和梦想为伍。"

“可是--可是--媚兰呢？"“媚兰是个最轻柔的梦，是我的梦想的一部分。假如战争没有发生，我会悠闲地平静地度过我的一生，幸福地长眠在'十二橡树'村，心满意足地看着生命消逝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它的一部分。可是战争一来，生活的真面目就站出来反对我。我第一次投身于战争时--你知道那是布尔溪战役--我看到我的童年伙伴们被击得粉碎，濒死的马匹在厉声嘶叫，这使我领略到开枪杀人和眼看他们倒下喷血时那种令人作呕的恐怖感觉。可这些还不是战争中经历的最坏情景，思嘉。战争中最恶劣的是我必须同他们相处的那些人。“我一生都在回避不去与人们打交道，因此只交了很少的几位朋友。经过战争后使我明白，我曾经创造过一个自己的世界，其中住着的都是些幻想人物。它教育我真实的人是什么样的，不过它却没有教我怎样同这些人在一起生活。我怕的是永远也学不会了。现在我知道，为了赡养我的妻子儿女，我必须在那些与我毫无共同之处的人们中间开辟自己的一条生路。至于你，思嘉你是抓住双角和生活扭打，让它顺从你的意志。可是我还能怎样去适应生活呢？告诉你，我非常害怕这一点。"

当他用深沉洪亮的声音，用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感情独自继续诉说时，思嘉间接抓住一些话，竭力想了解它们的真正意思。但是那些话像野鸟般从她手中噗地飞走了。看来是有某种东西在背后驱赶它，用一条残忍的鞭子驱赶它，但她不明白那究竟是什么。“思嘉，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我才孤独而绝望地明白我个人的那出影子戏已经完了。也许就是布尔溪战役爆发后五分钟。当看到我杀死的第一个人倒地的时候就结束了。但那时我明白事情已经结束，我再也不能当旁观者了。不，我突然发现自己到了影幕上，成了一个演员，在徒劳地摆姿势，我那小小的内心世界已经消失，被人们侵占去了，这些人的思想不是我的思想，他的行动也像野蛮人的行动那样与我根本不同。他们用污秽的脚到处蹂躏我的小天地，以致使情况坏到难以容忍时我也找不到一席躲避之地。我在监狱里时曾经这样想：战争结束后，我可以回到以前的生活和旧的梦想中去，并且再看看那影子戏，但是，思嘉，回去是不可能的。而当前我们大家面临的是比战争还要坏，比监狱还要坏--对我来说比死亡还要坏的局面……所以，你看，思嘉，我是由于害怕而在受惩罚呢。"“但是，艾希礼，"她开口说，就像在一片令人困惑的泥沼中挣扎，"如果你担心我们会挨饿，那么--那么--啊，艾希礼我们总是会想出办法的！我知道我们会的！"

他那双灰色的晶莹的大眼睛转过来注视着她的脸，眼光中流露着钦佩的神色。但是不一会儿，目光又突然显得茫然了。这时她的心猛地下沉，意识到他并不是在考虑什么挨饿的问题。他们常常像是用不同的语言在交谈的两个人。然而她是那么深深地爱他。以致每逢他像现在这样退缩时，便仿佛觉得和煦的太阳在迅速西沉，把她抛弃在黄昏时分的冷露里。她要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拉进怀里，让他明白她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他所读到过或梦见过的什么东西。只要她能够领略到那种与他合而为一的感觉就好了，这种感觉自从很久以前他从欧洲回来、站在塔拉的台阶上朝她微笑那一天起，她就一直渴望着啊！

“挨饿是很不好受的，"他说。"我清楚，因为我挨过饿，可是我并不觉得很可怕。我觉得可怕的是，我们已经丧失的那种旧生活中的慢悠悠的美感时，还得面对生活。"思嘉绝望地思索着，觉得也许媚兰会听懂他这句话的意思。媚兰和他经常谈这样的蠢话，什么诗呀，书本呀，梦呀，月色呀，流星尘呀，等等。他不害怕她所怕的那些事物，不害怕肚子饿着，不害怕寒风刺骨，也不害怕从塔拉被赶出来。而他现在正面对着嗦嗦发抖的恐惧，这是她所从未经历过也无法想像的。因为，她坚信，在这个劫后至残的世界上，除了饥饿和寒冷，以及丧失家园，还有什么比这更要怕的呢？而且她思量过，只要她注意倾听，她是会知道怎样去回答艾希礼的。“啊！"她声音里含着失望之情，仿佛一个孩子打开装潢漂亮的盒子后发现里面空无一物似的。听到这样的声调，他只好惨然一笑，好像在表示歉意。“原谅我讲了这样的话，思嘉，我没有办法使你理解，因为你不明白恐惧的含义。你有一颗狮子般的心，同时又缺少想像力，对于这两种禀性我都非常妒忌你。你永远也不会害怕面对现实，你永远也不需要像我这样逃避现实。"

“逃避？！”仿佛这才是他所说的唯一能懂的字眼，原来艾希礼也像她那样对斗争感到厌倦了，所以他要逃避。她想到这里便呼吸紧迫起来。“啊，艾希礼，"她嚷道，"你错了。我也想逃避呀。我对这一切简直厌倦极了！“他困惑地扬起眉头，思嘉却把一只滚热而殷切的手放在他的臂膀上了。“听我说，"她滔滔不绝地连忙说起来。"告诉你，我对这一切都厌倦了。简直厌倦到极点，再也不想忍受下去了。我曾经为吃的用的拼命挣扎过，我拼命拔草，锄地，摘棉花，甚至扶犁耙，直到连一分钟也坚持不下去了为止。我告诉你，艾希礼，南方已经死了！它已经全灭了！那些北方佬和自由黑鬼以及提包党人抓住了它，什么也没我们的份儿了。艾希礼，让我们逃走吧！"

他严厉地瞧了她一眼，然后稍微低下头来逼视她那已经红得发烧的脸庞。“是的，让我们逃走--丢下他们所有的人！我实在懒得替他们干下去了。有人会照顾他们的。经常有人会照顾那些不能照顾自己的人。啊，艾希礼，让我们逃走，你和我。我们可以到墨西哥去--墨西哥军队中需要军官，到那里我们会惬意的。我会替你做事，艾希礼，什么事我都会替你做。你知道你并不爱媚兰--"这时艾希礼一怔，脸上浮现惊诧的神色，想要插嘴说话，可是她滔滔不绝的谈势把他的话头打断了。¤“那天你曾告诉我你更加爱我--啊，你是记得那一天的！而且我知道你并没有改变！我敢说你没有改变！而且你刚才还说她不过是个梦罢了--啊，艾希礼，我们逃走吧。我一定会使你快活的。无论如何，"她又恶狠狠地补充说，"媚兰可不能--方丹大夫说过她再也不能给你生孩子了，而我还能给你--"他用双手紧紧抓住她的肩头，痛得她没有办法继续说下去，而且她已累得喘不过起来了。

“我们应当忘记在'十二橡树'村的那一天。"“你认为我会忘记吗？难道你已经忘记了？你能老老实实说你不爱我吗？"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赶紧回答。“不，我不爱你。”“那是撒谎。”“即使是撒谎，"艾希礼的声音竟平静得可怕，"那也是不容讨论的事。"“你的意思是----"

“难道你认为我可以丢下媚兰和孩子自己跑掉，就算我恨他们两个人，难道我能让媚兰心碎？让他们娘俩靠朋友们的救济生活？思嘉你疯了？你心里怎么没有一点点忠诚的意识了？你是不能丢下你父亲和那些女孩子的。你对他们负有责任，就像我对媚兰和小博负有责任一样，因此不管你是否厌倦，他们还在这里，你还得为他负责。"“我能丢下他们--我已经厌恶他们--对他们不耐烦--"他朝她俯过身去，这时她的心脏紧张得都要停止跳动了，她以为他要来拥抱她呢。但是，不，他只是拍拍她的臂膀，像抚慰一个小孩那样起来。“我知道你已经厌倦了，乏了。所以你才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已经肩负着三个男人的重担。不过我会帮助你的--我不会永远这样笨拙下去--"“你要帮助我只有一个办法，"她阴郁地说，"那就是带我离开这里，让我们到别处去重新开始，寻找自己的幸福。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了。"

“没有什么，”他平静地说，"除了名誉--什么也没有了。“她怀着几经挫折的热望瞧着他，仿佛头一次看到他那两道新月形的眼睫毛浓密得犹如熟透的了金黄麦穗。他的头高傲地盘踞在裸露的脖子上，瘦长挺直的身躯充分体现出高贵和尊严品质，即使一身褴褛也掩盖不了。她的眼光同他的碰在一起了，她觉得自己的目光流露出期望之情，而对方的眼睛却像灰色在天空下的山中湖泊那么遥远。她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一种对于她的放荡梦想和狂热欲望的恐惧。一股伤心和疲惫的感觉浸过她的全身，她双手捧着头哭了。他从没见过她哭过。他从没想到像她那样性格刚强的妇女居然也有眼泪，这时他心中涌起怜爱和悔恨之情。他连忙靠近她，立即把她抱在怀里，亲切地抚慰着，把她的头紧紧贴在自己胸口上，低声说：“亲爱的！我的勇敢可爱的人儿--别这样！你千万不要哭呀！"

由于这一接触，他感觉到她在他的怀抱中发生了变化，他抱着的苗条身躯有一股狂热和魅力，那双绿眼睛仰视着他，洋溢着热烈而温柔的光辉。突然，周围已不再是寒冷的冬天。对于艾希礼，春天已经再一次回来了，那个业已部分地忘怀了的充满着翠绿的沙沙声和喃喃声的柔和的春天，一个舒适而懒洋洋的春天，那种年轻人的渴望又在他身上激荡的无忧无虑的日子，如今又回来了。而从那以后的所有的痛苦的年月都已经消失，他只看见朝他凑过来的两片樱唇那么鲜红，那么动人地颤抖。于是他吻了她。她觉得耳鼓里响起低低的怪叫声，好似是放在耳旁的海螺发出来的；她从这声音中听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急跳。她的身体好像完全融化到他的身体中去了，也不知过了多久，他们合而为一地站着，他如饥似渴地紧紧吻着她的嘴唇，似乎永远也吻不够。后来他突然放开她，她感到自己无法单独站住，便抓住篱笆来支撑着。她抬起那双燃烧着爱欲和胜利之火的眼睛望着他。

“你是爱我的！，你是爱我的！说吧--说吧！"他的两手仍然搭在她肩上。她觉得他的手还在颤抖，并且很喜爱这样的颤抖。她热烈地向他凑过去，可是他却稍稍退却，没有让她贴近，同时用那双已经毫无疏远之意、而如今正苦于绝望挣扎的眼睛看着她。“不要！不要这样！"他说。"如果你再这样，我就要对你无礼了。"她快活而热情地微笑着看着他，表示她已经忘记了时间、地点和一切，只记得他的嘴唇紧贴着她的嘴唇时的滋味。他突然抓住她用力摇着，摇得她满头黑发凌乱地披散到肩上，仿佛怀着对她--和对他自己的满腔怒火在摇着她。

“我们不能这样！"他说。"我告诉你我们决不能这样！"看来如果他再摇下去，她的脖子就要摇断了，头发已经蒙住了她的双眼，她被他的行动吓呆了。她竭力挣脱开来，然后瞪着眼睛看着他。他的额上渗出小小的汗珠，他紧握双拳，似乎在经受某种痛苦。他直望着她的脸，那双灰色的眼睛仿佛要把她刺穿。“这全是我的错--与你没关系，而且永远不会再发生了，因为我要带着媚兰和婴儿离开这里。"“离开？"她痛苦地嚷道，"啊，不！"“是的，千真万确！你以为做了这种事我还会留下来吗？而且这种事以后还可能发生--”

“但是，艾希礼，你不能走。你为什么要走呢？你是爱我的--"“你还要我这样说吗？好，我就说，我爱你。"他忽然鲁莽地向她凑过去，吓得她连忙朝后退，把身子靠到篱笆上。“我爱你，爱你的勇敢，爱你的顽强，爱你的情火，爱你那十足的冷酷无情。我爱你到什么程度，爱到我刚才几乎败坏了这所庇护过我和我一家的殷勤款待，爱到几乎忘掉了我那世界上再好不过的妻子--爱到我在这泥地里就能对你放肆，把你当作一个--"她在一遍混乱思绪中挣扎，心里像被冰刀戳了似的，感到痛苦，感到心寒。她犹豫地说：“如果你有了那样的感觉--而又没有把我怎么样--那么你就是并不爱我。"

“我是永远无法使你理解的。"他们相视对方，都不再说话了。突然思嘉打了个寒颤，她仿佛作了一次长途旅行后回来，看见这里还是冬天，赤裸裸的田野由于那些割剩的残梗而显得分外凄凉，她更觉得寒冷极了。同时也看见艾希礼苍老而冷漠的面孔，那张她如此熟悉的面孔，如今也回来了，那面孔也是一幅寒冬景象，并且由于伤痛和悔恨而显得越发萧瑟。这时她真想掉过头来，抛下艾希礼，进屋去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藏起来，可是她太疲倦了，懒得走动，甚至连说话也觉得劳累。“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她终于说。"我是说，一切都完了。没有什么可爱的了。没有什么还值得奋斗的了。你走了，塔拉也很快就会完了。"他注视着她，过了好一会，然后弯下腰从地上挖起一小块泥土。

“可是，这些东西还留着呢，"他说着，脸上又重新浮现出原来那种微笑的影子，这样的微笑带着既嘲弄他自己又嘲弄思嘉的意味。"尽管你没有意识到，这些是你爱得比我更深的东西，你还拥有塔拉呢。"他拿起她柔软的手，把那块润湿的泥土塞到她手里，把她的手指并拢。现在他的双手已经不发烫了，她的手也是这样。她朝那块泥土看了看，觉得这对她真是毫无意义。她看着他，渐渐模糊地认识到他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完整性，那是她那双热情的手所无法分裂的，而且无论什么样的手都办不到。即使你把他杀了，他也决不会抛弃媚兰。即使他至死热爱着思嘉，他也决不会同她苟合，并且会竭力设防与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她永远也不会穿过那身铁甲了。殷勤好客、忠诚名誉，这些字眼对他来说有着比她更大的意义。

泥土在她手里是冷冰冰的。她又一次看着它。“对了，"她说，"我还拥有--这个呢。”起初，她觉得艾希礼那些话毫无意思，而泥土只不过是红泥土而已。但她突然想起塔拉周围的红色海洋，觉得它多么可爱，而且为了保留它她曾多么艰苦地奋斗过--为了今后继续拥有它她还必需多么艰苦去进行奋斗。她再一次看着他，不知那炽热的感情洪流如今究竟到哪里去了。现在她可以静下来思考，但无法感觉，对艾希礼，还是对塔拉，都是这样，因为她的全部热情都已经枯干了。“你不必走，"她明白地说。"我不会让你们大家挨饿的，就算是我讨好你也罢。刚才那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她转身向荒地那边的房子走去，一面把她的头发整理成一个发髻贴在颈后。艾希礼目送着她，看她抬起瘦小的肩膀向前走去。而这一姿势映到他的心灵上，比她所说过的任何话都更加深刻。

第三十二章

思嘉走上屋前的台阶时，她手里还抓着那团红泥。她小心翼翼地避免走后门，因为嬷嬷眼尖，一定会看出她做了什么大不该的事。她不想看见嬷嬷或任何别的人，她觉得她再也没有勇气同别人见面或交谈了。她没有什么难为情、失望或痛苦的感觉，只觉得两腿发软，心里空虚到了极点。她用力捏紧那团泥土，捏得从拳头缝里挤出泥来，同时她一次又一次像鹦鹉学舌似地说：“我还有这个呢。是的，我还有这个。"

她已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除了这块土地，除了这块她刚才几分钟前还想将它像块破手帕似的遗弃的土地，她什么也没有了。现在，这土地又显得可爱起来，她暗暗诧异，不知是一股什么疯劲儿支使她，竟会把这块土地看得一钱不值了。要是艾希礼让步，她这时肯定已经和他一起离开这里，义无反顾地丢下家庭和朋友，不过，即使在内心空虚时她也明白，要丢下这些可爱的红色山冈和久经冲洗的沟渠，以及黑黝黝的枯瘦松林，那是多么令人揪心的事。她的心思一定会如饥似渴地回到它们身边来，直到她临终那一天为止。即使是艾希礼也难以填补她心中因塔拉被挖走而留下的空白。艾希礼是多么聪明又多么清楚地了解她呀！他只要把一团湿土塞到她手里，她头脑马上就清醒了。

她正在穿堂里准备关门，这时她听到了马蹄声，便转过身去看马车道上的动静。万一在这个时候有客人来，那就讨厌了。她得赶快回自己房里去推说头疼。但是马车驶近时，她大为惊讶，便不再逃跑了。那是一辆新马车，擦得铮亮，鞍辔也是新的，还镶着许多闪光的铜片。这无疑是生客。凡是她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能买得起这样显赫而簇新的装备。她站在门道里看着。冷风吹动着她的衣裙，在她那双湿脚周围飕飕地刮着。这时马车在屋前停下，乔纳斯.威尔克森跳下车来。思嘉看见他们家这位监工居然坐上了这么漂亮的马车，穿上了这么精致的大衣，不觉大吃一惊，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威尔告诉过她，自从他在"自由人局"谋到新的差使以来，他显得很阔绰，敲诈黑人或政府，或者没收人们的棉花，硬说那是联邦政府的。因此赚了许多钱，毫无疑问，这些钱决不是他在这样的艰难岁月里能正当挣来的。

如今就是这个威尔克森，从那辆漂亮的马车上下来，然后又搀扶一个穿着打扮与她身份相称的妇人下了车。思嘉一眼便觉得那衣服颜色亮得刺眼，庸俗到了极点，不过她还是很有兴趣地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很久以来，对于时髦的衣着她甚至连看的机会也没有了。嗯！今年不怎么兴宽阔的裙箍了，她心里想，同时打量着那件红色花纹的长衣。还有，合拢那个黑鹅绒宽外套后，你便知道当今的外套有多短了。多小巧的帽子！无边帽准是过时了。因这顶带--檐帽戴在妇女头顶上像个硬邦邦的大饼。帽带不是像软帽那样系在下巴底下，而是系在背后那束高高的发卷下面，发鬈从帽子后边往下垂着，使得思嘉不能不特别注意，但帽子无论在颜色或质地上都与这个女人的头发不相配。

那女人下了马车后，一双眼睛立即朝房子望去。思嘉发现她扑满了白粉的兔儿脸上有些似曾相识的东西。“呀，原来是埃米.斯莱特里！"她嚷道，因为十分惊异，不觉提高了嗓门。“是的，是我！"埃米说，含一丝傲慢的微笑扬起头来，开始走上台阶。埃米.斯莱特里！这个狡猾的荡妇，爱伦给她的婴儿施过洗礼，可她却把伤寒症传染给爱伦，送了她的命。这个浓妆艳抹、粗俗而肮脏的白人渣滓，如今正昂首阔步、得意洋洋地走上塔拉的台阶，仿佛她就是这里的人了。思嘉想起爱伦来，感觉又突如起来地回到她那空虚的心田，一股暴怒像疟疾似的震憾着她。“滚下台阶，你这贱货！"她大声喝道。"从这里滚开！滚开！"

埃米的颚骨顿时垂下来，她看看乔纳斯，只见他正皱着眉头往上走。他尽管很生气，但仍竭力保持威严。“不许你用这种态度对我妻子说话，"他说。“妻子？"思嘉不禁轻蔑地笑起来，这大大刺伤了对方。“你早该讨她做老婆了。你害死我母亲以后，是谁替你后来的孩子们施洗礼的啊？"埃米"啊！"了一声便连忙转身下台阶，但乔纳斯一把拉住她的胳臂，不让她向马车那边逃跑。“我们是来拜访的--友好的拜访嘛，"他竭力嚷道，"想同老朋友谈一桩小事情--”

“朋友？"思嘉的声音厉害得像抽了一鞭子。"我们什么时候跟你们这样下贱的人交过朋友？斯莱特里家当初靠我们的施舍过活。后来却以害死我母亲当作回报--而你--你--我爸因为你跟埃米养了私生子才把你开除了，这一点你很清楚。这是朋友吗？赶快从这里滚开吧，免得我把本廷先生和威尔克斯先生叫来。"听到这里，埃米便挣脱了丈夫的手向马车逃去，拖着那双带有雪亮的红鞋帮和红流苏的小靴爬上马车。这时乔纳斯也跟思嘉一样气得浑身发抖，他那张松驰的胖脸涨得发紫，活像一只愤怒的土耳其火鸡。“你以为现在还是有权有势？可是，我对你一清二楚。我知道你连双鞋也没有，打赤脚了。我知道你父亲已经成了白痴--"“从这里给我滚开！"

“哼，我看你这腔调也叫不了多久了。我知道，你已经完蛋了。你连税金也付不起。我到这儿来是想买你的这个地方--给你出个公道的价钱。埃米巴望住在这里。可现在，说实话，我连一分钱也不给你了！你们这些住惯了沼泽地、自以为了不起的爱尔兰人，等你们因为交不起税金被赶走的时候，便会明白现在在这里掌权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了。到了那个时候，我要买下这块地方，通通买下来----连家具及所有的一切--那时我要住在这里。"原来，一心想要夺走塔拉的人就是乔纳斯.威尔克森—-乔纳斯和埃米，他们用迂回的手法极力要搬进曾经使他们蒙受侮辱的住所，以达到报复的目的。思嘉的全部神经充满了仇恨，就像那天她把枪筒对准那个长满络腮胡的北方佬面孔开火时似的。她恨不得此刻手里还握着那支枪呢。“不等你们的脚迈进门槛，我就要把这所房子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拆掉，把它烧光，然后遍地撒上盐。"她高声喊道。“我叫你滚出去！给我滚开！”

乔纳斯恶狠狠地瞪着她。想继续说下去，但随即向马车走去。他爬进马车，坐在那个正在抽泣的新娘身边，然后掉转马头。他们走时，思嘉还真想啐他们一口。她真的啐了，她明知这是一种粗俗的孩子气的举动，但却因此觉得心里舒畅多了。她巴不得他们还看得见这一举动。那些该死的黑人同情者竟敢跑到这里来当面奚落她的贫穷！那个卑鄙的家伙根本就不想给塔拉出什么价钱。他只不过以此为借口到思嘉面前炫耀自己和埃米罢了。那些厚颜无耻的提包党人，浑身长满虱子的穷白人，还吹牛要住到塔拉来呢。可是，她突然害怕起来，这时怒气全消了。该死的！他们想住到这里来呢！她竟毫无办法能阻止他们购买塔拉，毫无办法阻止他们扣押每一面镜子，每一张桌子和床，扣押爱伦的桃花心木家具，以及每一件尽管已经被北方佬暴徒弄坏但对她却仍然十分珍贵的东西。还有那些罗毕拉德家的银器。我决不让他们得逞，思嘉忿忿地想。不，即使我不得不把这地方烧毁！埃米.斯莱特里永远也休想踏上任何一小块母亲曾经走动过的地方！

她关起门来，将背靠在门上，但仍然感到非常害怕，甚至比谢尔曼的军队住进这所房子里的那天还怕得厉害得多。那天她最感到害怕的是塔拉可能会不由她分说硬被烧掉。可这次更糟--这些卑劣的家伙将住在这所房子里向他们的狐朋狗党大肆吹嘘他们如何把骄傲的奥哈拉家赶出去了。说不定他们还会把黑人带到这里吃饭睡觉。威尔告诉过她，乔纳斯曾煞有介事地让黑人与他平起平坐，同他们一起吃喝，到他们家去拜访，让他们坐他的马车同他一起兜风，还一路抱着他们的肩膀亲热呢。她一想到塔拉有可能遭到这样最后一次侮辱，心怦怦乱跳得几乎要透不过起来了。她竭力镇静下来考虑眼前的问题，设想一条出路，但她每次集中思考时，总有一股新的愤怒与恐惧的激情震撼她。出路一定会有的，有钱人总是有的。一定会有人能借钱给她。不可能恰好这时候钱都用光了，或者吹走了。于是艾希礼开玩笑的话又回到她的耳边：“只有一个人，瑞德.巴特勒……他有钱。"

瑞德.巴特勒。她匆忙走进客厅，随手把门关上。从百叶窗透进来的幽暗的微光和冬天的暮色把她紧紧地包围着。谁也不会想起要到这里打扰她，而她正需要时间来安静地想一想。刚才脑子里闪出的那个念头原来这样简单，她不明白以前为什么她竟没有想到过。“我要从巴特勒那里弄到钱。我要把钻石耳环卖给他，要不就向他借钱，用耳环作抵押，将来有了钱再还给他。"这时候，她觉得大大放松了，结果反而显得虚弱起来。她将交纳税金，并在乔纳斯.威尔克森面前放声大笑。可是紧跟着这个愉快的念头，出现了严酷的事实。

“我不光是今年要交纳税金，还有明年和我今后一生中的每一年呢。要是我这次交了，他们下次定会将税额提得更高，直到把我赶走为止。如果我的棉田得一次丰收，他们就抽它的税，到头来叫我一无所得，或者干脆将棉花没收，说它是联邦政府的。北方佬和那帮追随他们的恶棍已经把我带到他们所需要的地步了。只要我还活着，便一辈子都得担心他们会把我抓祝我得一辈子担惊受吓，拼命挣钱，直到累死为止，眼看着自己的劳动一无所获，棉花被人家抢走了事……就说借三百美元来交税款，这也只能救当务之急。我所需要的是永远脱出这个圈套，好让我每晚安心睡觉，用不着为明天、下个月、乃至明年将要发生的事情操心。

“她继续这样思索着。有个念头冷静而自然地在她的脑子里形成了。她想起瑞德，想起他那在黝黑皮肤衬托下闪光的雪白牙齿，以及那双一直在抚慰她的黑眼睛。她记起亚特兰大被围困的最后阶段那个十分炎热的夜晚，那时他坐在皮蒂姑妈的一半为夏天的朦胧月色所掩蔽的走廊上，她感觉到他那只炙热的手又握住了她的胳膊，他一面说：“我想要你超过以前想过以前想要的任何一个女人--我对你比对任何一个女人都等待得更久了。"“我要跟他结婚，"她冷静地想道。"到那时，我就再也用不着为钱操心了。"多么美好的念头啊，比登天的希望还可爱呢，永远也不必再为钱操心，相信塔拉永远平安无事，而且全家不愁吃穿，她自己也无需再在石壁上碰得鼻青脸肿了！

她觉得自己很老了。下午的几件事已耗尽了她的全部感情，最初是那个关于税金的惊人消息，然后是艾希礼，最后是她对乔纳斯.威尔克森的一场暴怒。现在，她已没有什么感情了。如果说她的感觉能力还没有完全枯竭，那么她身上一定会有某种力量起来反对她头脑中正在形成的那个计划，因为这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像瑞德那样叫她憎恨了。但是她已经没有感情作用。她只能思考，而她的思想是非常实际的。

“那天晚上当他在路上把我们甩掉的时候，我对他说过些可怕的话，不过我可以让他忘掉，”她这样毫不在意地想着，显然相信自己依旧是迷人的。"只要我在他身旁，巴特勒还是不好轻易消受的。我要叫他感到我曾经一直爱他，而且那天晚上不过是心烦意乱又十分害怕而已。唔，男人总是自命不凡的，只要你恭维他，说什么他也相信……我决不能让巴特勒意识到我们当前处于怎样的困境，要先征服他再说。嗯，决不能让他知道！即使他怀疑我们已经穷了，他也得知道我所需要的是钱而不是他这个人。反正他无法知道，因为连皮蒂姑妈也不了解真实情况呢。而等到我同他结婚以后，他便不得不帮助我们了。他总不能让自己妻子家的人饿肚子呀。"他的妻子。瑞德.巴特勒夫人。在她的静静思考之下潜藏着的某种带着反感的意识隐约动了动，但很快就平静了。她想起她同查尔斯度过的那个矩暂密月中的令人厌恶的情景，他那摸索的双手，他那笨拙劲儿，他那不可思议的激情--以及韦德.汉普顿。

“现在不去想它。等同他结了婚再去动这个脑筋吧……"等到同他结了婚以后，记忆摇动了警铃。一股冷冰冰的感觉从她的脊椎直往下流。她再一次记起在皮蒂姑妈家的走廊上那个夜晚，记起她怎样询问他是否在向她求婚，记起他又是怎样恶狠狠地笑起来，并且说：”亲爱的，我是不打算结婚的呀！"也许他是不打算结婚。也许，尽管她那样迷人和狡黠，他还是拒绝娶她。也许--啊，多可怕的想法！--也许他完全把她忘了，并且正在追逐别的女人。“我想要你超过以前我想要的任何一个女人……"思嘉紧紧地握着拳头，几乎把指甲插到手心肉里去了。“如果他把我忘掉了，我也要叫他记起来。我要叫他再一次想要我。"

而且，如果他不想娶她而只是仍然想要她，那也有办法拿到钱的。毕竟，他曾经有一次要求她当他的情妇嘛。她在客厅暗淡的光线中竭力要同那三条最能束缚她灵魂的绳子进行一次迅速的决战--那就是对爱伦的思念、她的宗教信条，以及对艾希礼的爱，她知道自己心中的主意对于她那位即使远在温暖天国（她一定在那里）的母亲来说也必然是丑恶的。她知道私通是一种莫大的犯罪。她也知道，像她现在这样爱着艾希礼，她的计策更是双重的卖淫。但所有这些在她心里头无情的冷酷和绝望的驱策面前都让步了。爱伦已经死了，而死亡或许会赋予人们理解一切的能力。宗教用地狱之火来胁迫，禁止私通，可是只要教会想想她是在不遗余力挽救塔拉，使它安然无恙，同时挽救她一家免于饥饿--那么，如果教会还要懊恼就让它懊恼去吧。她自己才不懊恼呢。至少现在还不。而且艾希礼--艾希礼并不要她呀。是的，他是要她的。她每回想起他吻她的嘴唇时那种温馨的感觉，便相信这一点。但是他永远了不会把她带走。真奇，怎么想跟艾希礼逃走就好像不是犯罪似的，而一跟瑞德—

在这个冬天傍晚的苍苍暮色中，她来到了从亚特兰大沦陷之夜开端的那条漫漫长路的尽头。当初踏上这条路时，她还是个娇惯了的、自私自利而不谙世故的少女，浑身的青春活力，满怀热忱，很容易为生活所迷惑。如今，走到了这条长路的尽头，那个少女在她身上已经无影无踪了。饥饿和劳累，恐惧和紧张，战争和恐怖，早已带走了她的全部温暖、青春和柔情。在她生命的内核周围已经形成一层硬壳，而且，随着无尽的岁月，这支硬壳已经一点一点、一层一层地变得很厚了。然而，直到今天为止，还两个希望在支撑着她。她一直希望战争结束后生活会逐渐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她一直希望艾希礼的归来会给生活带回某种意义。如今这两个希望都已成了泡影。而乔纳斯.威尔克森在塔拉前面走道上的出现更使她明白了，原来对于她，对于整个南方来说，战争是永远不会结束的。最激烈的战斗，最残酷的报复，还刚刚开始呢。而且艾希礼已经被自己的话永远禁锢起来，这是比牢房还要坚固的呀。和平令她失望了，艾希礼令她失望了，两者都在同一天发生，这仿佛那层硬壳上的最后一丝缝隙已被堵上。最后一层皮已经硬化了。她已经成为方丹老太太曾劝她不要做的那种人，即成为一个饱经艰险因而敢做敢为的妇女。无论是生活或者母亲，或者爱情的丧失，或者社会舆论，一概不在乎了。只有饥饿和饥饿的梦魇才是她觉得可怕。

她一经横下心来反对那些将她捆缚在旧时代和旧的思嘉的一切，这时她便感到浑身轻松自在了。她已经作出决定，并且托上帝的福一点也不害怕了。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丧失的了，她的决心已经下定。只要她能够诱惑瑞德跟她结婚，便一切称心如意了。可是万一--他办不到呢--那也没有什么，她同样会拿到那笔钱。她有那么一会儿竟怀着自然的好奇心想起当情妇会是什么样的滋味。瑞德会不会要她留在亚特兰大，就像人们说的他把沃特琳那个女人养在那里一样呢？如果他叫她留在亚特兰大那就得付钱--付出足够的钱来补偿因她离开塔拉而受到的损失。思嘉对于男人生活中的隐秘一面毫无所知，也无法去了解这种安排可能涉及到的问题。她还说不准要不要有个孩子。那可毫不含糊是活受罪呀。“我现在不去想它，以后再去想吧，"就这样她把这个令人心烦的念头抛到脑后，免得动摇自己的决心。今晚她就告诉家人，她要到亚特兰大去借钱，必要时设法用农场作抵押。他们只需要知道这一点就行。等到以后他们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时，那就活该了。

一想到行动，她就昂头挺胸起来。她清楚，这桩事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上一次，那是瑞德在讨好她，而她自己是掌权人。可如今她成了乞丐，是个无权提出条件的乞丐了。“可是我决不像乞丐去求他。我要像个施恩的王后那样到他那里去。他万万不会知道的。她来到那块高高的壁前，昂起头端详自己。她看见带有裂纹的镀金镜框里站着一个陌生人。仿佛一年来她真是第一次看见自己。实际上她每天早晨都照镜子，看自己的脸是否干净，头发是否整齐，不过她每次因为有别的事情压在心上，很少真正端详自己，可是这个陌生人呀！这个脸颊瘦削的女人不可能就是思嘉呀，思嘉有着一个漂亮的迷人的、容光焕发的脸蛋呀！可是她看见的这张脸一点不漂亮，也丝毫没有她清楚记得的那种魅力了。这是张苍白憔粹的脸，而且那双向上斜挑着的绿眼睛上方的黑眉毛，在苍白皮肤的衬托下，也像受惊鸟儿的双翅那样突然扬起，给人以骇异的感觉。

她脸上呈现出一种艰辛而窘迫的神态。她想：“我的容貌已引诱不了他。"于是又有了绝望的心情。"我消瘦了--消瘦得多么可怕啊！”她拍拍自己的脸蛋，又急切地摸摸锁骨，觉得它们已经从紧身上衣里矗出来了，而她的乳房已那么干瘪，几乎跟媚兰的一样小了。看来她已不得不在胸部塞些棉絮什么的，使乳房显得丰满些才行，可她一贯瞧不起搞这种假名堂的女孩子的呀。假乳房嘛！这叫她想起另外一件事来。她的衣着。她低头看看自己的衣裙，把补过的衣褶摊在手里看着。瑞德喜欢女人穿着好，穿得时髦。她怀着期待的心情想起她服丧后第一次出门时穿的那件有荷叶边的绿衣裳和他带来的那顶羽毛装饰的绿色帽子，这些得到了他的连声赞赏。她还怀着羡慕甚至忌妒的心情想起埃米.斯莱特里那件红格衣服，那双带穗的红靴子和那顶煎饼式的宽边帽。这些东西都很俗气，但是又新又时髦，准能惹人注意。而现在，瞧，她多么需要惹人注意啊！尤其是瑞德.巴特勒的注意！要是他看见她穿着旧衣服，他便会明白在塔拉什么都不行了。可是万万不能让他明白呀

。她竟然以为凭着她这又细又瘦的脖子，馋猫般的眼睛，破旧的衣着，就可以到亚特兰大去按自己的需要拿住人家，这是多么愚蠢的想法啊！要是她在自己最美、穿着漂亮的时候还没能赢得他向她求爱，那么如今邋邋遢遢，她怎么还敢存这种希望呢？如果皮蒂姑妈讲故事属实，那他会是亚特兰大最有钱的人，并且很可能对那里所有的漂亮女人，好的坏的都挑拣过了。好吧，她泄气地想，我只具有大多数漂亮女人所没有的东西，那就是下定了决心。不过，要是我有一件漂亮衣服--在塔拉可没有什么漂亮衣服，甚至连一件没有翻改两次的衣服也没有。“就这样吧，"她心里嘀咕着，失望地俯视着地板。她看见爱伦的苔绿色天鹅绒地毯，它已经很旧，有的地方磨坏了，撕破了，而且由于无数人在上面睡过而留下了许多污渍，何况思嘉看见便明白塔拉也像这地毯一样破旧不堪，更加觉得丧。整个那间愈来愈暗的房子都令她沮丧，这时她走到窗前，举起窗棂，打开百叶窗，将冬日傍晚最后的光线放进房里。她关好窗户，把头倚在天鹅绒窗帘上，两眼越过荒凉的田野向墓地上的苍苍柏树林望去。

那苔绿色的窗帘使她脸颊上有一种刺痒而柔软的感觉，她欣慰地把脸贴在上面轻轻摩擦。忽然她像一只猫似的瞪着眼睛呆呆地看着它。几分种后，她将那张沉重的大理石面桌上从对面拉过来。桌腿下面生锈的脚轮像抗议似的吱吱作响。她把桌子推到窗下，将裙子扎起来，爬到桌上，踮起脚尖去抓那笨重的窗帘杆。但是，那杆子挂得太高，她很难够得着，只得耐心地一次又一次跳起来去抓它，好不容易才把铁钉从木框上拉出来，窗帘和杆子一起掉下来，哗啦一声落在地板上。仿佛施了魔法似的，那扇客厅的门忽地开了，嬷嬷那张宽大的黑脸随即出现在门口，几乎每道皱纹都流露出热切的好奇和深深的疑惑。她很不以为然地看着思嘉，后者正站在桌上，撩起裙子，露出膝盖，准备跳下地来。她脸上浮出激动和胜利的神色，嬷嬷马上怀疑起来。

“你动爱伦小姐的窗帘干什么？"嬷嬷问。“你站在门外偷听？"思嘉反问道，一面轻捷地跳下地来，然后将这块因年久尘封而越发沉重的天鹅绒叠好。“根本用不着在门外偷听，"嬷嬷反驳她，一面双手叉腰，准备干仗了。"爱伦小姐的窗帘碍你什么了，犯得着你把杆子也拔出来，一古脑儿拽下来。爱伦小姐生前那么爱惜这些帘子，我可不让你这样糟踏！"恩嘉用忌妒的目光盯着嬷嬷，这双热切而愉快的眼睛使人想起从前幸福年月里那个顽劣的小姑娘，对于那些年月，嬷嬷如今只有惋叹了。“嬷嬷，快到阁楼上去把我那只装衣服样子的箱子取下来。"她喊着，轻轻推了她一把。"我要做一件新衣裳。"

嬷嬷一面想着要她这二百磅的笨重身躯爬上爬下十分恼怒，一面又恐惧地感到有什么可怕的一事要发生了。她连忙把几块窗帘从思嘉手里一把抢过来，紧紧抱着压在她那对下垂的乳房上，仿佛那神圣不可侵犯的遗物。“你不能用爱伦小姐的窗帘来作新衣服，要是你居然打这个主意的话，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你就休想。"一瞬间，嬷嬷惯于形容"牛脾气"的那种表情在她的小主妇脸上掠过，随间又变为微笑，这种嬷嬷不好反对了。但这并没有骗过这个黑老太太。她明白思嘉姑娘只不过用微笑争取她，而这件事她是决不放过的。

“嬷嬷，别小器了。我要到亚特兰大去借钱，可总得穿件新衣裳呀。"“你用不着穿什么新衣裳。其他的太太们也没有穿新衣裳的。她们都穿旧的，还显得很体面呢。爱伦小姐的孩子只要高兴也可以穿破衣裳，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而且人家会尊敬她，就像她穿了绫罗绸缎一样。"那种牛脾气的表情又出现了。"天哪，真有趣，怎么思嘉小姐越长越象杰拉尔德先生而不像爱伦小姐了呢！"“告诉你吧，嬷嬷，皮蒂姑妈写信来。说范妮.埃尔辛小姐星期六结婚，我当然要去参加婚礼。所以我得有件新衣裳埃"“我看你身上穿的这件衣裳就和范妮小姐的结婚礼服一样漂亮了。皮蒂小姐不是来信说过，埃尔辛一家也穷得厉害嘛。"”可是我一定得穿件新衣裳才行呀！嬷嬷，你还不清楚我们多么需要钱用。那笔税金--"”

是的，我知道所有关于锐金的事，不过--"“你知道？"“是呀，上帝也给了我耳朵，不是吗？难道我就听不见？尤其是威尔先生，他从来就不关门。”难道嬷嬷什么都知道了，全都听到吗？思嘉觉得奇怪，这个走动起来连地板都要摇晃的笨重身体，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偷听人家的谈话了。“好吧，要是你什么都听见了，我想你一定知道乔纳斯.威尔克森和埃米--"“是的，"嬷嬷说，眼里流露出潜藏着的怒火。

“那么，你就别固执了，嬷嬷，难道你不知道我必须到亚特兰大去弄钱来交税金吗？我得弄到一笔钱呀，我只好这样了。"她一只手握拳打另一只手的手心。”老实说，嬷嬷，他们要把我们全部赶走，到那时，我们往哪里去呢？你看，那个害死了母亲的贱妇埃米.斯莱特里正准备搬进这所房子里来，到母亲生前睡的床上来睡觉呢，这时候你还用着为母亲的窗帘这种小事跟我争吵吗？"嬷嬷像只不安分的大象似的，将笨重的身子的重心从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上。她隐约地感觉自己快要让步了。“不，我决不让那贱货到爱伦小姐的房里来，也决不让我们大家给撵到马路上去，不过--"她突然用责备的眼光死死盯住思嘉：“你准备换上新衣裳去向他借钱，那个人是谁呀？"

“这个嘛，"思嘉刚一开口又止住了，接着支支吾吾地说：“那是我自己的事。"嬷嬷狠狠地瞪着她，就像思嘉小时候做了错事找借口来蒙她，被她看穿了那样。她仿佛看透了思嘉的心思，这时思嘉无可奈何地俯首低眉，对自己的蓄意行为感到羞愧。“原来你需要穿一件簇新的漂亮衣裳去借钱。可这种事我觉得并怎么对头。你又不直说钱从哪儿来的。"“我什么也不想说，"思嘉不耐烦地说。"那是我自己的事。你到底给不给我那块帘子，帮我做件衣裳？"“好吧，"嬷嬷轻声说，她突如起来的妥协口吻反而引起思嘉满腹狐疑。

"我来帮你做。我说可以把那帘子的缎子衬里做条裙子，上面的花边可以拆下来镶短裤边。"她把那块天鹅绒窗帘递给思嘉，脸上掠过一丝狡狯的笑容。“媚兰小姐和你一起到亚特兰大去吗，思嘉小姐？"“不，"思嘉肯定地回答说，她开始明白快要发生的事了。“我一个人去--。”“这是你的想法喽，"嬷嬷断然说。"不过我要跟你一起去，还让你穿上那件新衣裳。是的，小姐，一路上我会寸步不离的。"思嘉瞬息之间想像着她的亚特兰大之行和自己同瑞德谈话时，嬷嬷像只巨大的黑色看门狗那样横眉怒目地站在背后。于是她又摆出笑脸拍了拍嬷嬷的肩膀。

“好嬷嬷，你那么好心要跟我一起去，一路上照顾我，可是这里没有你，他们怎么活呀？你知道你简直就是塔拉的管家了。"“哼，"嬷嬷说，"别给我灌米汤了，思嘉小姐，从我给你换第一块尿布，我就知道你。我说过我要跟你去亚特兰大，我就去定了。要是你一个人到遍地都是北方佬和自由黑人之类的城市去，爱伦小姐在坟墓里也要躺不住了。"“但是我会到皮蒂姑妈家去住的，"思嘉拼命找借口为自己辩解。“皮蒂帕特小姐是个好人，她自以为什么都懂，可实际并不是那样，"嬷嬷说着，便转过身去，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好像宣告谈话到此结束。她走进大厅。这时地板又颤动起来，因为她在大声喊叫：“百里茜，孩子，搭起楼梯到阁楼，把思嘉小姐的装衣服样子的箱子搬下来，想办法找一把好剪刀，可别闹个通宵还干不完哪。"

“真糟糕，"思嘉满心不高兴地暗忖着。"我背后很快就会有一只大警犬跟着了。"晚餐后，收拾完餐具，思嘉和嬷嬷把衣服样子放在饭桌上，这时苏伦和卡琳忙着拆窗帘的缎子衬里，媚兰用干净刷子刷天鹅绒窗帘上的尘土。杰拉尔德、威尔和艾希礼坐在房间里抽烟，一面嘻嘻哈哈地看着妇女们在忙合。思嘉身上似乎有一股愉快的兴奋之情感染了大家，但他们并不理解这种兴奋的意义。思嘉脸上泛着红晕，眼睛里闪耀着光辉，老是笑个不停。她的笑声让大家都开心，因为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听过她真正笑过了。这使杰拉尔德尤其高兴。他的眼睛跟着她轻盈的体态转，往常那呆滞的眼神大大减少了，而且每当她从身边经过时都要赞赏地拍拍她的臂膀。女孩子们都激动得像在准备一次跳舞晚会，她们拆呀，剪呀，缝呀，仿佛在给自己做一件衣服似的。

思嘉是要到亚特兰大去借钱，或者必要时把塔拉抵押出去。可是，究竟什么叫抵押呢？思嘉说他们可以用下一年的棉花毫不费力地赎回来还绰绰有余呢。她说得那么肯定，以致谁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好问的了。当有人问起谁来借给她这笔钱时，她说：“不必管闲事，"这样狡狯的答复把大家都逗笑了，她们纷纷开玩笑，问她的那位百万富翁朋友到底是谁呢。“一定是瑞德.巴特勒船长，"媚兰略带揶揄的口气说，这个看来荒谬的设想又引起大家一阵哄笑，因为他们知道思嘉最恨巴特勒，每回谈到他没有不骂他是“下流坯"的。但是思嘉对媚兰的揶揄并没有反唇相讥，而同样在开玩笑的艾希礼一看到嬷嬷匆匆对思嘉丢了个防范的眼色，便突然不敢笑了。

苏伦被这种场合的晚会气氛感动得大方起来，拿出她那件虽然旧了但还相当漂亮的爱尔兰花边护肩来，卡琳也坚持要思嘉穿她的便鞋到亚特兰大去，因为这是目前在塔拉最好的一双鞋了。媚兰恳求嬷嬷给她留下足够的天鹅绒碎步来修补她那顶旧软帽的框边，说那只老公鸡要不马上跑到沼泽地里去，便要同他那些华丽的古铜色和翠绿色尾毛分家了。这话惹得大家一阵大笑。

思嘉看着那些飞针走线的手指，听着那些笑声，心里暗暗感到悲痛和耻辱。“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对于我或者对于他们自己的整个南方正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们还以为，不管周围的一切，他们谁也不会遇到真正可怕的事，因为他们还是他们，奥哈拉家的，威尔克斯家的，汉密尔顿家的，没有什么不同。甚至那些黑人也这样想。多么愚蠢的人们啊！他们永远也不会明白！他们还会这样想下去，生活下去，习以为常，一切都不会改变。媚兰可以穿得破旧不堪，可以摘棉花，甚至帮我杀人，但怎样也不会使她改变。她还是那个羞怯而高贵的威尔克斯太太，那个十全十美的贵妇人！艾希礼能够面对死亡和战争，能够忍受受伤，蹲监狱，然后回家过这种比一无所有还要坏的生活，可他同那个拥有'十二橡树'村农场全部产业的绅士仍然一模一样。威尔有点不一样了。他看到了事物的真实情形，不过他从来就是个没有多少东西可丧失的人。至于苏伦和卡琳--她们还以为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呢。她们以不变应万变，因为她们觉得这局面很快就会过去的。她们心想上帝会创造一个尤其对她们有利的奇迹。然后上帝不会这样。在这附近唯一会出现的就是我正要到瑞德.巴特勒身上去创造的那个奇迹……他们是不想改变的。也许他们不能变，我才是唯一改变了的人--可是如果我还有办法，我也不会去改变的。"

嬷嬷终于把所有的男人都赶出了饭厅，把门关好，然后好开始试衣裳。波克扶杰拉尔德上楼睡觉去了，只有艾希礼和威尔还在前厅灯光下坐着。他们有好一阵没说话，威尔嚼着烟草，像只平静的反刍动物。不过，他那张和善的面孔可非常不安静呢。

“这次到亚特兰大去，"他终于慢吞吞地说，"我可不赞成。一点也不赞成。”艾希礼很快地看了眼威尔，然后将眼光移往别处。他什么也没说，只暗自纳闷是否威尔也有他心中那种可怕的疑虑。但那是不可能的。威尔并不知道那天下午在果园里发生的事情，以及它是怎样逼得思嘉走投无路的。威尔不可能注意到嬷嬷听见说起瑞德.巴特勒的名字时脸上的那种表情；而且，威尔也不了解瑞德有钱和名声很坏的情形。至少，艾希礼不认为他可能知道这些事，不过他自从回到塔拉以后已经明白，威尔像嬷嬷一样似乎不用说便知道所有的事情，甚至在事情发生之前便有预感。周围空气中有某种艾希礼说不清楚的不祥之兆，可是他没有能力挽救思嘉，使她不致陷于这不祥的境地。那天夜里她没有正眼看过艾希礼一眼，她对艾希礼的那种威严而活泼的兴奋神气简直吓人。他感到揪心的疑虑太可怕了，无法用言语形容。他没有权利问她那是否属实而使她感到侮辱。他紧握双拳。凡是有关她的事情，他都无权过问，当天下午他已经把这种权利彻底丧失了，永远丧失了。他已不能帮助她。谁都无法帮助她。不过，他想起嬷嬷和她剪裁天鹅绒窗帘时表现的那种冷峻的态度，便稍微感到欣慰了。嬷嬷会照顾思嘉的，无论思嘉愿意与否，她都会这样。

“这些都是我引起的，"他懊恼地想。"是我把她逼到了这个地步。"他想起那天下午她是怎样挺着胸脯从他身边走开的，记得她倔强地昂起头来的样子。他的那颗由于自己的无能而破碎、由于对方的仰慕而被误解了的心在向她靠近。他知道在她的词汇里没有"仗义"这样的字眼，如果你说她是你平生所见最勇敢的女人，她会瞠目而视，莫名其妙。他知道，她不会了解，当他觉得她勇敢时曾将多少真正高尚的事情都归于她。他知道，她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勇敢地面对生活，用她自己坚韧的精神去抵抗可能遇到的任何困难，以不承认任何失败的决心勇往直前，即使发现失败已不可避免，也继续战斗下去。但是，过去四年他也看到了另一些不肯承认失败的人，一些明知处境十分危险，但凭自己的勇气而慷慨以赴的人，结果他们还是失败了。

他在阴暗的客厅里注视威尔，心想他从没见过像思嘉.奥哈拉身上所拥有的这种勇敢，她要穿戴用她母亲的天鹅绒窗帘和公鸡尾毛做的衣帽，动身去征服世界了。

第三十三章

第二天一早，思嘉和嬷嬷迎着寒风凛冽和彤云疾卷的阴沉天气在亚特兰大下了火车。火车站在全城大火中毁了，还没有重建起来，她们是在那堆高出废墟好几码的灰烬和烂泥中跳下来的，它们告诉人们，这里就是火车站了。思嘉习惯性的环顾一下周围，寻找彼得大叔和皮蒂姑妈的马车，因为在战争年月每次她从塔拉回到亚特兰大时都是他们来接的。随即她忽然醒悟起来，对自己的下意识举动一笑置之。当然了，彼得没有来，因为她并没有把自己要到这里来的事预先通告皮蒂姑妈，而且她想起老太太在有一封信里悲伤地说过，投降后彼得在梅里要求领回来的那匹老马已经死了。

她环顾车站周围车辙纵横和被分割得零零碎碎的空地，想找到一位老朋友和旧相识的马车，好恳求人家把她们带到皮蒂姑妈的住处去，可是无论黑人白人她一个也不认识。如果皮蒂写信告诉他们的情况属实，也许她的熟人中谁都没有马车了。时世这么艰苦，人有吃有住就很不容易了，那顾得上牲畜。皮蒂的大多数朋友，像她自己一样，现在都是双脚步行了。有很少几辆货车在运化车厢旁装货，还有几辆溅满了泥污的四轮单座马，车上坐着粗壮的车夫，但载人的车只有两辆，其中一辆是轿车，另一辆是逢车，里面坐着一个穿着华丽的妇人和一个军官。思嘉一见那身制服便狠狠地吸了一口气。尽管皮蒂姑妈在信中说过亚特兰大驻扎一军队，街上到处是大兵，思嘉猛一见到这些穿蓝军服的人还是觉得惊异和害怕。这很难使人感到战争已经结束，也难相信这些人不会追逐她，抢劫她，侮辱她。

车站周围空荡荡的景象使她想起１８６２年的一个早晨，那时她作为年轻寡妇身穿丧服、满怀厌倦地来到了亚特兰大。她记得这个地方当时多么拥挤，到处是货车、客车和运送伤员的车辆，车夫们的漫骂声和叹息声，人们迎接朋友的招呼声汇成一片喧闹，她不禁为战时那种心情轻松愉快的景象而感叹，接着又叹息又如今不得不步行到皮蒂姑妈家去。但他仍然满怀希望，觉得只要到了桃树街，她就会遇到熟人让她们搭车。正当她站在那里环顾观望时，一个棕色皮肤的中年黑人赶着一辆轿车向她驶来，并从车里探出身来问：“要车吗，太太？两块钱，到亚特兰大城里啥地方都行。“嬷嬷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是辆野鸡车！"她嘀古着，"黑鬼，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嬷嬷是个乡下黑人，但她又并不经常住乡下；她清楚没有哪个体面妇女会坐野鸡车，尤其是轿车的，除非家里有男人在身边护送。即使有个黑人侍女跟在身边，从习俗上讲也还是不够的。嬷嬷看见思嘉仍在恋恋不舍地打量那辆出租马车，便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我们走吧，思嘉小姐！一辆野鸡车和一个刚刚冒出来的黑鬼！不错，真是个好搭档！““我可不是刚冒出来的自由黑人。"车夫生气地辩解道。“我是老塔尔拍特小姐家的。这是她家的马车，我赶出来给家里挣点钱花。”“哪个老塔尔伯特小姐？"

“米尔格维尔的苏珊娜.塔尔伯特小姐呀。我们是老马尔斯被打死以后搬到这里来的。"“你认识她吗，思嘉小姐？”“不认识，"思嘉遗憾地说。"我认识的米尔格维尔人很少。"“那好，我们走，“嬷嬷断然地说。"你赶你的车吧，黑鬼。"她提起里面装着思嘉的新天鹅绒长袍、帽子和睡衣的帆衣布袋，把包着自己衣物的干净包袱夹在腋下，然后领着思嘉走过到处是煤渣和灰烬的湿地。思嘉尽管想坐车，但没和她理论，因为她不想与嬷嬷发生争执。自头一天午她摘窗帘被嬷嬷抓住，嬷嬷眼里始流露出一副警惕的疑惑神情，这是思嘉很厌烦的。看来难以逃脱她的陪伴，而且只要不是必须要求，她也并不想激起嬷嬷的好斗脾气。

她们沿着狭窄的人行道向桃树街走去，思嘉一路上都感到惊恐和悲伤，因为亚特兰大已经变得如此荒凉，跟她记忆中的情景大不一样了。她们走过从前瑞德和享利大叔叔住过的亚特兰大饭店所在地，如今那高雅的建筑只剩下一个空架和部分焦黑的断垣残壁了。那些毗连铁路长达四分之一英里、存放着大量军需品的库房还没重建起来，它们那些长方形屋基在灰暗的天空下看来分外凄凉。由于两旁都没有了建筑物的墙壁，同时车库已经消失，因此火车道上的铁轨便显得赤裸裸地毫无遮掩了。这些废墟中有一个与别处没有什么区别的地方，还保留着查尔斯留给她的产业上的仓库遗址。享利叔叔已经替她付过去年的租金。过些时她得偿还这笔钱。这又是一件叫她烦恼的事。

她们拐了个弯走进桃树街时，她向五点镇望去，不禁大声惊叫起来，尽管佛兰克告诉过她城镇已被大火夷为平地，她也从没想到这样彻底的毁灭。在她心目中，她所热爱的那个城镇仍然处处是密集的建筑物和漂亮的房子。可是她现在看到的这条桃树街连一个旧的标志也没有了，它显得如此陌生，仿佛她从没见过似的。这条泥泞的大街，战时她曾驾车走过千百次的大街，围城时她低着头冒着在空中开花的炮弹慌慌张张奔跑过的大街，她在撤离那天紧张匆忙而痛苦的时刻最后告别的大街，如今竟是这样陌生，以致她伤心得要哭了。

尽管自从谢尔曼在大火中撤出这座城镇和联盟军回来那一年起，这里已陆续重建了许多新房子，可是五点镇周围依然有大片大片的空地，荒榛枯草中是一堆堆烧焦的断砖碎瓦，其中又有几幢房子的遗址是她能勉强辩认出来的，房子只剩下几截砖墙在暗淡的阳光里兀立着，没有玻璃的窗户张开大口，摇摇欲坠的烟囱显得分外孤单。她也偶尔高兴地看见一两家熟悉的店铺，那是在炮火中幸存下来并修复了的，其中那些耀眼的新红砖与灰色的旧墙形成强烈的对照。她从那些新店铺门面和新办公楼的窗口看到令人兴奋的旧相识的牌号，但更多的名字是不的熟悉的，尤其那成百上千的陌行医生、律师和棉花商的牌号。以前她在亚特兰大几乎认识每个人，而现在眼前出现了这么多陌生的名字，这使她感到丧气。当然，眼看着街道两旁新建筑物迎面而来，她也不能不为之振奋。

这些建筑物也是成百千的，有些还是三层楼房呢！到处都处在兴建新房子。她在大街上朝前望去，想要让自己的观念适应这新的亚特兰大，这时她耳边是一片欢快的锯子声和锒头声，眼前是一个又一个高耸的脚手架，人们扛着砖头在梯子上攀登。她朝前望去，望着这条自己那么喜爱的大街，眼睛不觉有点湿润了。她心想：“他们把你烧成灰烬了，他们把你夷为了平地，可是他们并没有把你打垮。他们打不垮你。你重获新生，变得像你过去那样雄伟，那样壮丽！"她顺着桃树街往前走。后面跟着蹒跚的嬷嬷。一路发现人行道上仍像战争紧张时期那么拥挤，这复苏的城镇周围仍然是那种仓皇喧扰的气氛，许久以前，她头一次拜访皮蒂姑妈来到这里时，这城镇曾使她极为兴奋，仿佛浑身血液都要歌唱似的，如今也像当时一样有那么多的车辆（只不过没有运送伤员的军车）在泥泞中挣扎，有那么多马匹和骡子拴在店铺木棚前面的拴马桩上。人行道上拥挤不堪，她所看到的面孔像头顶上的招牌一样，都是陌生的，都是些新人，许许多多容貌粗鲁的男人和穿着俗丽的女人。街上到处是游手好闲的黑人，有的斜靠着墙壁，有的坐在路边石上，像小孩天真地看马戏团游行的一样，好奇地观看着过往的车辆。

大街上一片乌黑。“尽是些刚放出来的自由黑鬼！"嬷嬷打鼻子里哼了一声。“他们一辈子都没有个体面样儿。还有那一脸的粗鲁相。"他们就是一副粗鲁相，思嘉也这样想，因为他们总是无礼地盯着她，不过她一看到那些穿蓝军服的大兵，便吓得把这些黑人忘记了。城里到处是北方佬士兵，有的骑着马，有的步行，有的坐在军车里，在街上闲档，从酒吧间出出进进。我永远也看不惯这些家伙，她握紧双拳，心里想。永远也不会！一面回过头去对嬷嬷说：“快说，嬷嬷，赶快离开这群家伙。"“等我踢开这些挡路的黑鬼再说，"嬷嬷大声回答道，一面用提包猛撞那个在她前面故意慢悠悠地磨蹭的黑人，使他不得不闪到一边去了。"我不喜欢这个城镇，思嘉小姐。这里北方佬和刚放出来的黑鬼太多了。"“那些不怎么拥挤的地方会好一些。只要我们过了五点镇，就不会这样了。"

她们择路越过那些放置在迪凯特街泥泞里的溜滑的垫脚石，然后继续顺桃树街往前走。这里行人比较稀疏了。她们到了韦斯利礼拜堂，这是１８６４年思嘉去找米德大夫那天停下来歇口气的地方，现在她注视着它，不由得鄙夷地冷冷一笑。嬷嬷的机警眼光带着猜疑和询问的神色搜索她，但她的好奇心没有获得满足。原来思嘉是在回想那天自己的恐惧心情，觉得太可笑了。那时她被北方佬吓坏了，被媚兰既将分娩的紧张状况吓坏了，简直是在心惊胆战地爬行埃现在想起来，她真不明白有什么必要那样害怕，就像孩子听到一声巨声那样害怕呢？而且那时她觉得，北方佬和大火，以及战争失败的结局，将是她可能碰到的最坏的事情。可它们同爱伦的死和杰拉尔德的精神恍惚比起来，同饥饿，同累断脊梁的劳动和面临不安全的活生生的梦魇比起来，是多么无关紧要的事啊！如今叫她在侵略军面前英勇无畏，那是很容易做到的，可是要面对塔拉被侵吞的危险却显得非常困难了。不，除了挨饿，她什么也不怕！

一辆轿式马车在桃树街迎面驶来，思嘉急切地站到路边石上瞧是否认识车上的人，因为皮蒂姑妈的住处离这里还有好几条街呢。马车路过身边，她和嬷嬷都凑近去细看，这时思嘉正准备露出一个微笑，可是当轿车窗口探出一个女人的头--一个戴着高贵的毛皮帽的红得耀眼的头时，她几乎失声喊叫起来。原来双方都认出来了，脸上都露出惊异的神情，思嘉更不由得后退了一步。这是贝尔.沃特琳！在她再次缩回头去之前，思嘉还瞧见她那两只因表示憎恶而张大的鼻孔。真奇怪，她首先看到的那张熟悉面孔竟然是贝尔的！

“是谁呀？"嬷嬷猜疑地问。"她认识你却不向你鞠躬。我可一辈子也没见过这样颜色的头发。就连在塔尔顿家也没见过。可好像—-嗯，我看是染过的！"“是染过，"思嘉不屑地回答了一声，加快了脚步。“你认识一个染了发的女人？我问你，她究竟是谁？"“她是一个坏女人，"思嘉简捷地回答说。"我向你保证，我并不认识她，你别问了。"“天哪，"嬷嬷轻轻叹了一口气，用满怀好奇的眼光望着那辆驶去的马车，呆呆地连下颚都快掉下来了。自从二十年前她同爱伦离开萨凡纳以来，还从没见过妓女，因此她很遗憾刚才没有仔细看个清楚。

“她穿得这么华丽，还有这么漂亮的一辆马车和一个车夫，"她喃喃地自言自语。"我不懂上帝安的什么心，让那些坏女人这样享福，而我们好人倒要饿肚子，打赤脚。"“很久以来上帝就不管我们了，"思嘉粗鲁地说。"可是你也不用对我说，母亲听我这种话会在坟墓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她理应觉得自己在社会地位和德行上高于贝尔，但是做不到。如果她的计划能顺利进行，她就会处于贝尔同样的地位并受到同一个男人的资助了。她尽管对自己的决定一点也不后悔，但这件事实质上还是使她感到难堪的。"我现在不去想它，"她心里对自己说，同时加快了脚步。

她们经过以前米德大夫住宅所在的那个地段，可是住宅只剩下两个石级和一条走道，上面什么都没有了。至于原来惠廷家所在的地方，如今已完全夷为平地，连那些屋基石和砖的烟囱也不见了，只有运走它们留下的车轮痕迹还依稀可辩。埃尔辛家的砖房仍兀立在那里，而且新盖了二楼层和一个新的屋顶，邦内尔家修补得很难看，上面用粗木板当瓦盖了个屋顶，看来是在设法掩饰那副破烂相，想尽量显得适合于居祝然而，这些房子的窗口没有一张面孔露出来，门廊里也看不见一个人，这倘使思嘉感到高兴些。她现在不想跟任何人谈话。皮蒂姑妈家的新石板屋顶和红色砖墙，终于在前面出现了，这时思嘉的心也怦怦地跳起来。上帝多么仁慈啊，竟没有让这所房子损毁得不可收拾！彼得大叔正从前院走出来，胳膊上挎着一只采购的篮子，他瞧见思嘉和嬷嬷一跟艰难地走过来，黝黑的脸庞上漾开了一丝爽朗又不敢轻信似的微笑。思嘉暗暗想道，"我要狠狠地吻这个老迈的黑傻瓜，我多么高兴看到他呀！”她随即快活地喊道：“彼得，快去把姑妈的眩晕药瓶子拿来，真的是我呀！"

当天晚上，皮蒂姑妈家的晚餐上摆着不少了的玉米粥和干碗豆。思嘉一面吃一面暗暗发誓，一旦她又有了钱，便决不让这两样东西出现在她的餐桌上。而且，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她也要再捞些钱，比交纳塔拉的税金还要多的钱。总之，有一天她会捞到许多钱，即使杀人也在的所不惜。在饭厅的暗淡灯光下，思嘉问皮蒂的经济状况怎样，她希望事情会出乎她的意料，查尔斯家能够借给她所需要的那笔钱。这个问题本来一点儿也不微妙，皮蒂正高兴有机会同一位亲戚谈话，对于提问题的这种方式并没有注意，她马上伤心地谈起自己所有的苦难来了。她连自己的农尝城里的财产和钱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只发现一切都失去了。至少享利兄弟是这样对她说的。他已经付不出她的地产税了。除了她现在住的这栋房子外，一切都已化为乌有，何况皮蒂还没有想到这所房子并不属她一人所有，而是与媚兰和思嘉的共同财产。享利兄弟仅仅能够交纳这所房子税金。他每月给一点点生活费。尽管要他的钱十分寒碜的。她也只好这样做了。

“享利兄弟说，他肩上的负担那么重，租税又那么高，他真不知怎样维持下去。不过，当然喽，他也许是在撒谎，而手头还有一大笔钱，只是不想多给我一点罢了。"思嘉知道享利叔叔说的不是谎话。这从他写给她的几封谈查尔斯财产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位老律师在顽强奋斗要保住房子和城里原先仓库所在的那平地产，好让韦德和思嘉在破产之后还剩有一点东西，思嘉知道他正在冒很大的牺牲替她维持这些税金。“当然，他没有什么钱了，"思嘉冷静地想。"好吧，把他和皮蒂姑妈从名单是划掉。现在除了瑞德，没有别的人了。我只好这么办。我必须这么办。不过，我现在用不着想它。………我得让她自己谈起瑞德，然后我再乘机提出叫她邀请他明天到这里来。"

她满面笑容地紧紧握住皮蒂姑妈那双胖乎乎的手。“好姑妈，"她说，"我们别再谈那些关于金钱什么的烦恼事了。让我们把这些事抛到脑后，谈些愉快的话题吧。你得告诉我每一桩关于老朋友们的新闻呀。梅里韦瑟太太怎么样了？还有梅贝尔呢？我听说梅贝尔的小克留尔安全返家了。可是埃尔辛家和米德大夫夫妇呢？“皮蒂帕特一转换话题就开颜了，她那张娃娃脸已不再在泪痕下伤心地抽搐。她一桩桩地报道老邻居的近况，他们在干什么、吃什么、穿什么、想什么。她用惊异的声调告诉思嘉，在雷内.卡德从战场上回来之前，梅里韦瑟太太和梅贝尔怎样靠做馅饼卖给北方佬大兵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想想那光景吧！有时候几十个北方佬站在梅里韦瑟家的后院里，等着母女俩把馅饼烤出来。现在雷内回来了，他每天赶着一辆旧货车到北方佬军营去卖蛋糕、馅和小面包。梅里韦瑟太太说，等到她再多赚点钱，她就要在城里开个面包铺。皮蒂并不想批评这种事，不过毕竟--至少她自己，皮蒂说，她是宁愿挨饿也不会跟北方佬做这种买卖的。她特别注意每次碰到大兵都要给他蔑神的脸色，并且走到街道的另一边去，以此来表示最大的蔑视，尽管这样做在雨天是很不方便的。思嘉看出，对于皮蒂特小姐来说，只要能表示对联盟政府的忠诚，无论什么样的牺牲，就算是两天弄脏一双鞋，都不是过分的。

米德大夫夫妇的房屋是在北方佬放火烧城时毁掉的，后来费尔和达西相继牺牲，他们便既无钱也无心思来重建了。米德太太说她再也不想建立家庭，因为没有儿孙住在一起还算个什么家呢。他们感到十分孤独，只得去和埃尔辛一家住在一起，后者总算把自己房子的损坏地方修复了。惠廷夫妇也在那里占有一个房间，如果邦内尔太太能幸运地把自己的房子租给一个北方佬军官和他一家去住，那么她也有意要搬进去。“可是，他们这么多人怎么挤得下呀？"思嘉大声问。"有埃尔辛太太，有范妮，还有休--"埃尔辛太太和范妮住在厅里，休住在阁楼上，"皮蒂解释说，她是了解所有朋友们的家务安排的。"亲爱的，我本不想告诉你这些事，可是--埃尔辛太太称他们为'房客'，可是，"皮蒂压低声音，"他们真是地地道道的寄宿者埃埃尔辛太太就是在开旅店嘛！你说可怕不可怕？"

“我想这是了不起的。"思嘉冷冷地说，"我倒宁愿去年在塔拉有这样一批房客，而不是免费寄宿。要是这样，我们现在也不会这样穷了。"“思嘉，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你母亲在坟墓里连想起要向在塔拉接待的亲友们收费，也会感到不安的！当然，埃尔辛太太这样做也纯粹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单靠她揽点缝纫活，范妮画瓷器，休叫卖柴火，是维持不了生活的。想想看吧，小小的休竟卖起柴火来了！而他原来是一心要当个出色的律师的。眼看着我们的孩子竟落到这个地步，我真想哭呢。"思嘉想起塔拉像铜钱般闪耀的天空下那一行行的棉花和她弓着身子侍弄它们时那种腰酸背痛的感觉。她想起自己用一双毫无经验的、满是血泡的手扶着犁把时的滋味。她觉得休.埃尔辛也并不是特别值得同情的。皮蒂是个多么天真的老傻瓜呀，而且，尽管是一片废墟，她还过得真不错呢！

“要是他不高兴卖柴火，干吗不当律师呢？难道在亚特兰大就不需要律师了吗？““啊，亲爱的，不是这样！律师的事还多着呢。这些日子，实际上每个人都在控告别人。由于什么都烧光了，界线也消失了，谁也说不清自己的地界在哪里。因为大家都没有钱了。所以你要打官司也打不起。因此休只好一心一意卖自己的柴火。……啊，我差点忘了！我写信告诉了你了吗？范妮.埃尔辛明天晚上要结婚了。当然，你应该参加婚礼。埃尔辛太太只要知道你到了城里，一定很欢迎你去。我真希望你除了这身穿着还另外有件衣服。并不是说这一件不好看，亲爱的，可是--嗯，它显得有点旧了。啊，你有件漂亮的长袍？我真高兴，这将是亚特兰大沦陷以来头一次举行的真正的婚礼呢。婚礼上将有蛋糕，有酒，然后是舞会，尽管我不明白埃尔辛家怎么花得起，因为他们本来是够穷的。"“范妮嫁给谁呀？我想达拉斯.麦克卢尔在葛底堡牺牲之后--"\_

“乖乖，你不应该批评范妮。不是每个人都像你对查尔斯那样忠于死者呀。让我想想，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总是记不住名字--也许叫汤姆什么的。我和他母亲很熟，曾经一起上过拉格兰奇女子学院。她姓托姆林森，是拉格兰奇人，而她母亲是--让我想想。……姓珀金斯，珀金斯？珀金森！对了。斯巴达人。门第很好，可还是一样--嗯，我知道本来不该说的，可不明白范妮怎么愿意去嫁给他的！"“他喝酒？还是--"“不，亲爱的。他的个性完美无缺，不过你瞧，他下身受了伤，被一颗开花弹打的，打坏了两腿--把它们--把它们，唉，我很讨厌用那个字眼，总之他只能叉开两腿走路了。因此他行走起来非常难看--嗯，可真不体面呢。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嫁给他。"

“姑娘们总得嫁人嘛！"“说真的，那倒不一定。"皮蒂皱皱眉头，表示异议。“我就从没想过。”“你看，亲爱的，我不是说你呀！谁都知道你多么惹人爱慕，而且至今还是这样。要不，老法官卡尔顿还常常向你飞媚眼呢，以致我--"“唔，思嘉，别说了！那个老傻瓜！"皮蒂格格地笑着，情绪又好起来。"不过，无论怎么说，范妮是那样可爱，她本该嫁一个更好的人，而且我就不信她真的爱上这个汤什姆什么的。我不信她忘了达拉斯.麦克卢尔。不过她跟你不一样，亲爱的，你对心爱的查理至今忠贞不渝，要是你想再嫁，可能又嫁过多次了。媚兰和我时常谈起你为查理守节多么坚贞，虽然别人在背地里议论你，说你简直是个没心肝的风流女子。"思嘉对于这种不高明的恭维漠然置之，只一心要诱导皮蒂从一个朋友谈到另一个朋友，而且始终迫不及待地将谈话绕到瑞德身上。她决不会直截了当问起他的，何况自己刚到这里。而且那样做可能会引起老太太琢磨一些最好不去触动的想法。要是瑞德拒绝娶她，不愁没有机会惹起皮蒂对她的猜疑呢！

皮蒂姑妈很高兴喋喋不休地说下去，就像一个孩子好不容易获得了自己的听众似的。她说在亚特兰大，因为共和党人做了许多缺德事，目前的局面是可怕的。况且这一趋势没有尽头，其中最糟糕的是他们向穷黑人头脑里灌输思想的那种方式。“亲爱的，他们要让黑人投票选举呢！你说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谬的事吗？尽管--我不明白--反正我这样想，彼得大叔比任何一个共和党人都更加清醒，也更有礼貌，不过，当然喽，像彼得大叔这样有教养的人是不会参加选举的。可是，光这种想法本身就把黑人搞得简直昏昏然了。何况他们中间有些人是那么粗野无礼。天黑以后你在大街上走路是有生命危险的，甚至大白天他们也会把姑娘们推掇到路边的泥洼里去。而且，如果有位绅士胆敢表示抗议，他们就逮捕他，以致--亲爱的，我告诉过你没有？巴特船长已经进监狱了。"”瑞德.巴特勒？“

即使是这么个消息，思嘉也要感激不尽，因为皮蒂使她无需亲自提到巴特勒的名字就谈起他来了。“是的，千真万确！"皮蒂已兴奋得两颊发红，腰也挺得笔直了。"他就是因为杀了一个黑人立即被抓起来的。说不定要判处绞刑呢！想想吧，巴特勒船长要被判处绞刑！"思嘉顿时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喘不过起来了，只是呆呆地盯着这位胖老太太，老太太却因自己讲的事产生了效果而洋洋自得。

“他们还没有找到充分的证据，不过的确有人杀了这个侮辱白人妇女的黑鬼。北方佬感到十分恼火，因为最近有那么多气势汹汹的黑人被杀了。他们在巴特勒船长身上找不到任何证据，可是正如--米德大夫说的，他们总得搞出一个样板。大夫认为如果他们真把他绞死，也是北方佬的第一桩大好事，不过那样一来，我就想不通。……想想看，巴特勒船长上星期还到过里，给我带来了一只怪可爱的鹌鹑当礼物呢。他还问起你，说他担心围城期间得罪过你，你大概永远也不会原谅他的。"

“他得在监狱里呆多久？"“谁知道呢。也许一直要关到执行绞刑那天吧。不过，也可能他们最终落实不了他的杀人证据。当然喽，对于北方佬来说，只要能抓住一个人判绞刑就行了。至于究竟谁有罪谁没罪，那是用不着操心的。他们愤怒极了"--皮蒂神秘地压低声音--"至于那个三Ｋ党，在你们乡下也有吧？亲爱的，我相信一定有的，只不过艾希礼不会把这种事告诉你们姑娘家罢了。三Ｋ党人是不许谈这个的，他们在晚上装扮得像魔鬼似的，骑着马四处转悠，寻找偷钱的提包党人和盛气凌人的黑鬼。有时三Ｋ党只吓唬吓唬他们。警告他们快离开亚特兰大，可是如果他们不服从就动手用鞭子抽，并且，"皮蒂悄悄地说，"有时把他们杀掉，扔到很容易发现的地方，上面还着三Ｋ党的名片呢。……所以北方佬非常气恼，想来个杀一儆百。……不过休.埃尔辛告诉我，他认为他们不至于绞死巴特勒船长，因为北方佬觉得他知道那笔钱的下落，只是不说罢了。他们正想办法让他说出来。"“那笔钱？"

“你还不知道吗？我不是写信告诉你了吗？亲爱的，你是给埋在塔拉了，不是吗，巴勒特船长回来时城里简直都轰动了，他驾着漂亮的马车，口袋里装满了钞票，可我们大家正愁着下顿饭没米下锅呢！这真叫每个人都气炸了，一个惯常说联盟政府脏话的老投机商竟有这么多的钱，而我们大家都穷得要命。每个人都急切地要知道他是怎样赚这--么多钱的，可是谁也没勇气去问他--就我敢问，而他只笑着说：'不是老老实实挣的，你放心好了。'你看要从他嘴里掏点正经的东西多不容易呀！"“不过，当然啦，他的钱是跑封锁线捞到的--"“当然，是这样，宝贝，有一部分是的。不过，跟他实实在在拥有的那笔钱比起来，这只是缸里的一滴水。每个人，包括北方佬在内，都相信他找到了藏在某个地方，属于联盟政府所有的成百万的金元。"

“成百万的--金元？““嗯，宝贝，你说我们联盟政府的黄金到哪里去了呢？到了某些人的手里，而巴特勒可能就是这某些人中的一个。北方佬以为是戴维斯总统离开里士满时携带着这批金元，但等他们逮捕这个穷老头子时，才发现他原来身无分文。战争结束时国库是没有钱的，所以大家认为是有些跑封锁线的商人拿到了这笔钱，他们现在闭口不谈了。"“成百万的--金元？可怎么-—"

“巴特勒船长不是给联盟政府运过好几千包棉花到英国和纳索去卖了吗？"皮蒂得意地说。"不只是他自己的棉花，还有政府的棉花呢！而且你知道，战时把棉花运进英国是怎么回事。你要价多少就是多少呀！他是一个为政府办事的自由经纪人，为的是卖出棉花，然后用这笔钱给我们买进军火。好，当封锁线愈来愈紧缩时，他就没法把军火运进来了。这时他当然不可能将全部棉花用于军火，于是便有了成百万的钱由巴特勒和其他跑封锁线的商人存在英国银行里，等候放松封锁时再使用。而且很难说他们存钱时是用的联盟政府的名义。他们把钱存在自己名下，而且至今还在那里呢。……自从宣布投降以来，人人都在议论和狠狠批评那帮跑封锁线的家伙，而北方佬以杀害黑人的罪名逮捕巴特勒船长时，一定已经听到这种传闻，因为他们已经在逼迫他将钱的下落告诉他们了。你看，我们联盟政府的全部资金现在通通归北方佬所有了--至少北方佬是这样想的。可是巴特勒船长声称他什么也不知道。……米德大夫说他们还是应当把他绞死，只不过绞刑太便宜这个窃贼和投机商了--亲爱的，你怎么了，怎么这副样子！你有点头晕？我谈这些叫你厌烦吗？我知道他曾经是你的一位求爱者，可是我以为你早已把他忘到一边了呢。就人品而论，我从没喜欢过他，这么个无赖汉--"

“他不能算是你的朋友，"思嘉认真地说。"围城期间，你到梅肯去了以后，我跟他吵了一架，可如今他在哪里？"“就在那边公共广场附近的消防站呢！"“在消防站？“皮蒂姑妈格格地笑起来。“是呀，他关在消防站。现在北方佬把那里当作一间军事监狱了。北方佬驻扎在广场市政厅周围的营房里，而消防站就在附近街上。所以巴特勒也关在那里，我说，思嘉，昨天我听到关于巴特勒船长的一桩最有趣的事。我忘记了是谁跟我讲的。你知道他这个人总是那么爱修饰--一个地地道道的花花公子--而他们把拘留在消防站里，不让他洗澡，他坚持一定要每天洗一次澡，最后他们只好把他从那个面对广场的小间里放出来，广场上有个长长饮马槽，所有人都在同一盆水里洗澡呢。他们告诉他可以在那里洗，他说，不，说他宁肯保留自己南方人的污垢，而决不沾上北方佬的污垢--"

思嘉见她兴致致勃勃，喋喋不休地唠叨，可是她一句话也没听进去。她心里只有两个念头：瑞德拥有比她所想像的多得多的钱，他现在蹲在监狱里。他关在监狱里并且可能被判处绞刑这一点多少改变了事情的面貌，事实上是使事情显得稍稍明朗了一些。她没去想到瑞德要被判处绞刑。她对钱的需要太迫切，太紧急，以致没有功夫去为他的最终命运操心了。此外，她也部分同意米德大夫的意见，判绞刑太便宜他了。对于一个男人，不惜在两军对垒之际，深更半夜把一个女人扔下不管，只是为了投入一桩早已失败的事业而战斗，这样的人被绞死是活该的。……要是在他蹲监狱时她能设法跟他结婚，要是他随后被处决，那么，那成百万的金元就都是她的，都是她一个人的了。要是不能结婚呢，那么，或者她只要答应在他获释后嫁给他，或者答应--啊，管它什么都行！--她便能从他那里拿到一笔贷款。再说，如果他们把他绞死，她就永远不用偿还了。

一想北方佬政府的好意干预下她要成为寡妇，她的想像力便顿时燃烧起来，成百万的金元呢！她能够把塔拉修复好，雇些工人种植许多英亩的棉花。她能购买许多漂亮衣服，能吃想吃的一切，还有苏伦和卡琳也是这样。韦德会有足够的营养品反他那瘦弱的身子吃得胖胖的，衣服穿得暖暖的，还要雇家庭教师，以后上大学。……再不会光着脚长大成人，成为一个像山区穷汉那样的笨蛋。那时也能雇一位医生照料爸爸了。至于艾希礼--她还有什么不能替他做呢？皮蒂姑妈的独脚戏突然中断了，这时她用探询的口气说：“怎么啦，思嘉？”思嘉猛地从梦想中醒过来，看见嬷嬷站在门道里，两手藏在围裙底下，眼里流露着机警逼人的神色她不知道嬷嬷站在那里多久了，听到和观察到多少东西。从她那双老眼里的光辉看来，说不定一切明白了呢。“思嘉姑娘好像是累了。我说她最好去睡吧。"

“我有点累了。"思嘉说，一面站起身来，用孩子般无可奈何的表情望着嬷嬷的眼睛，"我恐怕还受了点凉呢。皮蒂姑妈，万一我明天要躺着休息一天，不跟你去探望邻居，你不会介意吧？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看望他们，尤其想去参加明晚范妮的婚礼。但如果我的感冒加重，就不能去了。躺着休息，一天便是给我的最好不过的治疗了。"嬷嬷摸了摸思嘉的手，看了看她的脸色，显得有点着急。她准是神色不怎么好。她昂奋的思绪突然低落下去，她的脸色苍白，身子微微颤抖。“你的两手冷冰冰的，乖乖，你快去躺下，我给你熬点黄樟茶，烧块热砖拿来，好让你发发汗。"

“我多么大意呀，"胖老太太嚷道，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拍拍思嘉的肩膀，"我一直唠叨个没完，根本没管你。宝贝，明天你一天躺着休息，我陪你闲聊--啊，亲爱的，不行！我不能陪你了。我已答应明天去陪邦内尔太太呢。她在患流行性感冒，她家的厨子也病倒了。嬷嬷，我真高兴你能在这里。明天早上你得同我一起过去，给我帮忙呀。"嬷嬷催促思嘉爬上黑暗的楼梯，一面喃喃地抱怨手凉啦，衣服太单薄啦，等等，这时思嘉倒显得温顺和心满意足了。要是她能够进而消除嬷嬷的猜疑并让她明天不呆在家里，那就太好了。那时她就能到北方佬监狱里去探望瑞德了。她在爬楼梯时隐约听到隆隆的雷声，于是她站在那熟悉的楼顶走廊上思量着这声音多么像围城期间的炮声。她浑身颤抖。从那以后，她总是一听到雷声便连想起大炮和战争来了。

第三十四章

第二天清晨，太阳断断续续地照耀着，狂风驱赶乌云飞速地掠过它的面孔，刮得窗玻璃发出嘎嘎的响声，在房屋周围隐隐地呼喊着。思嘉念了一句简短的祈祷。感谢头天晚上的雨已经停了，因为她曾躲在床上听着雨哗哗地下个不停，心想这样下去她的开鹅绒新衣服和新帽子就全完了。如今她能偶尔看见太阳在短暂地露用了，她的兴致便飞扬起来。她在床上几乎躺不住了，也没法再装出困倦的样子和发出抱怨的叫声，一心等待皮蒂姑妈，嬷嬷和彼得大叔出门到邦内太太家去。终于，大门砰的一声关了，剩下她一个留在家里，另外只有厨娘在厨房里唱歌，这时她从床上一跃而起，赶快把衣橱挂钩上的新衣裳取下来。

经过一夜休息，她又觉得头脑清醒、精力充沛了，于是她开始从内心深处汲取勇气。看来她还得同一个男人--同任何一个男人--在智力上进行一声无情的搏斗。这使得她大受鼓舞，而且经历了期以来的无数挫折和斗争，她懂得自己终于遇到了一个毫不含糊、而她能够凭自己的努力予以打翻的敌手，想到这里她颇有洋洋得意之感。

没有人帮忙穿衣裳，这确是一件难事，但最终还是完成了，接着她戴上那顶装有华丽的羽饰的帽子，跑到皮蒂姑妈房里，在穿衣镜前装扮起来，她看上去多么漂亮啊！那几支公鸡毛赋予她一种俏皮的神气，而暗绿天鹅绒帽子更使她的眼睛分外增辉，几乎成了翡翠色了。而且衣裳也是无比出色的。显得那么富丽、大方，可又十高雅！能够再次穿上一件称心的衣裳，真是妙不可言了！看到自己显得美丽动人，这是令人愉快的，她不禁俯身向前去亲吻镜子里的映像，但立即又自嘲太傻气了。她拿起爱伦的那条羊毛披肩围在自己身上，可是它那些暗淡了的方块的颜色与苔绿色的衣裳极不协调，这反而使她显得有点寒酸了。她把皮蒂姑妈的衣橱打开，取下一件宽幅绒布的外套，一件皮蒂姑妈只在礼拜日才穿的薄薄的秋大衣，把它穿在身上。她把从塔拉带来的那副钻石耳环利落地穿进自己那两只穿过耳朵眼的耳垂上，然后把晃晃头观看效果。耳环发出愉快的丁当声，令人听着非常满意，以致她想同瑞德在一起时一定要记住常常摇头才好。跳跃着的耳环总是能吸引男人并给予一个姑娘天真活泼的神气的。

多寒碜，皮蒂姑妈除了她那双胖手上戴的手套以外便没有别的手套了！女人不戴手套就难以叫人觉得是位上流社会的太太，可是思嘉自从离开亚特兰大以来就没有过。在塔拉的期艰苦岁月中，她的手被磨得粗糙乃至很难说是秀丽的了。好吧，这已经是无法弥补的事。她想用皮蒂姑妈那个海豹皮手筒，好将自己的手戴在里面。思嘉觉得这样一来她那身雅致的打扮就算完美无缺了。现在谁见了她也不会疑心她正负荷着贫穷和匮乏的重担了吧？最重要的是不要让瑞德产生疑心，决不能叫他想她这次来访可能别有所图，而不是出于对他的好感。她踮着脚尖走下楼梯，走出屋外，此时厨娘还在厨房里随意叫嚷着呢。她沿着贝克街匆匆向前走，避免邻居们所有注视的眼光，接着在艾维街一所烧毁了的房子前面的候车处坐下，等待有马车或货车经过时请人家让她搭乘一程，太阳在匆匆飞渡的云朵后面时隐时现，以一种变幻莫测的光辉照辉着大街，毫无暖意的寒风却吹拂着内裤腿下的饰边，这使她觉得天气比原先设想的冷多了，便把皮蒂姑妈的那件薄外套紧裹着身子，但仍禁不住瑟瑟发抖。正当她准备步行穿过城镇到北方佬营地去时，一辆破旧的货车来了，车上有个老太婆，嘴唇上满是鼻烟潭，那张久经风霜的脸躲在一顶皱巴巴的太阳帽底下，她赶着一匹慢悠悠的老骡子，她是朝市政厅方向去的。但经过思嘉恳求才无可奈何地答应带她一程。不过显然，那衣裳、帽子和皮毛手筒并没有赢得老太婆对她的好感。

“她还以为我是个贱货呢，"思嘉心想。"不过也许她竟猜对了！"她们终于到了广场，看得见市政厅的圆屋顶了。她向老太婆道谢，爬下货车，眼看着这个老太婆驾车走了。她仔细环顾四周，发现没有人注意她，便使劲捏了捏两颊，让面颊泛起红晕，又紧咬嘴唇，直到嘴唇痛得涨红了，她整了整头上的帽子，将头发往后抿得整整齐齐，然后环顾广常那幢两屋楼的红砖市政厅是城镇被焚毁时幸存下来的，它在灰蒙蒙的天宇下显得荒凉而又凌乱。它的四周，在以这一建筑物为中心的广场上，遍布着一排排溅满泥污的军营棚屋。北方士兵在到处溜达。思嘉心怀疑惧地看着他们，原先的勇气有点动摇了。她怎么在这座敌人军营中去寻找瑞德呢？她朝大街前边的消防站望去，发现那些宽阔的拱门都紧紧闭着并且扣上了笨重的铁杠。有两个哨兵分别在房子的两旁来回走动。瑞德就在那里面，可是她该对那些北方佬怎么说呢？

他们又会怎样回答她呢？她两肩向后一靠，挺起胸来。既然她有胆量杀死一个北方佬，她就不应该连对另一个北方佬说话的胆怯啊！她小翼翼踩着街上泥泞中那些垫脚石朝前走去，直到一个因为怕冷而把外套扣子全部扣上的哨兵把她拦祝"怎么回事，太太？"他带有中西部口音，但还是客客气气的。“我想到里面去看一个人--他是个犯人。"“这个嘛，恐怕不行，"哨兵说，一边摸摸头。"这里对于探监规定可严格呢，而且--"他说到这时便打住了，一面机警地注视着思嘉。"怎么，太太，你别哭呀！你到那边总部去问问那些当官的。我敢保证他们会让你去看他的。"思嘉本来不想哭，这时便朝他笑了。他回过头来对另一个正在缓缓踱步的哨兵喊道：“喂，比尔，你来一下。"

后一个哨兵是个大块头，穿着一件蓝上衣，只露出一脸令人厌恶的黑络腮胡。他踩着泥泞向他们走来。“你带这位太太到总部去。”思嘉向他道谢，然后跟着哨兵走了。“请当心，别在这些垫脚石上扭伤了脚，"哨兵说着，搀着她的胳臂。"你最好把衣裳撩起一点，免得溅上污泥。"从络腮胡中发出的声音带有浓重的鼻音，但也是温和愉快的。他搀扶着她的手显得既坚定又有礼貌。怎么，北方佬并不全是坏人嘛！

“这么大冷天，一位太太出门可不容易呀，"她的这位"扈从"温情地说，"你走了很远一段路吧？"“唔，是的，从城镇对面一直走过来的呢！"她答道，由于哨兵说话的气使她感觉暖和起来。“这天气可不适于让太太们外出的呀，”哨兵似乎带点责备地说，"很容易感冒埃喏，这就是哨兵指挥部，太太--你有什么事？"“这房子--这房子就是你们的总部？"思嘉抬头注视着这所可爱的面对广场的老住宅，几乎要哭了。战争年代她参加过在这里举行的多少晚会埃它本来是个那么令人愉快美丽的地方，可如今--屋顶上飘扬着一面合众国的旗帜。“怎么啦？”

“没什么--只不过--只不过我从前认识住在这里的人。"“唔，那可太叫人扫兴了。我猜想现在连他们自己看见了认不出来了，因为里面实在已经损毁得不成样子。好，你进去吧，太太，去找队长。"她走上台阶，一路抚摩着那些损坏的白栏杆，然后推开前门，大厅阴暗而寒冷，像个地下墓穴似的。一个冻得瑟瑟发抖的哨兵倚在那扇紧闭的双开门上，在过去兴旺的时候这里原是饭厅。“我要见队长，"她说。他把门拉开，让她进去，此时她的心脏紧张地跳着，她的脸颊因感到窘迫和激动而涨得通红。房子里一股闭塞沉闷的气息，混杂着烟火、烟叶、皮革、发潮的毛料制服和汗臭的身躯的气味，她的看到破碎壁纸的光裸的墙壁，一排排挂在铁钉上的蓝军服和皱巴巴的帽子，一堆咝咝响的柴火，一张放满了文件的长桌和一群穿铜钮扣蓝制服的军官。

她吞了一口气，觉得自己能说出话来了。她可能让这些北方佬知道她害怕呀。她一定要在他们面前显露出她最漂亮最大方的本相。“谁是队长？”“我是队长，"一个敞开紧身上衣的胖子回答说。“我要看个犯人，他叫瑞德.巴特勒船长。"“又是巴特勒！此人可真是交际广泛，"队长笑着说，从嘴上摘下一支咬碎了的雪茄。"你是亲属，太太？"“是的--是--他的妹妹。"他又笑起来。“他的姐妹可真多呀，昨天还刚来过一个呢！"

思嘉脸红了。同瑞德.巴特勒厮混的一个贱货，很可能就是那个叫沃特琳的女人。而这些北方佬却把她当作又一个那样的人了。这是不能容忍的。即算是为了塔拉的命运，她也决不能再地这里逗留哪怕一分钟来蒙受这样的耻辱了。她转身向门口走去恼怒地去抓住门把手，这时另一个军官很快来到她身旁。他是个刚刮过脸、眼神显得愉快而和气的青年人。“等一等，太太，你在火炉边暖的地方坐坐好吗？我去试试给你想点办法。你叫什么名字？昨天的那位--女士，他可是拒绝会见她呢。"她在挪过来的椅子坐下，瞪着眼睛看着显得很尴尬的胖队长，报了自己名字。机灵的青年军官匆匆穿上外套出去了，其余的人都挪到桌子的另一边，在那里低志谈论和翻动公文。她乐得把双脚伸到火炉边取暖。这时才发现脚已冻得多么厉害，她想起如果事先在那只便鞋脚跟的洞里塞进一块硬纸片，那该多么好呀。不一会儿，门外传来一阵低声细语，她听见瑞德的笑声。门一打开，随着一股冷风冲进房里，瑞德出现了，他没戴帽子，只随便披上了一个披肩。他显得很脏，没有刮脸，也没系领结。但看起来情绪还挺不错，一见思嘉便眨着那双黑眼睛笑开了。

“思嘉！”他拉起她的双手，并像以往那样热烈、充满激情地紧紧握住不放。在她还没意识到他的用意时，他已经低直头吻她的两颊，那髭须刺得她痒痒的了。他感到她的身子在惊惶中回避他，但他紧紧抱住她的双肩说：“我的乖妹妹！"接着便列开大嘴笑嘻嘻地瞧着她，似乎在欣赏她无法抗拒他的爱抚时的窘相，她也只好对他这种强占便宜的手段报以笑声了。真是十足的流氓！监狱也没能改变他一丝一毫。胖队长边吸雪茄边对那个快活的军官嘀咕着什么。“太不合乎规定了。他应当在消防站会面。你是知道规定的。"“唔，算了吧，享利！在那边仓库里这位太太会冻僵的。"

“唔，好了，好了，那是你的责任。”“我向你保证，先生们，"瑞德朝他们转过身去，但仍然紧紧抱住思嘉的双肩，”我妹妹并没有带锯子和锉刀来帮助我逃跑！"他们都笑了，就在这时思嘉迅速地环顾了下四周。天哪，难道她能当着六个北方佬军官的面同瑞德说话吗？难道他竟是个那样危险的罪犯，需要他们随时随地牢牢看守着他？那个好心的军官看见她焦急的眼神，便将一扇门推开，同两个一见他进去便站起来的列兵低声说了几句什么，他们随即拿起步枪向门厅走去，并随手把门带上了。“要是你们愿意，就坐在这间整洁的屋里谈吧，"年轻的队长说。"可是别想从那扇门逃出去！哨兵就在外面。"“思嘉，你看我就是这么个危险人物，"瑞德说。“谢谢你，队长，你这样做真是太开恩了。"

他随随便便鞠了一躬，拉着思嘉的胳臂让她站起来，把她推进那个昏暗而整齐的房间，过后她再也想不起那个房间是什么样子，只记得房间又小又暗，也不怎么暖和，剥落的墙壁的钉着手写的文件，还有带牛皮坐垫的椅子，坐垫上还带毛呢。巴特勒把门关上，急忙向她走来，俯身看着她。她懂得他的意图，便连忙把头扭开，但是从眼角挑逗地朝他一笑。“难道现在还不能真正吻你？”

“吻前额，像个好哥哥那样，"她故作正经地回答说。“不，谢谢你。我期待得到更好的东西。"他的眼光搜索着她的嘴唇，并在她的嘴唇上停留了片刻。"不过你能来看我，这就好极了，思嘉！自从我入狱以后，你还是头一个来看我的正经人，而且监狱生活是很叫人珍重朋友的--。你什么时候到城里来的？"“昨天下午。”“于是今天你一早就跑出来了？哎哟哟，亲爱的，你真太好了。"他微笑着俯视她，这一真诚愉快的表情是她以前从没在他脸上看见过的。思嘉内心激动地微笑着，垂下头来，似乎觉得不好意思。“当然了，我立即出来了，皮蒂姑妈昨晚跟我说起你的情况，我就--我简直一夜都没睡着，总是在想这太糟糕了。瑞德，我心里难过极了！"

“怎么，思嘉！“他的声调很温柔，但有点震颤。她抬走头来注视着他黝黑的脸，却没有看到丝毫令人困惑的迹像，也就是她所十分熟悉的那种嘲弄的神色。在他咄咄逼人的目光下，她的眼光带着真正的困惑又一次垂下来。看来事情进行得比她希望的还要好。“能再一次看见你并听到你说这样的话。这监狱也就不算白蹲了。当他们通报你的名子时，我真的不相信自己和耳朵呢。你瞧，那天晚上我在拉夫雷迪附近大路上出于义愤得罪了你，从那以后，我从没打算你还会宽恕我。但是，我可以把你这次来看我看作你对我的原谅吗？"她感到怒火在快速上升。即使迟至今日，但她一想起那天晚上就气愤极了。不过她还是强将怒火压下去，把头一扬，那双耳环也叮叮地跳跃起来。“不，我没有宽恕你。"她撅着小嘴说。

“又一个希望也破灭了。在我把自己奉献给国家，光着脚在弗兰克林雪里战斗，并且作为对这一切劳苦的报酬而得了一场你闻所未闻的严重的痢疾的之后，又一个希望破灭了！”“我不要听你的那些--艰苦，"她说，仍旧撅着小嘴，但从她那对向上翘的眼角给了他一个微笑。"我还是觉得那天晚上你太狠心了。从没想过要宽恕你。在一种什么意外事故都可能遇到的情况下，你竟然就把我孤零零的抛下不管！"“可是你并没遇到什么意外呀！所以，你看，我对你的信心已经证明是不错的了。我料定你准能平平安安回到家里，也料定你一路上决不会碰到北方佬的！"“瑞德，你怎么在居然做出这样的傻事来--竟然在最后一分钟入伍，那时你明明知道我们就要完蛋了？而且你毕竟说过只有白痴才会自己站出来当枪靶子的呀！"“思嘉，宽恕我吧！我每回想到这一点就羞愧得无地自容呢。"

“好，你已经懂得为你对待我的那种方式感到惭愧，我很高兴。"“你想错了。我遗憾地告诉你，我的良心并没有因为丢下你而感到内疚。至于入伍的事--那时我想的是穿上高统靴和白麻布军装以及佩带两支决斗用的手枪参加军队。等到了靴子穿破了，也没有外套和任何食物可以吃的时候，在雪地里行军挨冻。……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竟没有开小差，那的确是一种最单纯的疯狂行动，是一个人的血性使然，南方人永远也忍受不了一桩事业的失败。不过请不要管我的什么理由了。只要得到了宽恕就够了。"“你没有得到宽耍我觉得你是只猎犬。"不过她最后这个字眼时带有爱抚的口气，听起来像是在说"宝贝儿"了。

“别撒谎，你已经宽恕我了。一个年轻的太太，如果仅出于慈悲心肠，是不敢闯过北方佬岗哨来看一个犯人的，何况还整整齐平地穿着天鹅长袍、戴羽饰软帽和海豹皮手筒呢。思嘉，你显得多美丽呀！感谢上帝，你总算没穿着破衣衫或者丧服到这里来！我对那些穿得又丑又旧和永远带着黑纱的女人腻烦透了。看来你日子过得不错埃转过身去，亲爱的，让我好好看看。"他果然注意到她的衣裳了。他理应看重这些东西，否则就不是瑞德了。她不禁兴奋地笑起来，机警地连连旋转起来，同时两臂张开，裙高高飘起，露出带饰带的裤腿。他那双黑眼睛贪婪地从头到脚品味着她，这眼光遍身搜索着生怕稍有遗漏，这种厚颜无耻的赤裸裸的目光常常使她浑身起鸡皮疙瘩，难受极了。“你看上去非常精神，非常非常整洁。简直叫人馋涎欲滴呢！要不是因为外面有北方佬--不过亲爱的，你十分安全。坐下吧。我不会趁机占你的便宜。像上次见到你时那样。"他露出假装悔恨的表情摸摸自己的脸颊。"老实说，思嘉，你不觉得那天晚上你有点自私吗？想想我为你做的一切，冒着生命危险--偷来一匹马--而且是那么好的一匹马呀！然后冲上前去保卫我们光荣的事业！可是所有这些辛苦给我换来什么呢？是一些恶言恶语和非常凶狠的一记耳光。"

她坐下来。谈话并没有完全朝着她所希望的方向进行。他刚一看见她时曾显得那么兴奋，对她的到来那么真诚地欢迎。他几乎真像个有良心的好人，而不是她所熟悉的乖戾的坏蛋。“难道你的辛苦一定要得到报酬吗？”“噢，那当然喽！你要知道，我就是个自私自利的怪物。我每付出一点代价，总是期望得到报酬的。"这话使她感到一股凉意贯透全身。不过她还是振作起精神，又一次将耳环摇得叮叮地响起来。“唔，你其实并不怎么坏，瑞德。你只是喜欢夸耀罢了。"

“嘿，你倒真的变了！"他笑着说。"你怎么变成基督徒了？我通过皮蒂帕特小姐追踪你，可是她没有告诉我你变得富有女性的瘟柔了。谈谈你自己吧，思嘉，我们分手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被他激起来的旧恨宿怨此时还在她心中起了作用，因此她很想说些刻薄话。但她还是装出满脸笑容，一副逗人怜爱的模样。他拉了把椅子过来紧靠她身旁坐下，她也就凑过去，装着漫不经心地把一只手轻轻地搁在他的臂膀上。“唔，谢谢你，我过得还挺不错，现在塔拉一切都好起来了，当然，在谢尔曼经过这里之后过了一段艰苦日子，不过他毕竟没有把房子烧毁，而黑人们把牲口赶到沼泽地，大部分保全下来了。就在今年秋天我们获得了丰收，轧了二十包棉花。不错，这跟塔拉所能奉献的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我们下地的人手不多呀。爸说，当然，来年会更好些。不过，瑞德，如今在乡下可真没意思呢！你想想，没有舞会，也没有野餐，人们谈论的唯一话题就是艰难时世！天哪，我都腻烦透了！最后，到上个星期，我实在受不了了，爸这才发话说我应当作一次旅行，好好享受一番。所以我就到这里来了，想做几件衣裳，然后再到查尔斯顿去看看姨妈。要能再参加舞会，那才带劲呢。"

这不，思嘉得意地想，我就这样自然而适当地把事情交代过去了！既不说得太富裕也一点不寒酸。“你穿上跳舞服就更美十分了，亲爱的，这一点可惜你自己也很明白。我想你去舞会的真正原因是你把那些乡下情人都玩遍了，现在想到远处打个新鲜的吧。“思嘉觉得值得庆幸的是，瑞德在国外待了好几个月，最近才回到亚特兰大。否则他便决不会说出这么可笑的话来。她略略想了想那些乡下小伙子，那些穿得破旧的憔悴的小个儿方丹兄弟，芒罗家那些破落了的男孩子，琼斯博罗和费耶特维尔的纨绔子弟，他们因忙于耕地、劈栅条和饲养老牲口，早把以前有过的什么跳舞和调情之类的玩意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她立刻不去想这些，故意格格地笑起来，仿佛表示他的确猜对了似的。

“唔，看你说的，"她略带辩驳地笑道。“你是个没心肝的家伙，思嘉，不过这也许正是你的魅力所在呢。"他照例微笑着，将一个嘴角略略向下成了弧形，可是她知道他是在恭维她。"因为，当然喽，你明白自己有着比天赋条件更多的魅力。甚至我也有这种感觉，尽管我的为人是有点僵化的。我时常困惑你究竟什么特点。竟叫我这样永远记得你。因为我认识那么多女人，她们比你还要漂亮，还要乖巧，而且恐怕禀性上更正直，更善良。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永远记着你。即使战争结束这么久了，我在法国和英国既没见到你，也没听到你的消息，而且与周围许多漂亮太太来往密切，可是我照样时刻想你，惦记着你目前的情况。"思嘉听到他说别的女人比她漂亮，比她聪明厚道，不觉生气起来，不过又很高兴他居然常常怀念她和她的魅力，因此暂时的恼怒很快便消失了。他竟然没有忘记她呀！这样一来事情就好办多了。而且他表现得那么文雅，即使一位绅士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过如此了。如今她只要把话题引到他自己身上，她就可以向他暗示她也并没有忘记他，然后—

她轻轻捏了捏他的胳膊，同时又露出笑靥来。“唔，瑞德，看你说的，简直是在戏弄我这个乡下姑娘了！我心里十分清楚，自从那天晚上你丢开我以后，你根本没再想起过我。既然你周围有那么多漂亮的法国和英国姑娘，你就不能说你常想念我了。不过我不是专门跑来听你谈这些有关我的废话的。我来--我来--是因为--"“因为什么？““唔，瑞德，我真是为你发愁！为你担惊受怕！他们什么时候才让你离开这个鬼地方呀？"他马上按住她的手，紧紧握住，压在他的胳膊上。“我很感激你为我担忧。至于我什么时候出去，这就很难说了。大概他们要把绳索放得更长一点吧。"

“绳索？"“对，我想我会在绳索放到末了的时候离开这里的。"“他们不会真的绞死你吧？"“他们会的，如果能再得一点不利于我的证据。"“啊，瑞德！"她把手放在胸口喊了一声。“你会难过吗？如果你难过极了，我就要在遗嘱里提到你。"他那双黑眼睛在无情地嘲弄她，同时他捏紧了她的手。

他的遗嘱啊！她生怕泄漏了自己的心事，连忙将眼睛垂下去，可是来不及了，他的眼神已经突然闪出了好奇的光芒。按照北方佬的意上思，我应该好好地立个遗嘱。现在人们对我的经济况议论纷纷。我每天要被叫到一个个不同的问讯台前去回答一些愚蠢的问题。似乎外间已在流传这样的谣言，说我携带联盟政府那批神秘的黄金出逃了。"“那么--是这样的吗？"“这简直是在诱供嘛！你跟我一样很清楚，联盟政府只有一台印刷机而没有制造货币的工厂。"“那么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做投机生意吗？皮蒂姑妈说--"

“你倒真会盘问啊！"该死的家伙！他当然是有那笔钱的。她非常激动，要想把话说得温和些已经很难了。“瑞德，我对你目前的处境感到十分担心。难道你认为没有什么获释的机会吗？““我的箴言是'绝望也没有用'。"“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也许有'，我的迷人的小傻瓜。”她扬起浓密的眼睫毛向他看了一眼，随即又垂下来。

“啊，像你这么个聪明人是不会被他们绞死的！我相信你会想出个聪明的办法来击败他们，获得释放的！等到那时候--""到那时怎么样？"他亲切地问，向她靠得更近些。“那么，我--"她装出一副害羞的神态，似乎说不下去了。她脸上的红晕是不难做到的，因为她已经喘不过起来，心也似敲鼓般的怦怦直跳。"瑞德，我很抱歉，我对你--我那天晚上对你说的--你知道--在拉无雷迪。那时我--啊，我多么害怕和着急，而你又是那么--那么--"她眼睛朝下，看见他那只褐色的手把她的手腕抓得更紧了。"所以--那时我想我永远永远也不饶恕你！可是昨天皮蒂姑妈突然告诉我说，你--说他们可能会绞死你--这真把我吓倒了，所以我--我-—"她抬起头来，用急切祈求的目光注视着他的眼睛，她的目光中还含着揪心的痛苦。"啊，瑞德，要是他们把你绞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受不了！你瞧，我--"这时，由于她再也经受不住他眼中那炽热的光辉，她的眼睑才又霎动着落下来。

再过一会我就要哭了，她怀着又惊愕又激动的忐忑不安的心情暗自思忖。我能哭出来吗？那会不会显得更加自然些？他急忙说：“哎哟，思嘉，你可不能有那种念头--"说着便狠狠地将她的手捏了一把，她痛得仿佛骨头都要碎了。她闭紧双眼，想挤出几滴眼泪来，但又记得把脸微微仰起来好叫他便于亲吻。此时，他的嘴唇眼看就要贴到她的嘴唇上来了，那两片结实而执著的使她过后感到疲乏的嘴唇埃她如今还记忆犹新！可是他并没吻她。失望之情在她心头油然而生，于是她把眼睛微微睁开，偷偷觑了他一眼，他那黑茸茸的头正向她的双手凑过来。只见他拿起一只手，轻轻吻了一下，然后举起另一只手，放到他的脸颊上贴了一会，她本来准备承受一番狂暴劲儿的，此刻这一温柔亲昵的举动反而使她大吃一惊。她很想知道他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可是因为他还低着头，便没法弄清楚了。

她赶忙垂下眼睛，免得他忽然抬起头来看见她脸上的表情。她明白地浑身洋溢的那股胜利之情必然明显地表现在她的眼睛里。他马上就要向她求婚了--或者至少会说他爱她。然后。……正当她透过眼睑注视他时，他把她的手翻过来，手心朝上，准备也要吻它，可是他突然紧张地吸了一口气。她也低下头去看自己的手心，仿佛一年中真的第一次看见它似的，这时她吓得浑峰都凉了。这是一个陌生人的手心，而决不是思嘉.奥哈拉那柔软、白皙、带有小涡的纤纤玉手。这只手由于劳动和日晒已变得粗糙发黑了，并且布满了斑点，指甲已经损坏和变形，手心结了厚厚的茧子，拇指上的血泡还没有完全好呢。上个月因溅上滚油而留下的那个发红的伤疤是多么丑陋刺眼啊！她怀着恐怖的心情看着它，随即不加思索地急忙握紧了手。

这时他们仍然没有抬起头来，她仍然看不见他的脸。他毫不容情地把她的拳头掰开，凝神着它，接着把她的另一只手也拿起来，把双手合在一起，默默地捧着，俯视着。“看着我，"他终于抬起头来说，但声音显得十分冷峻。“放下那副假装正经的样子吧。”她极不情愿地看着他的眼睛，满脸反抗和烦乱的神色。他的黑眉毛扬起来，双目闪着奕奕的光辉。“你就这样在塔拉一直过得很好，是吗？种棉花赚了那么多钱，能够出外旅行来了。你用自己的双手在干什么--耕地？"她企图把手挣脱出来，可是他拉住不放，一面用拇指抚摩着那些茧子。

“这哪是一位太太的手呀！"他说罢就把她的双手放到她的膝上。“啊，住嘴！"她大声喊道，顿时觉得得到了解脱，可以发泄自己的情感了。“我用自己的双手在干什么，谁管得着！"“瞧我多么傻呀，"她懊恼地想。"我应该把皮蒂姑妈的手套借来或者偷到的手呀！可是我没发现自己的手那么难看。当然，他是会注意的，此刻我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的性子，看来一切都完了。啊，怎么恰好在他马上就要表白的时刻突然发生这种事呀！"“你的手我当然管不着，”瑞德冷冷地说，一面将身子挪回来，懒懒地靠到椅背上，他的脸上似乎毫无表情。看来他要变得难以对付了。那么，如果还想从这一挫折中夺回来胜利，即使她很不乐意，也得乖乖地忍受。也许，只要她甜言蜜语地说说他—

“我看你也太粗鲁了，把我这双手肆意说成那样。只不过上星期我没戴手套骑马，把手弄—-"“骑马，见鬼去吧！"他用平静的语调说。"你明明是用这双手在劳动，像个黑鬼一样在劳动，难道不是这样吗？为什么要骗我说在塔拉一切都好呢？"“现在，瑞德--"“我看还是说实话吧。你这次来到底要干什么？我差点被你虚情假意的媚态迷住了，还以为你真的关心我，替我着急呢。"“啊，我就是为你着急呀！真的！"

“不，你不会。哪怕他们把我吊得比海曼还高，你也不会在乎的。这明明写在你的脸上，就像艰苦的劳动写在你手上一样。你是对我有所求，而且这需求非常急迫，才不得不装出这副样子。你干吗不开门见山把你的要求告诉我呢？那样你会有更多的机会得到满足，因为，如果说女人有什么品性让我赞赏的话，那就是坦率了。可你不是那样，你到这里来，像个妓女似地晃荡着叮叮响的耳坠子，撅着嘴，媚笑着讨好一位嫖客似的。“他讲最后几句话时并没有提高嗓门或用别的方式加重他的语气。但这些话对于思嘉仍然像鞭子一样噼啪作响，这使失望地看到她引诱他向她求婚的愿望破灭了。要是他大发脾气？，伤害她的虚荣心，或者斥责她，像别的男人那样，她还能够应付。然而他可怕的平静声调把她吓懵了，使她根本无从考虑下下步该怎么办，尽管他是个罪犯，北方佬就在隔壁，可她突然发现巴特勒是个危险人物，谁也休想去冲撞他。“我看我的记忆力出问题了。我本来应当记得你这个人跟我一样，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没有一个隐秘的动机。现在让我猜猜，你到底打的什么主意，汉密尔顿太太？你不会糊涂到认为我会向你求婚吧？"她顿时脸涨得通红，说不出话来。"我想你不该忘记我经常讲的那句话，就是说，我是不会结婚的。"

她仍然一言不发。这时他忽然粗暴地问：“你没有忘记吧？回答我。"“没忘，"她无可奈何地答道。“思嘉，你可真是个赌徒！"他嘲讽地说。"你想碰碰运气，以为我蹲在监狱里，不能同女人亲近了，便会像鳟鱼咬饵似的把你一手抓过来啦。"“可你正是这样做的呀，"思嘉忿忿地想道，"要不是因为我的这两只手--"

“好，现在我们已经基本谈清楚了，除了你的理由以外一切都明白了。现在看你敢不敢老实对我说究竟为什么要引诱我结婚。"他转成用一种温和的、甚至是挑逗人的语调，这使她又有了勇气。也许还没有全完蛋呢？当然，她已经把结婚的希望给毁了，不过，即使在绝望中她也不无高兴之处。这个木然不动的男人身上有些叫她恐惧的地方，因此她现在觉得那种同他做夫妻的念头是可怕的。是是，如果她能聪明些利用他的同情心和记忆，她也许还能得到一笔借款。于是她装出一副稚气的想要和解的样子来。“唔，瑞德，你能给我很大的帮助--只是你为人温和一点就好了。"“为人温和--这是我最乐意不过的了。"“瑞德，讲点老交情，我要你帮个忙。"

“看来这位磨硬了手心的太太终于在谈谈自己的使命了。我担心你扮演的真正角色并不是'探监'。你究竟要什么呢，钱吗？"他问得这么直截了当，把她原先设想用委婉动情的迂回手法来诱导的计划一笔勾销了。“大方一点吧，瑞德。"她娇声娇气说，"我的确需要一笔钱。我要你借给我三百美元。““到底说真话了，谈的是爱情，要的是金钱，多么地地道道的女性呀！这钱要得很急吗？”“唔，是--嗯，也不那么急，不过我要用。"

“三百美元。这是一大笔钱呢。你用它干什么？"“交塔拉的税金。"“你原来是要借钱。好吧，既然你跟我讲生意经。我也就跟你讲生意经了。你给我什么作抵押呢？"“什么--什么？"“抵押。作为我的投资担保。我当然不能把这笔钱白白丢掉。"他的口气很圆滑，甚至有讨好的意思，可是她不在意。也许到头来一切都满不错呢。

“拿我的耳环。”“我可不喜欢耳环。”“我愿意用塔拉作抵押。”“这时候我要个农场有什么用？”“喏，你可以--你可以--那是个上好的种植园呢。你决不会吃亏的。我一定用明年的棉花来偿还你。"

“我倒觉得不怎么可靠，"他往椅背上一靠，把两只手插进衣袋里。"棉花价格正在一天天下跌呢。时世那么艰难，钱又那么紧。”“啊，瑞德，你这不是逗我玩吗！你明明有几百万的家当嘛。"他瞧着她，眼里流露出一丝温暖而捉摸不定的恶意。“看来一切都满顺利，你并不十分需要那笔钱喽。那好，我知道了心里也挺高兴。我总是盼望老朋友们万事如意。"“啊，瑞德，看在上帝的面上。……"她开始着急起来，勇气和自制都消失了

。“请你把声音放小些。我想你不至于要让北方佬听到你的话吧，有没有告诉过你。你像只猫--黑暗中的猫--，眼睛尖得很呢！"“瑞德，别这么说！我情愿把一切都告诉你。这笔钱我的确要得很急。我--我说一切顺利，那是在撒谎。一切都糟得不能再糟了。我爸已经--已经--精神恍惚了。从我妈死后，他就变得古怪起来，对我没有任何帮助。他完全像个孩子了。而且我们没有一个会干田间活的人去种棉花，可需要养活的人却很多，一共十三个，而且税金--高得很呢。瑞德，我把一切都告诉你。过去一年多，我们差点儿饿死呢。啊，你不知道！你也不可能知道呀！我们一直吃不饱，白天黑夜的挨饿，那滋味真可怕啊！而且我们没有什么御寒的衣裳，孩子们经常挨冻，生病，还有--"“那你这身漂亮又是从哪里弄到的？"

“这是母亲的窗帘改做的，"她答道，由于心里着急，编不出谎话来掩盖这桩有失体面的事了。"挨饿受冻我能忍受得住，可如今--如今那些提包党人把我们的税金提高了，而且必须马上交钱，但是除了一个五美元的金币，我什么钱也没有。我非得有钱来交那些税款不行了。难道你还不明白？要是我交不出，我就会--我们就会失掉塔拉，而我们是无论如何不能失掉它的！我决不放走它！"“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这些情况，却来折磨我这颗敏感的心--常常一碰到美丽女人就要变软的心呢？不，思嘉，不要哭。你除了这一着外什么手段都采用过了。可这一着我恐怕是经受不住的。当我发现原来你所需要的是我的钱而不是我这个有魅力的人时，失望和痛苦便把我的感情撕碎了。"她想起，每当他嘲讽别人时，总是说一些有关自己的大实话，于是她急忙反过头来看着他。难道他的感情真正被伤害了？他真的有意于她吗？当他看她的手时，他是预备求婚了吗？或者他那时仅仅准备像以前两次一样提出那种可恶的要求来呢？要是他真正有意于她，或许她还能使他温驯下来，可是他的黑眼睛紧盯她时不是用一种怜爱神态，而是在轻轻地嘻笑呢。

“我不希罕你的抵押品。我不是什么种植园主。你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拿得出来吗？"好，他终于谈到正题上来了。该摊牌了！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勇敢地迎着他的目光，她既然敢于冲出去抓那件她最害怕的东西。一切的风情媚态便都不复存在了。“我--我还有我自己。”“是吗？”她的下颚紧得成了方形，她的眼睛变成翡翠的颜色。

“你还记得围城期间在皮蒂姑妈家走廊上的那个夜晚，你说过--那时你说过你是要我的。”他在椅子上漫不经心地向后一靠，瞧着她那紧张的脸，同时他自己的棕色脸宠上显出一种莫测高深的表情。似乎有什么在他眼睛后面亲烁，可是他一声不吭。“你说过--你说你从来没有像现在想要我这样想要过任何一个女人。如果你还想要我，你就能得到我了。瑞德，怎样我都愿意，你说好了。不过看在上帝面上，你得给我开张支票！我说话算数，我发誓决不食言。如果你同意，我可以立个字据。"他表情古怪，令人难以捉摸，因此当她迫不及待地接着说下去时也搞不清他究竟是高兴还是在无可奈何地听着。她希望他能说点什么，无论说什么都好啊！她觉得自己脸上发烧了。“我得立即要这笔钱呢，瑞德。他们会把我们赶出家门，然后我爸的那个天杀的监工就会来占领，并且--"

“别着急嘛。你怎么会以为我还要你呢？你怎么会以为你值三百美元呢？大部分女人都不会要价那么高呀。"她的脸顿时涨得通红，心里感到莫大的侮辱。“你为什么要这样干？这什么不放弃那个农场，住到皮蒂帕特小姐家去呢？那幢房子你有一半嘛。"“天哪！"她大声叫道。"难道你是傻瓜？我不能放弃塔拉，它是我们的家嘛。我决不放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决不！"“爱尔兰人真是最不好对付的民族，"他边说，边向后靠在椅子上躺起，把两只手从衣袋里抽出来。”他们对许多没意义的东西，比如，土地，看得那么重。其实这块地和那块地完全一样嘛。现在，思嘉，让我把这件事说个明白吧。你是到这里来做交易的了。我给你三百美元，你呢，就做我的情妇。"

“对。"这个讨厌的字眼一经说出，她便顿觉轻松多了，同时希望也在她心中重新升起。他说了"我给你"呢。那时他眼里闪耀着一丝残忍的光辉，仿佛有什么叫他大为高兴似的。“不过，我记得以前厚着脸皮向你提出样一个要求时，你却把我拒之于门外。而且还用许多非常恶毒的话骂我，并捎带声明你不愿意养'一窝小崽子'。不，亲爱的，我不是在揭疮疤。我只是想知道你的古怪心理。你不愿意为自己享乐做这种事，但为了不失掉塔拉却愿意做了。这就证明了我的观点，即一切所谓的品德都只不过是个代价问题罢了。"

“唔，瑞德，瞧你说的！要是你想侮辱我，你就继续说下去吧，不过得把钱给我。"现在她平静了一些。出于本性，瑞德自然要尽可能折磨她，侮辱她，对她以往的蔑视和最近蓄意耍的手腕进行报复。好吧，她需要忍受，什么都能忍受。为了塔拉，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有一阵儿，她想像着在仲夏天气，午后的天空蓝湛湛的，她昏昏欲睡地躺在塔拉草地上浓密的苜蓿里，仰望飘浮的朵朵白云，吸着白色花丛中的缕缕清香，静听着蜜蜂愉快而忙碌地在耳旁嗡嗡不已。午后的寂静和远处那些从红土地里归来的大车的声音，更使人悠然神往。这一切完全值得付出代价，还不止值得呢！她抬起头来。

“你能把钱给我了吗？”他那模样仿佛正自得其乐似的，但他说起话来语气中却带着残忍的意味。“不，我不准备给。”这句话出人意外，一时间她的心绪又被搅乱了。“我不能把钱给你，即使我想给也不行。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在亚特兰大一个美元也没有。是的，我有些钱，但不在这里。我也不打算告诉你钱有多少，在什么地方。可是如果我想开张支票，北方佬就会盯住我，像只鸭子盯住一只无花果虫那样，那时我们谁也休想拿到它了。你明白吗？"

她的脸色变得很难看，都发青了，那些斑点突然在她的鼻子两边显露出来，而那张扭歪的嘴和杰拉尔德激怒得要杀人时一模一样。她猛地站起来，怪叫了一声，这使得隔壁房间里的嗡嗡声都突然停止了。瑞德也迅猛像像头豹子，一下跳到她身边，用一只手狠狠捂住她的嘴，另一只手抱紧住她的腰。她拼命挣扎着反抗他，想咬他的手，踢他的脚，尖叫着借以发泄她的愤怒，绝望和那被伤害了的自尊心。她弓着身子左右前后地扭动，想挣脱他那只铁一般的胳臂，她的心就要爆炸了，她那紧箍着的胸衣勒得她快要断气了。他那么紧，那么粗暴地将她抱住，使她痛苦不已，而那只捂在她嘴上的手已残忍地卡进了她的两颚之间。这时他那棕黑的脸已紧张得发白了，他的眼光严峻而炙热，他把她完全举了起来，将她高高地紧压在他的胸脯上，抱着她在椅子上坐下，任凭她继续挣扎。

“乖乖，看在上帝面上，别再叫唤，别嚷嚷了！再嚷，他们马上就会进来。快静一静。难道你要北方佬看见你这副模样吗？"她已顾不得谁看见她怎样了，什么都不顾了，只是怒火万丈，一心要杀死他，不过这时她浑身感到一阵晕眩。他把她的嘴捂住，她都不能呼吸了；她的胸衣像一根迅速缩紧的铁带；两只紧抱着她的胳臂使怀着无可奈何的仇恨和愤怒的她在浑身颤抖。随后他的声音渐渐减弱了，模糊了，他那张俯视着她的脸在一片令人作呕的迷雾中旋转起来，这迷雾愈来愈浓，直到她再也看不见他--也看不见任何别的东西了。当她慢慢扭动身子，渐渐恢复知觉时，她觉得浑身彻骨地疲倦、虚弱和困惑不解。如今她是躺在椅子上，帽子脱了，瑞德正在拍打她的手腕，一双黑亮的眼睛急切地察看着她的脸色。那个好心的年轻队长正动手将一杯白兰地灌进她嘴里，可是酒洒出来，流到脖子上去了。其他军官不知所措地在旁边走来走去，晃着手悄悄地议论。

“我想--我准是晕过去了，"她说完觉得自己的声音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起来的，便不由得害怕了。“把这杯酒喝下去吧，"瑞德说，端过酒杯送到她嘴边。这时她记起来了，但只能无力地瞪视着他，因为她已疲倦得连发火的力气也没有了。“请看在我的面上，喝吧。”她喝了一口便呛得咳嗽起来，可是瑞德又把杯子送到她嘴边。这样她便又喝了一大口，那烈性液体立即从喉管里火辣辣地流下去了。“我看她已经好些了，先生们，我十分感谢你们，"瑞德说。"她一明白我将要被处决，就受不了啦。"

穿蓝制服的军官们在地下擦着脚，显得很困惑。他们干咳了几声，清了清嗓子，便出去了。只有那个年轻队长还呆在门口。“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做吗？”“没有了，谢谢你。”他走出去，随手把门关上。“再喝一点，"瑞德说。

“不喝了。”“喝了吧。”她又喝了一大口，热流开始向全身灌注，力气也缓缓地回到两只颤抖的大腿上，她推开酒杯，想站起来，可是他又把她按了回去。“放开我吧，我要走了。”“现在还不行。再等一会儿。你还会晕倒的。"“我宁愿晕倒在路上也不愿跟你呆在这里。"“反正都一样，我总不能让你晕倒在路上呀。"

“让我走。我恨你。“听她这么一说，他脸上又露出一丝笑意。“这话才像你说的。你一定感觉好些了。"她静静地躺了一会，想借怒气来支撑自己，同时汲取一点力量。可是她太疲倦了，她已经疲倦得不想去恨谁，以致对一切都不怎么在乎了。失败像铅块一般沉重地压着她。她孤注一掷，结果输了个精光！连自尊心也没有了。这是她最后一线希望的破灭。这是塔拉的下场，是他们全体的下常她仰靠在椅背上休息了好一会，闭着眼睛，凝听着身边瑞德沉重的呼吸，这时白兰地的热劲已逐渐渗透全身，带给她以温暖和一种虚假的力量。末了，她睁开眼睛，注视着他的面孔，怒气又油然而生。当她那双高挑的眉毛向下一落，显出一副蹙额不悦的神气时，瑞德原先那种身笑又得新出现了。“现在你好多了。从你这眉头一皱的神态就看得出来。"

“当然，我完全好了。瑞德.巴特勒，你这人真可恨，如果说我见过流氓的话，你就是个流氓，我一开口你就明明知道我要说什么，同时也早就决定不给我那笔钱，可是你还让我一直说下去。你本来可以不要我说了--"“不要你说，白白放弃机会不听你说的整个故事吗？不太可惜了。我在这里太缺少可供消遣的玩意了。我还真的从没听过这么令人满意的故事呢！"他忽然又像以往那样嘲讽地大笑起来。她一听这笑声便跳起来，抓起她的帽子。他猛地抓住她的肩膀。“现在还不行。你感到完全好了可以谈正经话了吗？"“让我走！"

“我看你是完全好了。那么，请你告诉我，我是你火中唯一的一块铁吗？"他的眼光犀利而机警，审视着她脸上的每一丝变化。“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是不是你要玩弄这把戏的唯一对象？"“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比你所意识到的关系要大得多。你的钓丝上还有没有别的男人？告诉我！"

“没有。”“这不可信。我不能想像你就没有五六个后备对象保留在那里。一定有人会站出来接受你这个有趣的提议。我对这一点很有把握，因此要给你一个小小的忠告。““我不需要你的忠告。"“可我还是要给你。目前我能给你的大概也只有忠告了。听着，因为这是个好的忠告。当你想从一个男人身上得到什么的时候，可万万不要像对我这样直统统地说出来。要装得巧妙一些，要带诱惑性一些，那会产生更好的效果。你自己是懂得这一着的，并且很精通，但就在刚才，当你把你的--你借钱的--抵--押--品提供给我时，你却显得像铁钉一样生硬。我曾经在距我二十步远的决斗手枪上方看见过像你这样的眼睛，那可不是令人舒服的景象。它激不起男人胸中的热情。这玩意不能用来控制男人，亲爱的。看来你快要把早年受的训练忘得一干二净了。"“我的行为不用你来教训。"她说，一面疲惫地戴上帽子。她不明白他怎能在自己脖子上套着绞索和面对她的可怜处境时还这么开心地说笑。她甚至没有注意到他的两手捏着拳头插在衣袋里，似乎对自己的无能为力的竭力挣扎。

“振作起来吧，"他说，一面看着她把帽带系好。"你可以来观看我的绞刑，这会使人舒坦多了。那样一来，我们之间的旧帐--包括这一次在内，就一笔勾销了。我还准备在遗嘱里提到你呢。"“谢谢你，不过他们也许迟迟不给你行刑，到时候再交纳税金就晚了，"她说着突然出一声与他针锋相对的狞笑，她的话的确也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十五章

她从消防站走出来时天正在下雨，天空阴沉沉的一片浅灰色。广场上的士兵们都到棚屋里躲雨去了，大街上也很少有行人。她看不到哪里有什么车辆，便明白自己只有一路步行回家，可路还远着呢。

她一路艰难地走着，白兰地的热劲渐渐消退了。寒风吹得她瑟瑟发抖，冰冷刺骨的雨点迎面向她打来。雨水很快淋透了皮蒂姑妈那件薄薄的外套，弄得它湿糊糊地贴着她的身子。她知道那件天鹅绒新衣也快糟踏完了，至于帽子上的羽毛已水淋淋地耷拉下来，就像它们原先的主人雨天戴着它们在塔拉后仓场院里走动时那样，人行道上的砖块多已损坏，而且大段大段的路面上已根本没有砖了。这些地方的泥已经齐脚踝深，她的便鞋陷在里面像被胶粘住似的，有时一拔脚鞋就掉了。每回她弯下腰去用手提鞋时，衣服的前襟便落在泥里。她甚至懒得绕过泥坑，而随意踏到里面，提着沉重的衣裙径直走过去。她能感觉到那湿透的裙子和裤腿边缘冰冷地纠缠在脚踝上，可是她已不再去关心这套衣裳的命运了，尽管在它身上她曾经押了那么大一笔赌注。她只觉得寒冷、沮丧和绝望。

她怎么能在说过那些大话之后就这样回到塔拉去见大伙呢？她怎能告诉他们，说他们都得流落到别处去呢？她怎能失去那一切，失去那些红色的田地、高大的松树、褐黑色的沼泽腹地，寂静的坟地呢？那坟地上的柏林深处还躺着她的母亲爱伦呀！她在溜滑的道路上吃力地走着，心中又燃起了对瑞德的仇恨之火。这个简直是个无赖！她巴不得他们把他绞死，免得她以后还要同这个对她的丑事和受的侮辱了如指掌的人见面。当然，如果他愿意--，他是完全可以替她弄到那笔钱的。啊，绞刑还太便宜了他呢！感谢上帝，他现在已经看不见她，看不见她浑身湿透、披头散发、牙关打颤的模样！她一定显得十分狼狈，而他见了准会哈哈大笑的！她一路上碰到的一些黑人都对她露齿而笑，他们还相互嬉笑着看她在泥泞中连行带滑地匆匆走过，有时停下来喘着气换鞋，显得非常狼狈。他们竟敢嘲笑她，这些黑鬼！他们竟敢对她这位塔拉农场的思嘉.奥哈拉小姐呲牙咧嘴！她恨不得把他们全都痛打一顿，打得他们的脊背鲜血淋漓。那些把他们解放、让他们来嘲笑白人的北方佬，真该死啊！

她沿着华盛顿大街走去，此时周围的景色同她自己的心情一样地阴沉。这里一点也没有她在桃树待见到的那种喧闹和欢乐气氛，这里曾经有过许多漂亮的民房，但现在很少有重建起来的。那些经过烟熏火燎的房基是黑糊糊的烟囟（如今叫做谢尔曼的哨兵）令人失望地不断出现。杂草丛生的小径所到之处，往往是原来有房子的地方，或者是早已荒废的旧草地，标着她所熟悉的名字的停车间，以及再也不知缰绳为何物的拴马桩，等等。眼前只有凄风冷雨、泥尘和光秃秃的树，寂静与荒凉。她的双脚多么湿冷，回家的路又是多么长啊！

她听到背后马蹄趟水的声音，便在狭窄的人行道上更往里靠一点，免得让更多的污泥溅上皮蒂姑妈的那件外套。一辆四轮马车在街悄悄地驶着，她回过头去观看，要是赶车的是个白人便央求他带上一程。当马车经过身边时，她在雨雾中虽然看得不太清楚，但看得见驾车的人从高高的防雨布后面探出头来，他的面貌似曾相识。她走上前去仔细一看，那人不好意思的轻轻咳了一声，马上用一种熟悉的声音惊喜地喊道：“怎么，那不会是思嘉小姐吧？”“啊，肯尼迪先生！"她喊道，过街道，俯身靠在泥泞的车轮上，也不管那件外套会不会弄得更脏了。"我遇见谁也没像现在这样高兴过呢！"他一听她说得这么亲热就高兴得脸都红了。随即从马车对面吐出一大口烟叶汁，然后轻快地跳下来。他热情地同她握了握手，挑起那块防雨布，扶她爬上车去。

“思嘉小姐，你一个人跑到这里干什么来了？你不知道最近这里很危险吗？而且你浑身湿透了。赶快拿这条毯子把脚裹起来。"看他像只咯咯叫的母鸡忙着照料她时，她一动不动，乐得享受他的殷勤好意。有这么一个男人，便是弗兰克.肯尼迪这样婆婆妈妈的男人也好，在身边忙活，咯咯地叫，疼爱地责怪她，那有多美呀！在刚刚受过瑞德的冷遇之后，便尤其感到惬意了。还有，在她远离家乡时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更是多么可喜的事呀！她注意到他穿得很好，马车也是新的。那骑马显得年轻膘壮，可是弗兰克好像比他的实际年龄老多了，比他和他的那伙人到塔拉时那个圣诞之夜又苍老许多。他很瘦，脸色憔悴，一双发黄多泪的眼睛深陷在面部松驰的皱折里。他那把姜黄色的胡子显得比以前少了，上面沾着烟叶汁，而且有点蓬乱，好像他在不断地搔它似的。然而，与思嘉到处见到的那些愁苦、忧虑而疲惫的面孔对比之下，他看来还算是精神焕发、心情愉快的呢。“看到你很高兴，"弗兰克热情地说。"我不知道你到城里来了。上星期我还见到皮蒂帕特小姐，可她没有说起你要到这里来。有没有--嗯--有没有别人从塔拉跟你一道来？”

他在想苏伦呢，这可笑的老傻瓜！“没有，"她边说，边用那条暖和的旧毛毯把身子裹好，并拭着将它拉上来围住脖子。”我一个来的，事先也没有通知皮蒂姑妈。"他对马吆喝了一声，车轮便开始转动，小心地在泥滑的街道上行驶起来。“塔拉的人都好吧？”“唔，是的，都还可以。”

她必须想出点什么来说说才好，可是要谈起来也真不容易。她的心情沮丧得像铅一般沉重，因此她只想裹着暖和的毯子，仰靠着独自思忖：“现在我不想塔拉的事，以后再去想吧，到那时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难受了。"要是她能引这老头谈一个可以一路谈下去的话题就好了，那时她就用不着说多少话，只需间或说一声"真好"或"你真能干"就行了。“肯尼迪先生，我真没想到会碰见你呢！我知道自己太不应该了，没有同老朋友们保持联系，不过我真的不知道你到了亚特兰大。好象有人跟我说过你在马里塔嘛。"“我在马里塔做买卖，做过不少买卖呢，"他说。"苏伦小姐没有告诉你我已经在亚特兰大落脚了吗？她没有对你说起我开店的事？"

她模糊地记得苏伦叨过弗兰克和他的铺子，可是她根本没注意苏伦说的话。她只要知道弗兰克还活着和他总有一天会把苏伦从她手里领走就足够了。“不，她一句也没说，"她撒了个谎。"你开了个铺子？看你多能干呀！"他听说苏伦竟没说关于他的消息，心里颇为沮丧，可是随即思嘉的一句恭维话又使他乐开了。“是的，我开了个铺，并且我觉得还是个很不错的铺呢。人们说我是个天生的买卖人呢。"他开心地笑着，他那似乎忍不住的格格笑声，思嘉一听就觉得讨厌。她暗想：看这个自命不凡的老傻瓜！

“唔，你无论干什么都一定会成功的，肯尼迪先生。不过你怎么竟会开铺店来了呢！记得前年圣诞节你说过你手里一分钱也没有嘛。"他刺耳地假咳了几声，又搔了搔胡子，流露出一丝羞涩不安的微笑。“唔，说来话长，思嘉小姐。”真是谢天谢地！她心想。也许这可以让他唠叨下去，不到家不罢休了。于是她高声嚷道：“你就说吧！"“你记得我们上次到塔拉搜集军需品的时候吧？对了，就在那以后不久，我便积极行动起来。我的意思是投身于真正的战争。因为我已经没有别的事情好干了。那时候也不怎么需要原来这种差使，因为，思嘉小姐，我们已经很难给军队做什么事了；所以我想对于一个身体还不错的人来说最好是去参战。于是我便跟着骑兵打了一阵子，直到肩膀上挨了一颗小小的子弹。"

他显得很自豪，这时思嘉说：“多可怕呀！"“唔，那也没有什么，只不过皮肉受了点伤罢了，"他似乎不愿让思嘉这么大惊小怪。"后来我被送进南边一家医院，等到我快要好起来时，不料北方佬的突击队冲过来了。乖乖，乖乖，那可真叫紧张啊！我们事先一点风声也没听到，突然消息传来，凡是能够行走的人都得帮助把军备资和医院设备搬到铁路上去启运。我们刚要装完一列货车时，北方佬冲进了城镇的一端，于是我们只好迅速从另一端撤出去。乖乖，乖乖，多么可怕的一幅景象呀，你坐在列车顶上眼看着北方佬焚烧那些我们不得不丢在站台上的军需品。思嘉小姐，他们把我们堆置在铁路旁边长达半英里的物资全都烧光了。我们仅仅让自己空着手逃出来了。"“多可怕呀！"

“是的，就是这样。可怕呀。那时我们的人已回到亚特兰大，我们的火车也就开了这里。你瞧，思嘉小姐，这已经是战争结束前不久的事，因此--好了，有许多的瓷器、帆布床、床垫、毯子等等没有人来认领。我可以肯定这些都是北方佬丢弃的东西。我想这些就是我们投降的条件吧，难道不是吗？"“唔。"思嘉心不在焉地应着。她现在已逐渐暖和过来，有点瞌睡了。“我至今也不明白我到底做得对不对，"他带点困惑的口气说。"不过据我看来，这批物资对北方佬是毫无用处的。他们很可能会把它烧了。而我们的人却为它付出了实实在在的现款，因此我觉得它应当仍属于联盟政府或属于联盟政府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唔。”“我很高兴你赞同我的看法，思嘉小姐。不知怎的，我良心上总有点过意不去。有不少人对我说：'哎，忘了它吧，弗兰克，'可我就是忘不了。只要我做了点什么亏心事，我就感到抬不起头来。你认为我做得对吗？““当然对，"她说，但不明白究竟这个老傻瓜刚才都说了些什么。似乎，是良心上有点不自在。一个人到了弗兰克这个年纪，应该审就学会不去介意那些鸡毛蒜皮无关紧要的事了。可他却总是这样胆小怕事，小题大作，像个老处女似的。

“听你这么说我真高兴。宣布投降以后，我有大约十块银元，别的一无所有。你知道他们对琼斯博罗和我在那里的房子和店都干了些什么。我真不知怎么办才好。可是我用这十块钱在五点镇旁边一家旧铺子上盖了个屋顶，然后将那些医疗设备搬进去并做起买卖来。谁都需在床、瓷器和床垫的，我便把它们卖便宜一点，因为我琢磨着这些现在归我所有的东西本来也可以属于别人的嘛。不过我用卖得的钱又买来更多的东西。这样一来，生意就挺不错了。我想只要继续干下去，我是会赚到许多钱的。"一听到"钱"这个字，她的心思一清二楚地回到他身上来了。“说你赚了钱是吗？”

她发现她有兴趣，显然更加兴奋了。除苏伦之个，还很少有女人向他表示过超乎敷衍的殷勤呢。如今得到像思嘉这样一位他曾经仰慕过的美人来倾听他的话，真是莫大的荣幸了。他让马走慢一点，好叫他们在他的故事结束之前不会到家。“我还不是百万富翁呢，思嘉小姐。而且想想看我从前有过那么多的钱，如今所以的就显得少了。不过我今年赚了一千美元。当然，其中的五百美元已用在进新货、修理店铺和交纳税金上。我仅仅净挣了五百美元，并且从眼前必然兴旺的发展趋\_势看，明年我应该能净赚两千美元。这笔钱我也完全用得美的，因为，思嘉小姐，我手头还有一桩活儿准备干呢。”思嘉一谈起钱就兴致勃勃了。她垂下那两扇浓密而不怎么驯顺的眼睫毛微微地觑着他，同时挪动身子向他靠近了一点。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肯尼迪先生？”他笑笑，将手中的缰绳在马背上抖了抖。“我想，光谈这些生意经会叫你厌烦的，思嘉小姐。像你这样一位美人儿，是用不着懂生意上的事的。"看这老傻瓜。“唔，我知道我对做生意一窍不通，可是我非常有兴趣呀！请你只管讲下去吧，我不懂的地方你可以解释嘛！"

“好吧，告诉你，我另一桩要办的事是买个锯木厂。"“什么？"“一个锯木料和刨木板的工厂。我现在还没有把它买到手，可是已有眉目。一个名叫约翰逊的人有这么个厂子，在桃树街那头，他急于要卖掉它。他眼前需要一笔现款，所以想卖给我，同时准备自己留下来替我经营，工资按周支付。这一带只剩下很少几家锯木厂，其余的都叫北方佬给毁了。现在谁要是有这么一家，谁就等于有了一个金矿，因为目前卖木材可以自己要价，要多少算多少呢。北方佬在这里烧掉了那么多的房子，如今人们住房困难，便发疯似的一个劲儿盖房。他们搞不到木料，或者供不应求。人们还在大量拥进亚特兰大，他们都是从乡下来的，因为没有了黑人，已无法从事农业；还有就是那些北方佬和提包党人，他们也蜂拥而来，想把我们已经刮过的骨头刮得更干净一点。我告诉你，亚特兰大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大城市。人们需要木料盖房子，所以我想尽快买下这家锯木厂--尽快，只要收到一部分赊欠户的帐就动手买。到明年这时候，我手头便会松多了。我--我想你是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急于要挣钱的，难道不是吗？"

他脸红了，又呵呵地笑起来。他在想苏伦呢，思嘉只觉得讨厌。她思量了一下，想向他借三百美元，但又觉得没意思，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会感到难办的，他会支支吾吾，会找到借口，总之是不会借给她的。他辛辛苦苦挣了这点钱，到春天便可以同苏伦结婚了，可是如果钱作了别的用透，他就不得不再推迟婚期。即使她设法博得他的同情和对未来家庭的责任感，让他答应借笔钱给她，她知道苏伦也决不会允许的。苏伦愈来愈明白她事实上已成了个老姑娘，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容许任何人再来推迟她的婚期了。这个成天垂头丧气的姑娘，她身上究竟有何妙处会使得这个老傻瓜急于跟她结婚呢？苏伦不配有这么个心爱的丈夫，也不配做一个商店和一家锯木厂的老板娘。一时她有了点钱，她随即就会摆出令人作呕的架子而决不会为保卫塔拉拿出一分钱来的。苏伦决不会的！她只会拿那笔钱图自己的享受，也不管塔拉是否因交不起税金而丧失或者被烧得一干二净，只要她自己能穿上漂亮衣裳，同时拐得个"太太"的称号就行了。

思嘉想到苏伦安乐的未来和自己与塔拉岌岌可危的命运，不禁怒火中烧，感到人生太不公平了。她赶忙从马车里向泥泞的街道望去，生怕弗兰克发现她脸上的表情。她想她快要失去所拥有的一切了，而苏伦呢--突然之间，她心上萌生了一个决心。苏伦不配享有弗兰克，以及他的商店和锯木厂！苏伦不应当享有它们。思嘉要把它们据为己有。她想起塔拉，也想起身纳斯.威尔克森，他恶毒得像条响尾蛇，站在屋前台阶上，这时她抓住了命运之船沉没时上面飘浮着的最后一根稻草。瑞德叫她失望了，但上帝给她送来了弗兰克。

“可是，我能得到他吗？"她紧握拳头，茫然地向雨中凝望。"我能够让他忘掉苏伦，立即向我求婚吗？既然我能够让瑞德也几乎向求婚了，我想我是准能得到弗兰克的！"她侧过脸来，朝他浑身上下快速地瞥了一眼。"他的确不怎么英俊，牙齿长得很难看，呼吸中股臭味，而且老得可以当我父亲了--"她这样冷冷地思忖着。"此外，他还有点神经质，胆小怕事，婆婆妈妈，这些我看是一个男人所能有的最糟糕的品性了。不过他至少是个上等人，我想我可以凑合着与他生活，比跟瑞德过得会好些。他当然更容易由我操纵。不管怎样，一个穷得像乞丐的人是没有权利挑选的。"他的苏伦的未婚夫，这一点并没有让她引起良心上的不安。要知道，正是道德上的彻底破产促使她到亚特兰大来找瑞德的，事到如今，把她妹妹的情人据为己有便显得只是小事一桩，不值得为它伤脑筋了。既然有了新的希望，她的腰杆便硬起来，也暂时忘却双脚又湿又冷的难受劲儿了。她眯着眼睛紧定地望着弗兰克，以致他颇觉惊异，她也赶忙把眼光移开，因为想起瑞德说过：”我在一支决斗的手枪上方看见过像你这样的眼睛。……它们是不会激起男人胸中的热情的。”

“怎么了，思嘉小姐？你觉得冷吗？"“是呀，“她故作无奈地答道。"你不会介意--"她装着胆怯地支吾着。"要是我把手放进你的外套口袋里，你不会介意吧？天这么冷，我的皮手筒又湿透了。"“唔--唔--当然不会了！何况你连手套也没有戴！真是，真是，看我这老糊涂，一路上只顾这么喋喋不休地闲聊，聊得都昏头脑了！也没想到你在挨冻，需要马上烤烤火呢！快，萨利！顺便说说，思嘉小姐，我老是在谈自己的事，也忘了问问你在这鬼天气跑到这一带来干什么？"“我刚才到北方佬总部去了，"她不加思索地答道。他听了大吃一惊，两道灰黄的眉毛直竖起来。“可是，思嘉小姐！那些大兵--唔--"

“圣母玛利亚，让我想出个上好的谎言来吧，"她急忙暗暗地祈祷。对于弗兰克来说，是万万不能让他疑心到她见过瑞德了。弗兰克认为瑞德是个最可耻的无赖，一个规矩女人连跟他说话也是很不应该的。“我去那儿--我去那儿看看是不是--是不是有什么军官要买我的针线活儿带回去送给他们的妻子。我的绣花手满不错呀。"他惊恐得往座位上沉重地一靠，厌烦之情与困惑的感觉在他脑子里揪斗起来。“你到北方佬那里去--可是思嘉小姐！你不应当去的。你看--你看。……肯定你父亲不知道！一定的，皮蒂帕特小姐--"“啊，要是你告诉皮蒂姑妈我就完了！"她真的焦急得哭起来了。要哭得容易的，因为此刻她身上又冷，心里又难受，可是哭的效果却惊人地显著。弗兰克感到很难为情又毫无办法，这样的困境即使是思嘉突然要把衣服脱下来也不过如此了。他的舌头好几次顶着牙齿出啧啧的声音，叨念着“天啊，天啊！"同时做出无可奈何的手势。他心里忽然冒出个大胆的念头，想把她的头搂过来靠在自己肩上，抚慰她，拍拍她，可是他从来没有对任何女人这样做过，他不懂该怎样动手。思嘉.奥哈拉，一位漂亮得无以复加的年轻太太，正想把自己的针张活儿兜售给北方佬呢。他的心火烧火燎起来了。

她继续啜泣着，间或说一两句话，这便让弗兰克猜想塔拉的景况一定很不好了。奥哈拉先生仍处于"精神严重失常"的状态，家中又没有足够的粮食养活那么多人。所以她才跑到亚特兰大来想挣点钱维持自己和孩子的生活。弗兰克嗫嚅了片刻，突然发现她的头已经靠在他肩上了。他弄不明白它是怎样靠过来的。他确确实实没有挪动过她的头，但是她的头确实已经靠在他肩上，思嘉已经软弱无力地靠在他的胸脯上嘤嘤地哭泣了，这对他来说可是一种又兴奋又新奇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拍着她的肩膀，起初还是怯生生的，后来发现她并不反抗才变得胆大起来，拍得也更起劲了。这是个多么惹人怜爱而又温柔的小家伙呀。她居然尝试着凭自己的针线活儿挣钱，又显得多么勇敢而幼稚可笑！不过，同北方佬打交道就太不应该了。

“我不会告诉皮蒂帕特小姐，可是你得答应我，思嘉小姐，你再也不做这种事了。只要想想你是你父亲的女儿--"她那翠绿的眼睛无可奈何地搜寻他的目光。“但是，肯尼迪先生，总得想办法呀。我得照顾我那可怜的孩子，要知道现在是谁也不来管我们了。"“你是一个多么勇敢可爱的女人啊，"他毫不含糊地说。“不过我不想让你做这样的事。要不你的家庭会蒙羞的！"“那么我怎么做好呢？"她那双泪盈盈的眼睛仰望着他，好像她认为他懂得一切，现在就等他的话来决定了。

“唔，眼下我也不大清楚。不过我会想办法的。"“啊，我就知道你会的！你真能干----弗兰克。"她以前从没称呼过他的名字，第一次这么叫他，他听得又高兴又惊讶。这可怜的姑娘大概是糊涂了，连自己说漏了嘴也没发觉。他对她感到十分亲切和满怀爱怜。要是他能替苏伦的姐姐做点事情，他是非常乐意的。他掏出一条红色大手帕递给她，她接过来擦了擦眼睛，然后对他一笑。“你看我这个可笑的小笨蛋，"她用抱歉的口吻说，"请不要见怪才好。"“你才不是小笨蛋呢。你是个十分勇敢可爱的女人，竟想把一副过分沉重的担子挑在自己肩上。我怕的是皮蒂帕特小姐帮不上你。我听说她的大部分财产已经丧失，而亨利.汉密尔顿先生自己的状况也不太好。我但愿自己有个家可以接待你。不过，思嘉小姐，请你记住这句话，等到苏伦小姐和我结了婚，我们家里将经常为你保留一席之地，韦德也可以带来。"

现在是时候了！准是圣徒和天使们在保佑着她，终于给她带来了这么个天赐良机。她设法装成一副吃惊和难为情的样子，张开嘴像马上要说话似的，可是又吧嗒一声闭上了。“到春天我就要当你妹夫了，别假装你还不知道似的，"他用一种神经质的快乐口吻说。紧接着，发现她眼里满含泪水，他又惊恐时问：“怎么了，苏伦小姐没有生病吧，难道她病了？"“啊，没有！没有！"

“一定发生什么事了。你快告诉我。"“啊，我不能！我不知道！我还以为她一定写信告诉你了呢--啊，真丢人！“

“思嘉小姐，怎么回事呀！"“唔，弗兰克，我这话本不该说的，不过我以为，当然喽，你知道--我以为她写了信给你--““写信给我说什么？"他焦急得哆嗦起来。“啊，对一个像你这样的好人做这种事！"“她做了什么呀？"

“她真的没写信告诉你？唔，我猜想她是太难为情啦。她理应感到羞耻嘛！啊，我有这么一个丢人的妹妹！"到此时，弗兰克连提问题的勇气也没有了。他坐在那里呆呆地望着她，脸色发来，手里的缰绳也放松了。“她下个月就要同托尼.方丹结婚了。唔，我真抱歉呀，弗兰克。这件事要由我来告诉你，真不是滋味。她实在等得不耐烦了，生怕自己当老姑娘呢。"

弗兰克搀扶思嘉下车时，嬷嬷正站在屋前走廊上，她显然在那里站了好长时间了，因为她的破头巾已经淋湿，那件紧紧围在肩头的旧披肩上也有许多雨点。她那皱巴巴的黑脸上流露着气恼和忧虑的神色，嘴唇撅得比以往思嘉见过的哪一次都高。她匆匆地瞟了弗兰克一眼，等到发现是谁时才变了脸色--变得又愉快又惶惑，同时掺杂着一丝歉疚的意思。她蹒跚着向弗兰克走来表示欢迎他，但当他要同她握手时，她却咧开嘴大笑站行起鞠躬礼来了。“能在这里看到家里人真不错啊，"她说。"你好呀，弗兰克先生？我的天，你这--不是阔起来啦！要是我知道思嘉小姐是跟你出去了，我也不会担这分心了。我知道她得有人照顾着。我一回来就发现她出门了，我就慌得像只没了头的小鸡，心想她在这城里一个人乱跑，可大街上到处是刚放出来的下流黑鬼呢。怎么，宝贝儿，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就出去了？而且你还在感冒呀！"思嘉狡黠地向弗兰克眨了眨眼睛。尽管刚刚听到的那个消息正使他苦恼不堪，他还是微微一笑，懂得她的意思是要保持沉默，叫他参与眼睛那个好玩的密谋。

“你快去给我找几件干衣服来，嬷嬷，"她说。"还弄点热茶。"“天哪，你的新衣裳全给糟踏完了，"嬷嬷嘟囔着。"俺得花时间把它晾干刷净，这样才能穿上去参加今天晚上的婚礼。"她进屋里去了，此刻思嘉紧挨着弗兰克悄悄说：“今天晚上来吃饭吧。我们太孤独了。然后我们一起去参加婚礼。你要当我们的护送人呀！还有，请不要在皮蒂姑妈面前说起----说起苏伦的事。那会使她十分伤心，况且，要是她知道我妹妹--，我也受不了呀。"”唔，我不会！我不会！"弗兰克连忙说，他一想起这事来就胆战心惊呢。“今天你对我太好了，帮了我那么大的忙。现在我又勇敢起来了。"分手时她用力捏了捏他的手，同时用那双电火般的眼睛牢牢地盯住他。

此时，正好在门口等候着的嬷嬷丢给她一个捉摸不定的眼色，跟着她呼哧呼哧地到楼上卧室里去。她一声不响替思嘉脱下湿衣服，把它们挂在椅子上，然后推着她上了床。她端来一杯热茶和一块包在绒布里的热砖，然后俯身看着她，用一种思嘉听到过的最近乎抱歉的口气说：“乖乖，你怎么不告诉自己的嬷嬷你到底在干什么呢？要不，我就不会这么老远跟着你到这亚特兰大来了。我年纪也大了，身子也胖，没法儿这样到处跑了呀。"“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宝贝，你骗不了我。我对你了如指掌，我刚才看见了弗兰克先生的脸色，也看了你的脸色，我对你的心思就一清二楚了。我还听见你对他讲的悄悄话，关于苏伦小姐的。我要是早知道你是来找弗兰克先生，我就呆在家里不出来了。"

“好吧，"思嘉简捷地说，便在毯子底下蜷缩起来，明知要想不让嬷嬷闻到一点风声是白费力气的。"你认为我是来找谁呀？"“孩子，我不知道，可是我昨天实在不愿意看你那张脸，我还记得皮蒂帕特小姐写信给媚兰小姐说过，那个流氓巴特勒有许多钱，而且我也忘不了我听到的那些话。不过弗兰克先生嘛，他是个上等人，虽然相貌不佳。"思嘉严厉地瞥了她一眼，嬷嬷也毫不示弱地回瞪了她一眼，意思是说一切我都知道。“那么，你准备怎么样呢，泄露给苏伦吗？"“我要想一切办法帮助你，使得弗兰克先生更加高兴，"嬷嬷说，一面将思嘉颈边的被头塞严实些。

趁嬷嬷在房间里忙着收拾时，思嘉静静地躺了一会，她觉得目前满可以放心了。她们之间已用不着再费口舌。人家也没要你加以说明，也没有责备你。嬷嬷已经明白，一声不响了。思嘉发现嬷嬷是个比她自己更不妥协的现实主义者。那双带斑点的警觉的老眼睛看人看事既深刻又清楚，有着如原始人和孩子般的直率，凡她心爱的事物碰到危险时，便能挺身而出，决不为良心所阻挠。思嘉是她的宝贝孩子。凡是这个宝贝孩子所想要的，即使属于别人所有，她也一害要帮助她去得到。至于苏伦和弗兰克.肯尼迪的树利，她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最多只暗中冷冷地笑笑罢了。如今思嘉遇到了困难并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去解决，何况思嘉还是爱伦小姐的孩子呢。嬷嬷振作精神去帮助她，毫不犹豫。

思嘉感觉到了无言的支持，而且脚头的那块热砖也使她暖和起来了，于是刚才在马车上挨冻时已隐约闪烁的那个希望，此刻便成了熊熊大火。它叫她浑身发热，心脏怦怦跳着使血液的血脉中迅速循环。力气也恢复了，在一种难以控制的激情之下她差点要大笑起来。还没有被击倒呢。她愉快地想。“把镜子给我，嬷嬷，"她说。“用毯子把肩膀盖好，不要露出来，"嬷嬷命令道，一面把手镜递过来，厚厚的嘴唇上漾着一丝微笑。思嘉看着自己。“我苍白得像个鬼了，"她说，"头发乱得像马尾巴似的。"

“你的确不那么精神了？"”唔。……外面雨下得很大吗？"“可不，在下倾盆大雨呢。"“好吧，不管怎么样，你得给我上街跑一趟。"“冒着这样大的雨，我可不去。"“反正，要不你去，要不我自己去。"

“有什么急事要办呀？我看你这一整天也累得够呛了。““我要一瓶科隆香水，"思嘉边说，边仔细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你可以给我洗头发，用科隆水洗清。还得给我买一缸啊啊籽汁，好用来把头发抿得服贴些。”“这种天气我不会给你洗头发，你也不必往头上洒什么香水，像个荡妇那样。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你就休想干这种事。"“啊，不，我就是要嘛。快从我的钱包里拿出那个五美元的金币来，到街上去。还有--对了，嬷嬷，你顺便给我买盒胭脂带回来。"“买盒什么？”嬷嬷疑惑地问她。思嘉对嬷嬷的那双怀疑的眼睛故意不理睬。因为你压根儿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她吓祝"你不要管。买胭脂就是了。"“我可从来不买那种我不知道的东西。"

“你看爱管闲事，告诉你吧，那是颜料，用来擦脸的。不要气鼓鼓地像只蛤蟆，站在那里发呆了，快去吧。““颜料！"嬷嬷气哼哼地说。"擦脸的！好吧，别看你长这么大了，我不能揍你！我可从来没丢过这种脸呢。你真叫发昏了！爱伦小姐这会儿正在坟墓里为你难过呢！把你的脸擦得像个--"“你明明知道罗毕拉德奶奶就常常用胭脂擦脸，而且--""是啊，而且她只穿一条裙子，还故意用水打湿，让裙子在身上使大腿原形毕露，但这并不说明你也可以那样做呀！在老小姐年轻的时代就是那样不要脸的，可如今时代变了，而且--"“天哪！"思嘉忍不住叫嚷起来，她已经急了，用力把毯子螦E掉。"你给我马上滚回塔拉去！"

“除非我自己愿意走，否则你休想叫我回塔拉去。我是自由的，"嬷嬷也怒气冲冲地说。“而且我就是要呆在这里。还是上床躺着吧。难道你硬是要弄个肺炎不成？把那件胸衣脱下来！脱下来吧，乖乖。反正，思嘉小姐，这种天气你哪里也不能去。可是我的天！你多像你爸呀！上床躺下--我可不会去给你买什么颜料呀！谁都会知道我是给自家孩子买的，那不羞死人了吗！思嘉小姐，你那么可爱，长得那么漂亮，用不着擦什么了。宝贝，你知道，除了坏女人，谁也不擦那种东西的。”“可是你看她们擦了不是显得更漂亮吗？"“我的天，听听你说的！宝贝，别说这种丢人的话了。把湿袜子脱下来。我决不让你自己去买那玩意。爱伦小姐会恨我的。快上床去躺下。我就走。说不定能找到一家没人认识我的铺子呢。"

那天晚上在埃尔辛太太家，范妮举行了婚礼，当老列维和别的乐师出来为舞会演奏的时候，思嘉兴致勃勃地环顾四周。又一次亲临舞会，可真叫人兴奋埃她对于自于所受到的热情款待也很高兴。她挽着弗兰克的胳臂进屋时，在场的每一个都拥上前来惊喜地叫着欢迎她，吻她，同她握手，说他们曾多么想念她，并且叫她再不要回去塔拉去了。男人们显得那么豪爽，好象已经忘记从前她挖空心思让他们伤心的那些事，而姑娘们似乎也不记得她曾想方设法引诱她们的情人的事了。甚至连梅里韦瑟太太、惠廷太太、米德太太，以及别的在战争后曾对她十分冷淡的寡妇们，也忘记了她的轻率举动和她们对她的反感，而只记得她在她们共同遭受挫折的时候受到的磨难，以及她是皮蒂的侄媳和查尔斯的遗孀。她们吻她，含着眼泪谈到她母亲的去世，并详细询问她父亲和妹妹们的情况。每个人都问到媚兰和艾希礼，请她说说究竟为什么他们也没有回到亚特兰大来。

思嘉尽管为大家的欢迎态度而高兴，但凡心时时伴随惴惴不安的感觉始终无法排除，这便是她那身天鹅绒衣裳引起的。那件及裳从膝部以下仍旧是湿的，而且边上还有泥污，虽然嬷嬷和厨娘曾经用滚水壶和刷子烫了又烫，刷了又刷，又提着在火炉眼前使劲抖了半天，也没有解决问题。思嘉生怕有人注意到她这副邋遢相，从而明白她原来只有这一件漂亮衣裳。她稍感欣慰的是，在场许多客人穿的衣裳比她的这件还差得多。那都是些旧衣裳，显然是仔细补过和烫过的。她的衣裳尽管湿了，但至少是完整而簇新的--除了范妮那件白缎子结婚礼服，她这件实际是晚会上唯一的一件新衣裳了。

思嘉想起皮蒂姑妈告诉她的矣尔辛家的经济状况，不清楚他们哪里弄来的这许多钱，竟买得起缎子衣服，以及用来开支晚会上的茶点、装饰和乐队，等等，这得花一大笔钱埃也许是借了债，要不就是整个埃尔辛家族都给予支援，才举行了范妮的这个奢华的婚礼。在现在艰难时期举行这样一个婚礼，这在思嘉看来完全是一种奢侈行为、与塔尔顿兄弟们的墓碑不相上下，所以她也像站在塔尔顿家墓地上那样觉得很不舒服。随意挥霍金钱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了。为什么当旧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时这些人还要以往那样摆阔气呢？

不过她很快就把霎那间的反感摆脱掉了。再说这又不是花她的钱，也用不着她为别人做的蠢事而烦恼和破坏她自己今晚的兴致呀！她发现新郎原来是个熟人，是从斯巴达来的托米.韦尔伯恩，一八六三年他肩部受伤时她曾护理过他。那时他是个六英尺多高的英俊小伙子，从医学院休学参加了骑兵部队。如今他显得像个小老头了，由于臂部受伤成了驼背。他走起路来显得很吃力，如皮蒂姑妈所形容的，叉开两腿一瘸一拐的，样子很难看。但是他好像对自己的外表一点也不难堪，或者说满不在乎，那神气就像对谁也不领情似的。他已经完全放继续学医的希望，当起承包商来了。手下有一支爱尔兰劳工队伍，他们正在建造一个新的饭店。思嘉心想像他这个模样怎么会干如此繁重的行当来，不过她没有问，只是又一次辛酸地意识到：一旦为生活所迫，几乎什么事都是做得到的。

托米和休.埃尔辛还有那个小猴儿似的雷内.皮卡德同她站在一起谈话，这时椅子和家具已推到墙边，准备跳舞了。休还是一八六二年思嘉最后一次见到时那个模样，没有什么改变。他仍是那个瘦弱和有些神经质的孩子，仍然是那一绺浅褐色的头发覆盖着前额；那双纤细的手显得毫无用处，这些她都记得很清楚呢。可是雷内从上次休假回来同梅贝尔.梅里韦瑟结婚以后，模样已变了不少。他那双闪烁的黑眼睛里仍然有高卢人的神采和克里奥尔人对生活的热情，不过，尽管他有时开怀大笑，他脸上仍然隐约地流露出某种严峻的表情，而这是战争初所没有的。而且，他身着显耀的义勇军制服时那种傲慢的高雅风度现在丧失贻尽啦。

“两颊美如花，双眼绿如玉！"他说着，一面亲吻思嘉的手并赞赏她脸上的胭脂。"还像在义卖会上第一次看到你时那样漂亮呀。你还记得吗？我永远也忘不了你那只结婚戒指丢到我篮子里的情形。嘿！那才叫勇敢呢！不过我可真没想到你会等了那么久才得到另一只戒指呀！"他狡黠地霎眼睛，用胳臂肘碰了碰休的肋部。“我也没想到你会卖起馅饼来了，雷内.皮卡德，"她说，雷内倒并不因为有人当面揭他这不体面的职业而感到羞耻，反而显得高兴，并且拍着休的肩膀放声大笑起来。

“说得对！"他大声喊道。"不过，这是岳母梅里韦瑟太太叫我干的，是我这辈子干的头一桩工作。我雷内.皮卡德原本是要拉小提琴，饲养赛马渡过一生的呀！可是如今我推着馅饼车也高高兴兴着呢！岳母大人能让你干任何事情。她本来可以当一位将军，好让我们打赢这场战争，你说呢，托米？"好吧！思嘉心想。尽管他的家族曾经在密西西比河沿岸拥有广袤的土地，在新奥尔良也有一幢大厦，他竟高兴推着车子卖馅饼！“要是我们的岳母也参了军，我们保准一个星期就把北方佬打垮了，"托米这样说表示赞同他的看法，一面偷偷觑着他那位新丈母娘瘦长而威严的身影。"我们之所有能坚持这么久，全亏我们背后那些不愿投降过的太太们。"

“她们决不投降，“休纠正说，脸上流露出自豪而稍带讥讽的微笑。"今晚这里没有哪位太太是投降过的，无论她们的男人在阿波马托克河的表现怎样。她们的遭遇要比我们的坏得多。至少我们还能在战斗中出出气呀。"“可她们就只有满腔仇恨了，"托米补充说。"哎，思嘉，你说是这样么？太太们看到自己的男人沦落到如此地步，会比我们伤心得多。本来休要当法官，雷内要在欧洲的国王面前拉小提琴--"他发现雷内要揍他，便便躲开了。"而我呢，要当大夫，可如今--"“给我们时间吧！"雷内喊道。"到那时候我会成为南部的馅饼王子哩！我的宝贝休将成为引火柴大王，而你，我的托米，你会拥有爱尔兰奴隶而不是黑奴了。多大的变化--多大的玩笑啊！还有，思嘉小姐和媚兰小姐，你们会怎么样呢？难道你们还挤牛奶，摘棉花？”

“真是，不！"思嘉冷静地说，她不能理解雷内这种腶e顺受的态度。"我们让黑人干这种活儿。"“媚兰小姐嘛，我听人说她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博雷加德'。你转告她，我雷内赞成，并且说过除了'耶稣'，没有比这更好的名字了。"虽然他微笑着，但他的两眼由于路易斯安那这位冲劲十足的英雄的名字而闪出骄傲的光芒。“可是，还有'罗伯特.爱德华.李'呢，"托米提醒他。“我并不想贬低博的名气，不过我的第一个儿子将命名为'鲍勃.李.韦尔伯恩'。"雷内笑着耸了耸肩膀。

“我给你说个笑话，不过是真事。你看克里奥尔人对于我们勇敢的博雷加德和你的李将军是怎么看的吧。在驶近新奥尔良的列车上，一个属于李将军部下的弗吉尼亚人连续遇到了博雷加德军队中的一个克里奥尔人。那个弗吉尼亚人不断地谈着李将军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而那位克里奥人显得很客气，他皱着眉头听着，仿佛要记住似的，然后微笑着说：'李将军！啊，是的！现在我知道了！李将军！就是博雷加德说他很好的那个人！'"思嘉试着要有礼貌地附和他们的笑声，可是她没弄明白这个故事的真正含义，只觉得克里奥尔人也像尔斯顿人和萨凡纳人那样傲慢罢了！而且，她一直认为艾希礼的儿子本来应该按照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乐队奏完开场曲以后立即转入《老丹.塔克》乐曲，这时托米请她跳舞。

“你想跳吗，思嘉？我不敢请你，不过休或者雷内--"“不，谢谢。我还在为母亲守孝呢，"思嘉连忙婉言谢绝。“我要坐在这里，一次也不跳。”她从人群中找到了弗兰克.肯尼迪，并招呼他从埃尔辛太太身旁走过来。“我想到那边壁龛里坐坐，请你给拿点吃的过来，我们可以在那里好好聊聊。“等那三个人一走开她便对弗兰克这样说。他赶忙去给她拿一杯葡萄酒和--一片薄饼来，这里思嘉在客厅尽头那个壁龛里坐下，仔细摆弄着她的裙子，将那些明显的脏点遮掩起来。又看到这么多人和又一次听到音乐，她感到激动，就把早晨她在瑞德那里发生的丢人的事，置诸脑后了。等到明天她回想起瑞德的行为和她的耻辱时，再去折磨自己吧。等到明天，她再琢磨究竟自己在弗兰克那颗受伤而困惑的心上留下了什么印象。不过今晚用不着。今晚她感到浑身挺自在，满怀希望，两眼也熠熠生辉了。

她从壁龛中朝大厅望去，观看那些跳舞的人，回想她在战时头一次在亚特兰大来时这间客厅多么华丽。当时这些硬木地板像玻璃似的一片明亮，头顶上空枝形吊灯的千百个小巧的彩色棱镜，反映和散播着几十支蜡烛放射的每一道光辉，像客厅四周那些钻石，火苗和蓝宝石的闪光一样。墙上挂的那些古老画像曾经是那么庄严优雅，以热情而亲切的神成俯视着宾客。那些红木沙发是那么柔软舒适，若中那最大的一张当时就摆在她坐着的这个壁龛的尊贵位置。这曾经是思嘉参加舞会时喜爱坐的一个座位。从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客厅和那边的餐厅，以及那张有２０个座位的红木餐桌和那端端正正靠放着的２０把细腿椅子，还有笨重的餐具架和柜台，上面摆满了银器、烛台、高脚杯、调味品、酒瓶和亮晶晶的小玻璃杯。战争刚开始时思嘉常常坐在这张沙发上，由一位漂亮的军官陪伴着，欣赏小提琴和低音大提琴、手风琴和班卓琴的演奏，同时听到舞步在打过蜡的明亮地板上发出令人激动的瑟瑟声。

如今头顶上的枝形吊灯不亮了。它歪歪斜斜地垂挂在那里，大部分的棱镜已经损毁，好像北方佬占领军的长统马靴把它们的美丽模样当成了靶子似的。现在客厅里只点着一盏油灯和几支蜡烛，而大部分亮光却来自那个宽大火炉里高声嘶叫的火苗。火光一闪一闪映照出灰暗的旧地板已经磨损和破裂到无法修补的程度了。褪色墙纸上的那些方块印迹表明那里曾经挂过画像，而墙灰上那个大的裂口则使人记起周城时期这所房子上落过一发炮弹，把房顶和二层楼的一些部份炸毁了。那张摆着糕点和酒瓶的沉重的老红木餐桌，在显得空荡荡的饭厅里仍然居重要地位，可是它的好多地方被划破了，损坏的桌腿也说明是粗陋地修理过的。那个餐具架、那些银器，以及那些纺锤形的椅子，都不见了。原来挂在客厅后面那些法国式拱形窗户上的暗金色锦缎帷幔也找不到了，只有那些带饰边的旧窗帘还留在那里，它们虽然干净但显然是补缀过的。

她从前喜爱的那张弧形沙发所在的地方，如今摆的是一张不怎么合适的木条凳。她坐在条凳上，尽量装得优雅些，希望裙子还能凑合着让她跳舞。能得新跳舞是多么惬意呀！不过，实际上她同弗兰克坐在这个平静的壁龛里，会比卷入紧张的旋舞有更大的收获。她可以一心一意地倾听他谈话，并且诱引他进入更加想入非非的境地。可是音乐的确很动人。当老列维哇的一声拉响班卓琴和发出弗吉尼亚舞的指令时，她的便鞋不禁和着老列维肥大而笨拙的脚打拍子来了。脚步在地板上瑟瑟地挪动着、擦着、磨着，两排跳舞的人相互向对方前进又后退，旋转着，将手臂连接成孤形。

“老迈的丹.塔克，他醉了--”（摇摆呀，舞伴们！）“倒在马车里，踢马一脚！”（轻快地跳呀，太太们！）

在塔拉农场过了一段压抑而劳累的生活以后，能再一次听到音乐和舞步声，看到熟悉亲切的面孔在朦胧的灯光下欢笑，互相戏谑，说俏皮话，挑逗，挖苦，调情，的确是惬意的事。这使人感到仿佛死而复生，又好像--是五年前的光辉日子重新回到了自己身边。要是她能够紧闭眼睛，不看那些翻改过的衣服、衬过的马靴和修补过的便鞋，要是她头脑里不再浮现那些从舞蹈队中消失了小伙子们的面孔，她便几乎会觉得一切如旧，什么变化也不曾发生了。可是她看着，看到老年人在饭厅里摸索酒瓶，主妇们成排地靠墙站着，用没有拿扇子的手遮着嘴谈话，年轻的舞们们在摇摆、蹦跳，这时她突然凄凉而惊恐地发觉一切都完全变了，从前这些熟悉的人影现在都是鬼魂似的。

他们看起来似乎和过去一样，但实际上不同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仅仅因为他们又长了五岁吗？不，不只是时间流逝的结果。而且有某些东西已经从他们身上、从他们的生活中消逝。五年前，有一种安全感包裹着他们，它是那么轻柔，以致他们一点也不觉得。他们在它的庇护下进入了锦绣年华。如今它一去不复返了，连同它一起逝去的还有往日就在这个角落里泮溢着的那种兴奋之情，那种欢乐和激动的感觉，也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传统魅力。她知道自己也变了，不过不是像他们那样变的，而且这叫她困惑不解。她在那里端坐着，观看着他们，发现自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外来人，就像来自另一世界的一个外来人那样，讲一种他们听不懂的语言，同时她也听不懂他们的话。突然她醒悟了。这种感觉和她同艾希礼在一起时的感觉是一样的。她同他以及他那一类人（他们构成了她生活圈子中的大部分）在一起时，总觉得自己是被某种她所无法理解的东西排除在外了。

他们的面貌没有多大变化，态度也一点儿没有变，但在她看来，老朋友们给她保留下来的也只有这两种东西了。一种历久不衰的庄严，一种没有时间性的慷慨，仍旧牢牢地附着在他们身上，而且将终生不渝，但他们会怀着--无尽的痛苦，一种深得难以形容的痛苦，走向坟墓。他们是些说话温柔，强悍而疲倦了的人，即使失败了也不明白什么叫失败，被损害了也仍然不屈不挠。他们已备受摧残，无依无靠，沦为被征服领地上的公民。他们们注视着自己心爱的国土，眼看着它被敌人和那些戏弄法律的恶棍们践踏，原来的奴隶转而作威作福，自己的人民被褫夺公权，妇女横遭污辱。而且他们还记着那些坟墓。

他们那个旧世界的一切都变了，可旧的形态没有变。昔日的习俗还在继续流行，也必须继续流行，因为习俗是唯一留给他们的东西了。他们牢牢掌握着他们从前所最熟悉、最喜爱的东西，那种悠闲自在的风度、礼节，彼此接角时那种可喜的互不介意的神情，特别是男人对待妇女们所持的保护态度。男人们忠于自己从小受到教养的那个传统，一贯是讲礼貌的，谦和的；他们几乎成功地创造了一种维护妇女的风，使之不受任何她们所难以接受的粗暴行为的侵扰。思嘉心想，这是最荒谬不过的事，因为在过去五年中，即使隐遁得最远的妇女也很少见过和听说过的那种风尚，如今实际上已所剩无几了。她们护理过伤员，抿阖过死堵的眼睛，蒙受过战争烽火和灾难的折磨，也经受了恐怖、逃亡和饥饿。

但是，无论他们经过了什么样的情景，已经和还要完成多么卑下的任务，他们依然是太太和绅士，在流离失所--悲惨、凄凉、无聊时仍保持忠诚，相互关心，像钻石一般坚贞，像他们头顶上那个破碎了枝形吊灯上的水晶玻璃一般清亮。往昔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但这些人仍会走自己的路，仿佛从前日子依然存在，他们还是那么可爱，悠闲，坚定，决不像北方佬那样为蝇头小利而奔走钻营，决不放弃所有的昔日风尚。思嘉很清楚，她自己变化很大，否则她就不会做出离开亚特兰大以来所做的那些事情；否则她现在也不会考虑去干她正拼命想干的那种勾当了。不过她的改变与他们的有所区别，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区别，她暂时还说不清楚。也许就在于她能无所不为，而这些人却有许多事情是宁死也不愿意做的。也许就在于他们虽然不抱希望却依然笑对生活，温顺地过日子，而思嘉却做不到这一点。她无法漠视生活。她必须活下去，可是生活太冷酷、太不友善了，使得她想要微笑着为它掩饰也是不行的。对于她那些朋友们的宝贵品质和勇气以及坚强不屈的尊严，思嘉可一点也看不上。她只看到一种对事物采取微笑观望而拒不正视的愚蠢的倔强精神。

她凝望着跳得满脸兴奋的人们，心想他们是不是也像她那样为种种事物所驱使，为已故的情侣、伤残的丈夫、饥饿的儿女、失掉的土地，以及那些庇护过陌生人的可爱的住宅。不过，毫无疑问，他们是迫不得已啊！她了解他们的环境，比了解她自己的只略略少一点。他们的损失就是她的损失，他们的苦难就是她的苦难，他们的问题也和她的问题一样。不过，他们对这一切却采取了与她不同的态度。她在客厅里正注视着的这些面孔，这不是些面孔：它们是些面具，是永远也拿不下来的极好的面具。可是，如果他们也像她那样在痛切地忍受着残酷环境的折磨（实际就是如此），那么他们怎能保持这种欢乐的神态和轻快的心情呢？说真的，他们为什么要装出这副样子来？他们真叫她无法理解和有点不耐烦了。她可不能像他们那样。她不能用漠不关心的态度来观察这劫后的世界。她好比一只被追猎的狐狸，怀着破碎的心在拼命逃跑，想赶在猎犬追上之前到达一个藏身的洞穴。

她突然憎恨起他们来了，因为他们和她不一样，他们--以一种她无法做到也决不想做到的态度面对他们所丧失的东西。她恨他们，恨这些面带笑容、脚步轻快的陌生人，这些骄傲的傻瓜，他们从丧失的事物中捞取自尊心，好像正因为丧失了才引以自豪似的。妇女们把自己打扮得像太太，她知道她们就是太太，虽然她们每天得做些卑下的活儿，也不清楚她们下次要穿的衣裳从哪儿来。全是些太太呢！可是她并不觉得自己是个太太，尽管她有天鹅绒衣裳和喷了香水的头发，尽管她可以对自己的家庭出身和曾经拥有过的财产感到骄傲。自从她同塔拉农场的红土地辛酸地打上交道之后，她那优美的风度就全被剥夺了，她知道自己也不会觉得像一位太太，除非她的餐桌上摆满了银质的和水晶玻璃的餐具以及热腾腾的美味佳肴，她的马厩里有了自己的骏马和马车，她的农场里由黑人而不是白人拉棉花。

“啊，这就是区别！"她叹息一声愤怒地想道。"你们尽管穷，但依然觉得自己是太太，可我就不是这样。这些笨蛋好像不明白，你没有钱就不能当太太呀！"甚至在这突如起来的新发现中她也隐隐地认识到他们虽然显得愚蠢，可他们的态度还是对的。爱伦如果还活着也可能这样想。这使她非常不安。她知道她应当像这些人一样看待自己，可是她不行。她也知道她应当像他们那样虔诚地相信，一位天生的太太永远是太太，即使已沦于困，可是她不愿意相信这一点。她一直听人们对北方佬嗤之以鼻，因为北方佬的帮作高雅是以财富而不是以教养为基础的。然而就在此刻，尽管有点异端邪说的味道，她不能不认为北方佬在这件事上是对的，即使他们在别的方面都是错了。要做太太就得花钱。她知道，要是爱伦从女儿嘴里听到的这样的话，她准会昏过去的。无论怎样因，都不能使爱伦引为羞耻。羞耻嘛！是的，这就是思嘉的感觉。她因为穷了，沦落到了不择手段，吝啬和干黑人干的活儿，所以觉得耻辱呀！

她懊恼地耸了耸肩膀。也许这些人是对的而她错了，不过，反正一样，这些骄傲的傻瓜并不像她那样聚精会神地向前看，甚至不惜冒丧名受辱的危险去夺回已经失掉的东西。要去不择手段地捞取金钱，这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是有点太降格了。时世是艰难无情的。你如果想征服它，就得进行艰苦无情的斗争。思嘉知道这些人的家庭传统会阻止他们去作这样的斗争--色然以挣钱为目的斗争。他们全都觉得毫不掩饰地挣钱，甚至谈论金钱也是俗不可耐的事。当然，也有例外。梅里韦瑟太太做馅饼生意，雷内叫卖馅饼，休.埃尔辛卖劈柴，托米搞承包，就是如此。弗兰克也有勇气开店呢。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怎么样呢？那些农场主会弄到几英亩土地过穷日子。那些法官和医生会重操旧业等待再也不会来的主顾。可其余的人，那些本来依靠收入过闲散日子的呢？他们会落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但是她不会一直穷下去的。她不会坐下来等待一个什么奇迹来帮助她。她要闯进生活中去，从那里攫取她所能取得的东西。她父亲作为一个穷苦的移民小伙子起家，终于挣到了塔拉那片广大的土地。父亲能做到的，他的女儿也能做到。她跟这些人不同，他们曾经将一切作为赌注押在一桩已经完蛋的事业上，如今，还在心安理得地为丧失那桩事业而感到自豪，因为据说那是值得你作出任何牺牲的。他们从过去汲取勇气。可她则是在从未来汲取勇气埃现在，弗兰克.肯尼迪就是她的未来。至少，他拥有一个店铺，还有现金。只要能同他结婚，弄到那笔钱，她就可以使塔拉再支撑一年了。一年以后--弗兰克必定会买下那个锯木厂。那时她倒要亲自看看那城镇怎样--迅速繁荣，而现在，在很少有人竞争的时候，谁能办起一家木材厂谁就会有一个金矿呢。

这时，从思嘉内心深处冒出了战争初期瑞德说的关于他在封锁期间赚了一笔钱的那些话。当时她并没有费心思去理解这些话的意思，可现在它们变得再明白不过了，因此她奇怪为什么当时那样幼稚无知而认识不到呢？在一种文明崩溃的时候也像在它兴时一样，有大量的金钱好赚的。“这就是他预见到的崩溃，"她想，"而且他是对的。现在还有许多的钱让每一个不怕艰辛的人去赚--或者去攫取呢。"

她看见弗兰克从对面向她走过来，手里端着一杯黑莓酒和一碟糕饼，她这才勉强装出一副笑脸。她可从没想过是否为了塔拉值得同弗兰克结婚。她明白这是值得的，所以主意一定便没有再去想它了。她朝他微笑着，饮着果子酒，明知自己脸上有红晕比任何酒里的东西都更加迷人。她挪动了一下裙子，让他坐在身旁，然后故作姿态懒懒地挥动手帕，让他能闻到香水淡淡的芳香。她为自己喷酒了这种香水而感到得意，因为舞厅里别的女人谁也没有，而且弗兰克已经注意到了。出于一时冲动，他还在她耳边悄悄说过她红润、芬芳得像朵玫瑰花呢。要是他不这么胆小就好了！他让她想起一只怯懦的的棕色老野兔。他要是有一点塔尔顿兄弟们那样的豪爽和热情，或者就像瑞德.巴特勒那样的粗野无礼，那该多好呀！不过，如果他有了这些特质，他也许就能觉察到她那故作正经地扇动着的眼睑下暗藏的拼命挣扎之情了。实际上，他对女人还不够了解，想不到她打算干什么勾当。这是她的幸运，但这并没有提高她对他的尊敬。第三十六章